



留美學生季報

THE CHINESE STUDENTS
QUARTERLY

第三十卷第一號

VOLUME XIII NUMBER 1

民國十七年三月二十日 MARCH 20, 1928

留美中國學生季報社出版
代售處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影印發行

百梅集

發售特價

二册 定價十二元 特價八元

郵費二角 陽曆七月底截止

凡畫花卉，以畫梅之變化爲最多，故自來書家畫家金石家以及詞人學者，晚年類以畫梅著稱，是集爲仁和陳氏一家之收藏，竭十數年之精力，百計搜羅，取得頗富，蓋溯自明清以來能畫梅者，此過半矣，本館因借印流傳，幾經別選，彙爲百家用玻璃版雙層宣紙精印，線裝兩厚冊，洵空前梅譜之鉅觀也，海內賞鑒家，亟宜人置一編，以供賞玩。

留美學生季報 (第十三卷 第一號) 目錄

卷頭語

美國最近一年來的外交

黃哲公

五

韋羅貝博士之政治哲學

梁朝威

二五

第一章 政治哲學之價值

二五

第二章 韋羅貝博士行略

三三

蒙古的主權問題：由法學家的眼光觀察

子 纓

四九

留美外史

汗 川

六三

(一) 鬼火

六三

坐戲園的小京官

六四

小白臉派的哲學

六八

博士難

七五

(二) 春心 (卷上第一章)

八四

美洲見聞錄

陳兆銘

一〇五

書報介紹

一一三

目 錄

一

12
050
384.1

商務印書館

影印發行

百梅集

發售特價

二册 定價十二元 特價八元

郵費二角 七月月底截止

凡畫花卉、以畫梅之變化為最多，故自來書家畫家、金石家以及詞人學者，晚年類以畫梅著稱，是集為仁和陳氏一家之收藏，竭十數年之精力，百計搜羅，取得頗富，蓋溯自明清以來能畫梅者，此過半矣。本館因借印流傳，幾經別選，彙為百家用玻璃版雙層宣紙精印，線裝兩厚冊，洵空前梅譜之鉅觀也。海內賞鑒家，亟宜人置一編，以供賞玩。

B
050
884.1

第三十卷第一號

留美學生季報 (第十三卷 第一號) 目錄

卷頭語.....	一
美國最近一年來的外交.....	五
黃哲公.....	五
韋羅貝博士之政治哲學.....	二五
梁朝威.....	二五
第一章 政治哲學之價值.....	二五
第二章 韋羅貝博士行略.....	三三
蒙古的主權問題：由法學家的眼光觀察.....	四九
子 纓.....	四九
留美外史.....	六三
汗 川.....	六三
(一) 鬼火.....	六三
坐戲園的小京官.....	六四
小白臉派的哲學.....	六八
博士難.....	七五
(二) 春心 (卷上第一章).....	八四
美洲見聞錄.....	一〇五
陳兆銘.....	一〇五
書報介紹.....	一一三

目錄

一

(1161)天

第十三年

THE NEW WORLD

BY ISAIAH BOWMAN

郵費一角半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八角

陽曆六月截止

戰後新世界

道林紙精印

四開本一冊

金字硬布面

六百四十頁

張其昀等譯
竺可楨等校

本書著者美國鮑曼博士，為地學界老宿，曾參與巴黎和會，被舉為釐定疆界委員長。此書凡二十餘萬言，於民國十年出版，至十三年復加增補。本書宗旨所以論述世界各國之地位與各種條約之因果關係，大抵以政治地理為中心，以自然地理為背景，又以經濟地理、言語地理、人種地理、宗教地理等之最新事實為其佐證。至其眼光之遠大，思想之新穎，選材之精詳，圖表之豐富，實為現代學術界之偉大成就。法國地學家白菱漢論此書有云：數年以來，此書在政治地理學上有領袖羣倫之氣概，莫能與之抗衡者。國內之欲明瞭最近地理學上新學說及世界最近大勢者，不可不讀。

商務印書館出版

卷頭語

本報是中國留美學生總會的出版物，牠的生命，完全是中國留美學生總會所賜與，所以牠只向這給牠生命的機關負責。

中國留美學生總會的出版物，有長久性的不過兩種：（一）留美學生月報，是英文的；（二）留美學生季報，是用中文的。這兩種出版物之所以用不同的文字者，因為牠們的宗旨不同的原故。留美學生月報是留美學生總會對外宣傳的機關——宣傳中國固有的文化，宣傳中國真正的民意……直接間接增進中國之聲譽，和為外交的後援。牠的主要讀者——最少是牠所希望的主要讀者——不是中國留學生，不是中國人，而是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至於留美學生季報的宗旨和希望卻迥然不同。牠的宗旨，總括起來，可以說是：

（一）介紹西方的學術，和思想。換句話說，季報負有灌輸西方文化的責任。

（二）討論中國種種問題；這就是，季報為表現留美學生思想的出版物。

（三）描寫留學生生活，一方面作現在留學生的奮興劑，一方面作未來留學生的「他山石」。

季報的宗旨如此，所以牠所希望的主要讀者，絕對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的智識階級——智識階級，並不限於有學問的人，我們的意思，是一般識字能看報的民衆。

關於介紹西方思想一層，我們不能不略說幾句話。西方思想四個字，所包甚廣：有些或近於守舊；有些或近於過激。但本報所持的完全是「爲學問而學問」的態度，忠實地把西方思想介紹給國人，絲毫不帶爲某學說宣傳的色彩。所以本報希望讀者亦以同樣的態度，來批評本報的文章，萬勿以甚麼「反革命」，或「共產黨」……的頭銜，來誣陷本報，及污蔑本報編輯的人格。

關於描寫留美學生生活一節，我們也要聲明幾句。本報今年另闢一欄「留美外史」，用小說的體裁，描寫留學生的生活。所用以描寫的雖是小說的體裁，但所描寫的都是事實。或者因所用的是小說體裁，所以有幾段不免略近詼諧，然而「語雖近諧，而意則甚莊」。我們希望「留美外史」的英雄，一方面體諒作者的苦衷，一方面而能以歷史的人物自居，縱未必即引以爲榮，亦當不至於太過吹求也。「留美外史」的英雄們，以爲如何？

附投稿簡章

(一) 非留美學生投來之稿件，一概不收。

(二) 來稿須未經別處登載者。

(三) 稿件用國語文言均可，但一律用新式標點。

(四) 本報編輯部有潤色來稿文字之權，如作者不願他人潤色者，請先聲明。

(五) 凡屬不登載之稿件，除聲明外，概不退還。

(六) 來稿請用打字機紙（十一英寸×八英寸半），間成十六行，每行四十格，繕寫時行列自右至左。

(七) 文責自負。

THE STANDA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全國教員們學生們注意！

英語已成為研究現代學術的必要的智識，而英漢字典尤為研究英語的必不可少之工具。本館為供給一般教員和學生們的應用，完全根據在他們的需要上面，新近又編輯了一部

雙標準英漢字典

也就是教員和學生們的理想中的英漢字典。特色如下：

取材適當 本書恰合一般教員學生之用。凡是英語教科書及

其他學生讀物裏所習見的英字，在本字典裏面沒有找不到的。

譯義正確 本書譯義正確，決不會使人誤解字義，而走入歧途。

釋義明顯 本書釋義異常明顯，毫無含糊籠統的弊病。

例句豐富 本書舉例，極其豐富，每檢一字，不但能了解其意義，

并且能曉得他的用法。

攜帶便利 本書既有七英寸長，三英寸又四分之三闊，二英寸

厚，攜帶極便。

全書一千七百餘頁，布面精裝，定價二元五角，郵費七角八分。
特價一元八角
(止截底月五曆陽)

印務商張承索即寄

商務印書館出版

編輯者 吳康 厲志雲 陳建民 陸學煥
校閱者 王翰康

美國最近一年來的外交

黃哲公

在現在的時代，一國的外交政策，多半還是政府要人和外交部。我們在此不過是留學生，沒有什麼機會和此邦當局接頭，那能洞悉美國外交政策的詳細？若是放胆去談，恐不免受人譏評，說：『這還是隔岸觀火』。但是，研究此邦的外交，我們雖不能直接向此邦政府當局探討詳細，仍可採用其他的方法去研究。此邦政府和外國往還的文件，反對要人對國人演說所發表的意見，和此邦治外交學的人之敘述，在在可以供給我們許多資料。除了這些資料而外，還有一種最重要的，最不可忽視的材料——這就是此邦政府對於外國所實施的對外行動。若把以上所述的種種資料互相參照，用點心思把牠們組織起來，最後從這組織裏抽出這國的外交上一般的，或特別的政策，我想我們對於美國的對外政策，雖不能得個十足，總可摸索個八九。

美國立國到現在已經有了一百五十年的歷史，牠的外交史是牠的歷史總和中直剖出來的一部份。而牠最近一年來的外交，又不過是牠外交史橫截出來的一部份；這一部份和已往未來都有密切的關係，現在我硬把牠從一個系統裏橫截出來研究，未免總覺得有一點勉強，和不自然。

但我這樣的研究，也有我的道理。第一層，自從歐戰停止到現在，已經有十年了。

在過去的十年當中，國際方面最多事的莫若去年。民族革命啊，反帝國主義啊，武力干涉啊，經濟會議啊，縮軍會議啊，締結仲裁條約啊，非戰運動啊，真是十年以來國際方面最多事的時候。研究外交的人，大概總知道這個原則：若是國際關係處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各國的外交政策，比較的難看得出來；反之，若是國際關係正值風起雲湧，波濤滔天的時期，各國的政策比較平時容易觀察。去年是過去十年中最多事的時候，所以去年美國的外交政策，比前幾年容易觀察。

美國過去一年的外交關係非常複雜，或是對中美，或是對付歐洲，問題非常多。換句話說，牠的政策也因問題不同而定對付各問題的特別政策。我現在採取分題討題的辦法去研究。

一 對國際聯會的政策

向來此邦政府把國際聯會看成係專為歐洲而設的機關，美國加入聯會不特得不到什麼利益，恐反把美國捲入歐洲政治的漩渦，違反美國歷來的政策，和利益。

是但聯會對於美國有利的工作，美國也樂意贊助。若關於多數國家有普遍利益的問題，也願協助。倘聯會對於國際會議，是召集的機關，執行政府方面的事體，美國頗願利用聯會，或為聯會利用。但對於祇於歐洲國家有利，於美國無與的政治問題，則一概不願參與。這是美國對於聯會的政策。這個政策，直到去年還是奉行不改。現在美國對於

聯合會，是以非會員資格為積極或消極的贊助。在去年一年之間，美國參與聯合會的工作，舉大者，有經濟會議，和縮軍會議，國際公法之編纂等。經濟會議，和縮軍會議，請在下頭分說。這裏祇述牠對於國際公法編纂的意見罷了。

去年六月七日聯合會將國際公法編纂委會所擬的問題，與報告寄來美國政府徵求意見，據美國政府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的答覆美國政府對於「刑事法律的和法律外的手續之報告」，「領事法律上地位和職務」，「和外交官班次之改訂」三個問題，不主張纂編，牠的意見如下：

1. 國際聯合會國際法編纂委會草案主張國際間傳召證人書 (Letter rogatory) 應用於外國刑事案件。美國對此不贊成，說美國合衆國政府對此並無此類規定，這是按各州法律而定。若是以國際條約的辦法，變更美國現行的制度，則萬萬不可。復次，以證人傳召書從外國得來的證據，不能應用於美國的刑事案件，因為按照美國憲法，被告者必須有證人對他作證。

2. 對於領事法律地位和職務之修定，美國政府說：按美國的經驗，這是不必，而且此事經許多互惠的條約規定，不必拿國際協定的辦法來規定牠。

3. 對於改修外交官等級一事，美國政府說無必要。而且說：即使照原草案將外交官的等級修訂過，國際情形也不因之而得很大的進步。

美國最近一年來的外交

八

4. 美國對於原草案表贊同的，就是各國法庭的權能可擴充到控告外國政策之案件。
美國對此贊成締約。

二 對於經濟會議的態度

國際經濟會議，經一年半的準備，於去年五月四日纔被國際聯會召集，在日內瓦開會，到五月二十三日纔閉會。這個會議是人類史裏第一個重要的經濟會議。這個會議到的各國代表共一百九十七人。各國幾無不參與。聯會會員國通通到會。其外聯會會員的國家，如合衆國，蘇俄，土爾其，墨西哥，也都參與。

開會頭四天，是大會討論普通問題。後兩星期則分爲委員會討論，最後兩日則爲大會表決。美國代表參加這會議，雖是由政府指派，但是以私人資格參與。

美國對於此個會議看得不大重要，其原因有二：一，美國現在經濟充足，國裕民康，對於經濟問題，無討論的必要。二，這個經濟會議，主要目的，是討論歐洲的經濟問題。

其召集的原因，也是爲歐洲經濟發生問題，必待解決。美國代表對此會工作，和其決議，雖是注意，但不願將美國的經濟觀念和辦法，施於歐洲。美國之參與此會，不是因爲美國對於歐洲的情況非常了解，也不是因爲美國具經濟外交的特殊經驗，不過是因爲對於經濟各問題，也願意幫助討論解決的辦法。這是美國出席代表所抱的態度。歐洲各國代表感覺

他們各本國經濟困難情形，因之多質問美國代表美國經濟狀況所以發達的原因。美國代表

答道：美國各方面的生產，都非常發達；農業方面有幾件重要事業很久沒很發達；製造方面也有幾方面沒發達。美國各個人的買力非常大，這或者對於歐洲經濟問題，可以作一個解決的重要方法。對於實業方面，美國代表向歐洲說明美國實業所以上進的原因，是由於減少製造品種類的數目。又說：美國的通行辦法，是在減低生產費用，其方法不在勞資減低，但在管理改良，以機器代手工，並祛除耗費。至對於交換商業之問題，美國代表取消極態度，說若國際採用醜資（Pooling）恐變為專利，結果是掠奪工人和大眾。

美國代表對於此會議的影響，雖不容易測量，但一觀此會的各議案，便可知這會贊成採擇美國現行各種經濟政策和美國外交部與外國締結商約所採的政策。

三 日內瓦縮海會議

去年英，美，日，三國的縮軍會議，六月二十日在瑞士日內瓦開會，會議到八月四日纔閉會。這會是由美國總統苦力氏根據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所定縮海協約而召集的。召集的目的，是想和聚英，美，日，法，意五國代表於一堂，訂締再進一步裁減海軍的條約，以補足華盛頓條約，並涉及華會所未討論的船艦。華會條約對於主要艦，與飛機運載艦已規定一定的噸數，對於其他船艦大炮體量和最低口徑，也加了一定的限制，至於巡洋艦，破壞艇潛水艇之數目，則許各國自由製造；所限制的，祇是巡洋艇的體積和牠的軍械。各協約國對於華會所訂的條約，已奉行不背，主要艦方面，則免除競爭；惟因其他船

艦未經限制，所以各協約國仍向此方面盡量謀充實，海軍的競爭，還是免不了，換句話說：戰爭還是免不了。因是這個原故，美國政府以為有再召集會議的必要。由苦力氏向英，法，日，意四國提議。我們把苦力氏致四國的意見書一讀，便可得到美國對於此會的大致方針：

1. 現在各國對於縮軍的意見，大致有二：一種意見，以為一般軍備的裁縮，最大困難在於陸戰軍實，空戰軍實，海戰軍實三者，彼此關連裁縮其一，若不同時裁縮其他，還是無甚效果。另一種意見，則說：如果裁兵要靠全世界有一種普遍計劃，裁縮各種軍實，纔可以實行，那末，對於裁兵前途，恐怕沒有什麼希望了。在美國方面，則信分門縮裁和全體裁縮都可相提並論。

2. 美國方面覺得陸，空，兩種軍實，根本上是屬區域的問題。現在美國陸空軍實都是在最低的力量。別處陸空軍備之裁縮，不必要靠美國裁縮陸海軍備，纔可締結縮減的條約。

3. 裁縮海軍的問題，美國看作不是區域的問題，同時看作可以由裁縮幾個大國的海軍，而得實際的解決。

4. 美國方面主張把華會條約 51-51-3 的比例應用於裁縮英，美，日三國華會條約所未縮裁的軍備。至於法，意兩國，則因其特別情形，可由他們自行討論辦法。主

要艦和飛機運載艦的三國比例，已由華會條約解決，得不受將來裁縮其他軍實的條約的影響。

苦力氏意將召書發出之後，贊成的，祇有英，日兩國，所以在日內瓦的會議，是英，美，日三國的會議。這會議無結果而散，主要原因是在英，美兩國意見不同。

回顧六年前海戰各強國深知各強國若一味競爭製造戰艦，加以各國對太平洋的政策彼此衝突，結果必不免一戰，因為這個原故他們纔召集華府會議，贊成把他們將來製造軍艦的政策根據彼此不相侵犯的實際保障，而不根據彼此相懼或戰爭暴發之可能。他們雖然未能廢除海軍，然而他們卻一致贊成對於主要艦和海軍基本地定出均勢的標準。華府會議之後，英，美間的關係，似乎是彼此無戰爭的可能了。但是將過去的幾年事實一看，便覺又不盡然。在前屆國會開會時期內，美國海軍派請國會注意英國海軍的實力和牠巡艦實力之優勝，主張美國重新從事於製造巡艦之競爭。苦力氏於是召集日內瓦會議以阻止軋轢樽節經費。但是他的顧問誤解英國的實力致該會無結果而散。結果苦力氏向國會遞一製造海軍的計劃，這個計劃，除了關於各種戰艦而外，每年製造五隻一萬噸的巡洋艦，繼續製造五年。苦力氏說：若果牠這二十五隻戰艦製造好，美國對於海軍之競爭，不至落於失敗的地位了；這個計劃，宗旨也是和英國一樣，也是在於保護國家利益。但是這個計劃，原意不是在於保護美國的商業，這些巡艦是用來攻擊敵國的商業。這個敵國，也許是日本，但是

比較起來，實在是英國，因為對付英國纔需要這許多的巡艦。

英，美兩國不同的意見，大致有如下的三點——討論的範圍裁縮的標準，和最高的數目。英國方面開始便聲明討論的範圍，不祇限於副屬艦，同時要討論主要艦。

美國方面則說討論主要艦，不屬議事程序之範圍，因為那個問題，要待一九三一年的會議纔討論。英國提議拿每種船艦的實在數目和軍實作裁縮附屬艦的標準。美國方面則主張拿總噸數作標準。英國計算牠的副屬艦之需要，超出於英國提案所擬的數目。而美國則以牠所提最高數目作三國裁縮的標準。

四 非戰問題

去年四月六日法國外交總長不里昂(Briand)氏在報章發表一意見書，大致說法，美兩國皆係共和國家，兩國對於世界和平之意見，精神已完全一致；法國極願意公開和美國締約，彼此非戰；倘兩國能締約非戰，給世界各國一個好榜樣，則對於世界和平，有極大貢獻。

這個意見一經發表之後，不久不里昂氏實行向美國提議兩國訂締非戰的條約。美國方面久無答覆；等到參議長外交委員會主席波拉氏公然提議美國應與各國訂結和平條約，美國外交總長纔提議普遍外戰的條約，各國(至少各強國)都可參加，不必限於法，美兩國。現在的情形，可說法國的提議，美國不願接納。而美外長加駱氏普遍非戰的提議，法，美兩國人士，都以為不易實現。法國所以視為困難的地方，是牠在聯會所負的責任和與波蘭，小

聯合(Little Entente)的協約。而美國方面，現在還未準備討論對於歐洲有重大意義的問題。

五 與法訂仲裁條約的問題

現在法，美所擬的仲裁條約，目的是在替代以前的和解條約（這個條約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廢止，這個新仲裁條約，完全和普遍非戰的條約無關）。這個條約的開端，否認戰爭為國家政策。這是一個美意，但是拿牠擺在條約的導言內，便沒有強制執行的效力了。按這草約，問題之不屬仲裁範圍的，是「生存利益」，「兩國獨立問題」，「名譽問題」，「內政問題」，和「關於孟羅主義的問題」。這個草約內關於調解紛糾一節，自法國方面看，則以為無必要，因為不來恩和法國所訂的調解條約（Bryan Treaty）現仍有效，而且範圍較廣，包含一切的爭執。法國又反對草約內規定一切仲裁，若不經美國參議院認可，則對美為無效。就全體觀之，這新草約無甚重大意義，其要點不過是可作向別國提議仲裁條約的標準罷了。

六 關於美法稅則的爭執

去年法國所頒布新稅則，於去年九月六日實行。據此稅則，美國往法國的入口貨，從此要加稅。去年九月七日美國駐巴黎之署理公使，白宮(White House)先生向法國政府抗議新稅則，對美國貨物之苛待，並提議按最惠國辦法辦理。八月之後，法外長致白宮先生一書，說明理由。九月二十日白宮先生將美外部致法政府答覆法國之書遞交，同月三十日

白宮先生從法外部接答覆書。

法國政府承認新修改的稅則把美國某等入口貨稅則提高，但是這種歧視的待遇還不及美國對於法國入口貨始終執行保行稅則的辦法那麼利害。所以如果兩國要訂結條約，保障美國入口貨在法國享受各國貨物的平等待遇，美國一定要向法保障法國入口貨在美享相同性質的平等待遇。如美國承認此種保障，則法國願對於美國應繳最高稅的入口貨，減收百分之五十。美國九月二十日的答覆，則說：美國對於國際貿易的關係，唯一滿意的標準，就是各國的平等待遇；去年日內瓦經濟會議，已一致贊成拿最惠國待遇的原則，作貿易條約的標準，法國政府對此應表贊同。再美國政府根據一八九一年所擬，一九〇六年所認可的原則作法國稅則的標準。這個原則就是生產者有一種權利於定稅則之時，立法院應測度本國生產者與外國競爭者兩者間的異點，稅則之規定，即所以代表此異點。美國之稅則，亦用此同一原則規定。美國政府取反對的，祇是因爲法國對於許多美國入口貨課以重稅，在對某些入口貨稅率竟比德國暨其他各國同類進口貨高四倍。美國政府更說：法國政府以爲苛待美國商業所對的，因爲美國對於法國入口貨所課的平均稅率，比較法國對於美國入口貨所課的入口稅率還高。但此不是歧視的待遇，因爲美國的稅率似一致的，對法國和對別國的入口貨，都是一樣待遇的，並無特別苛待法國入口貨之處。法國九月三十日的答覆，則說：美國所定的各國待遇平等的原則，並未經多數國家採擇；去年的經濟會議，雖則贊成最惠國

待遇之相互協定，卻說應由各國自由決定在各條約採取保障此種待遇之辦法；法國在過去已注意美國從保護稅率所獲的利益與法國從最低稅率所獲利益比較之不平等，認定兩國的關係根據最惠國待遇辦法是不可能的；法國政府歷來認定最低稅率不能視為一種權利，不過是他國許法國貨品在其市場享平等待遇之一種施惠。美國說：准法國貨物入口的條件，並未不利於法國，故法國不要求美國施惠。法國對此亦加以駁斥。法國所埋怨的，不是法國貿易所受的歧視待遇，乃是美國稅率對於法國進口貨是一種大障礙。

我們現在看法，美兩國的爭執，到底是根據於什麼政策。美國從前本來是採擇互惠的政策，然而現在則採用最惠國的政策。法國從前本來是採用最惠國的政策，但現在卻轉到互惠的政策去了。

法國在這交涉中，提議與美國單獨協定，說牠對德，意或他國的貨品所課的稅率，對於美，法兩國的商務，沒有一定的關係，各國纔可自行應付牠的利點與不利點，法國所要的是彼此同樣的商務，彼此合理的互惠的特別的協約，不管彼此與第三國所定的協定。而美國則主張對於各國施與同樣的待遇，同時希冀各國也給牠完全平等的待遇，不是要兩國的同樣商務。

現在兩國已經定了暫行辦法，法國已經恢復此爭執以前的對美的辦法。但這不能說美國得法國最低稅率的完全利益，因是美國從前並未得那種的最惠國待遇。這種暫行辦法，

不過表示法國恢復從前對美貨物辦法罷了。美國現在對法，並沒有變更辦法，還是站在牠的最惠國待遇的政策上。法國暫時雖是滿意，但希望美國對牠最後給些施惠。

七 大美洲會議

後天是大美洲會議(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第六次會議在古巴哈凡拿(Havana)開會之期。美國總統苦力氏亦到會。美國方面的代表，除了苦力氏而外，尚有Charles Evans Hughes, Dwight W. Morrow, Oscar Underwood, Henry P. Fletcher, Morgan J. O'Brien, James Brown Scott, Ray Lyman Wilbur。這些人盡是法律家，從前會議美國方面所派出的代表，都是外交方面的人材，但這次就不同了，所派的完全是法律家。從此可看出這會的重要了。

這會議所討論的大題目，大概係如下各件。此中最重要，就是干涉問題。這問題專係對美國而發。零一個問題就是海提國(Haiti)所提的問題。這個國家的領土，被美國海軍侵佔，已有許多年，所以要問這會議申訴。另一個問題，就是杜明尼堅共和國(The Dominican Republic)和墨西哥共同的提議。前者的領土近來被美國軍隊侵佔。後者的內務，被美國政府干涉過許多次，所以共同提議「以後無論何國，不能直接的或間接的，或出乎任何心意暫時侵佔他們的領土。被侵國之允許，不能視作便把此種侵畧看為合法。侵佔者對於由侵佔所生一切意外，須負責任，此不特對於被侵國如是，即對第三國亦須負

責』。

這種對美國干涉的反抗，不獨限於直接受影響的國家。

除了干涉問題而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仲裁問題。美洲拉丁國家都希望將強迫仲裁一節加入國際公法裏，那們同時也想定一種強迫仲裁的條約。

美國對此祇有兩條路走，或則與拉丁國家攜手，贊成此條約，否則，當退出大美洲聯會。將來結果如何，要看會議完後纔能知道。

總之，美國對於所願討論的問題，祇可限於經濟的，商業的，或文化的問題，極不願提及政治方面的問題。然而其餘的拉丁國家，則因歷來受美國的干涉，極想擺脫這種羈絆所以他們最願討論的問題，就是干涉或仲裁的問題。結果如何，將來纔能知道。

八 對付尼卡拉瓜 (Nicaragua) 和墨西哥 (Mexico) 的問題

在討論去年美國對付中美各國之前，我們要知道這些國家和美國的關係。請先談加利兵海 (Caribbean) 各國。現把這些國家和美國的關係簡單說說：

1. 古巴 美國的實際保護國，借美國債一萬一千萬元，其他利益 1,250,000,000，總數 1,360,000,000。

2. 巴拿馬 美國的實際保護國，借美國債 6,000,000 美國其他投資 16,000,000，總數 22,000,000。

美國最近一年來的外交

美國最近一年來的外交

十八

3. 杜明尼堅共和國 美國實際保護國，借美國債 15,000,000，美國為擔保債債起見，由美國總統命任關稅總監一人，監督關稅。

4. 尼加拉瓜 美國實際保護國，借美債 3,000,000，美國其他投資 13,000,000，總數 16,000,000，有委員會三人代表美國外交部，美國債權者，與尼加拉瓜。關稅監督，是美國人，由美國總統命任。

5. 海提 美國實際保護國。借美國債 17,000,000 元，美國其他投資 6,000,000 元，總數共 23,000,000 元。受美國軍務委員，美國關稅總監督之支配，此皆由海提總統命任，由美國總統認可。

6. 沙爾華多 獨立國，借美債 6,000,000 元，美國他項投資 11,000,000 元，總數 17,000,000 元。由美國資本團任命一美國關稅總監。此總監須經美國外交部認可。

7. 墨西哥 獨立國，借美債 60,000,000 元，美國他項投資 1,258,000,000 元，總數 1,318,000,000 元。

8. 瓜田拉 獨立國，借美國 50,000,000 元。

9. 韓丟拉斯 獨立國，借美債 40,000,000 元。

10. 可斯他里卡 獨立國，借美債 20 至 30,000,000 元。

11. 哥倫比亞獨立國，借美債 17,000,000 元。美國其他投資 70,000,000 元，總數 87,000,000 元。

12. 凡尼斯維拉獨立國，借美債 75,000,000 元（註：債數是按一九二五年的數目）。從上頭的簡單說明，可知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關係，主要是經濟的關係，其次纔係政治的關係。有了這個背景，我們就可以談美國一年來對付尼卡拉瓜和墨西哥的關係了。現在先述美國對尼卡拉瓜的辦法，後述對付墨西哥的辦法。

一 對付尼卡拉瓜的辦法

尼卡拉瓜在一九二五年的政府，是一個保舊派和維新派合組的政府。自從此合組的政府成立之後，沒許久，美國便把牠在尼卡拉瓜屯駐的海軍撤退，許尼卡拉瓜自行維持秩序。那次尼卡拉瓜選舉總統，是由美國海軍監視，舉沙拉蘭奴（Carlos Solares）為總統，沙卡沙（Juan Sacasa）為副總統。當美國海軍屯駐在那裏的時候，表面上似覺無事，但自撤退後，各黨派便自由活動了。選舉失敗的森磨羅（Emanuel Chamorro）即起革命，一會子便把這個合組的政府推翻。美國不承認森磨羅的政府，並勸他引退，但他不顧。森磨羅任總統職幾及一年，但沒許久又有一個革命，以森磨羅為矢的。森磨羅初因財力充裕，所以能抵抗這個革命，但後來他的財庫空虛，無法抵禦，迫得退讓。尼卡拉瓜國會於是舉德亞斯（Adolfo Diaz）為總統，以補一九二五年的合組政府所未還的任期。但這個辦法，又不

美國最近一年來的交外

二十

能饜沙卡沙之望。他於是起革命，反抗德亞斯，蒙卡達（Jose Maria Morcaga）是尼卡拉瓜最精幹的武人，他也擁護沙卡沙。去年春季美國派海軍登陸。美國總統復派斯停生（Henry L. Stimson）到滿那瓜（Managua）想停和各黨派。斯停生調和新舊兩派的辦法是：兩方面的軍隊停止戰爭，把軍械交給美國看管，所有被驅逐的，都加赦免，一切充公的財產，概歸還原主，組織無黨的警察團，以美國人爲團長，選舉由美國監督，這一切的事體，美國人有權使其實施。各領袖都贊成，但山丁諾（Sandino）不贊成，他跑到山裏去起革命。

美國的海軍，自去年起，卽和沙丁奴的軍隊突衝，逼直到現在，美國的軍隊還是和沙丁諾軍隊作戰。

美國政界對於以武力對付尼卡拉瓜之意見有二種：一種是行政方面的意見，一種是反對行政方面的意見。行政方面則謂：所派赴尼卡拉瓜的海軍是應該國實權政府之請，以監督選舉，使該國之總統選舉，得根據人民的自由選出。美國外交部關於對付該國的方針，未嘗有所發表。不過是說「派海軍赴尼卡拉瓜，乃是實踐斯停生近來和該國各領袖所定的協約，沙丁奴的軍隊勢力比較小，其大部分是無法紀的，美國政府極願意和尼卡拉瓜的警察團合作，以維持該國的秩序，使該團能實行自由的選舉」。這是美國外交部的意見，同時也是美總統苦力氏的意見。

另一方面意見，就是美國參議院中堅份子的意見。這些中堅份子，即所謂急進份子。這派的意見，則說：美國的海軍，無理由赴尼卡拉瓜。雖則美國在該國有金錢的利益，但金錢的利益絕不能享受武力的保護，因為他們向該國投資之前，必明知該國時時有革命，非數世不能太平。第一反對行政方面的意見，就是蒙湯拿州（Montana）美國參議院議員回勒（Burton K. Wheeler，急進派領袖）在參議院的提議。該提議的要點就是：要請參議院外交委員澈底審查尼卡拉瓜問題的全部，審查何人主使派兵赴尼卡拉瓜，為什麼要派兵去，為何他們不守中立，行政方面是否有意把憲法所賦予國會宣戰權攘奪了。

回勒氏對於否認行政方面的政策，說我是反對把我們的海軍派赴該國，而照反對行政方面主張拿美國的海軍去摧殘該國的革命軍；我覺得他們應該調回；我相信行政方面攘奪國會的權，向這蕞爾小共和國宣戰；我所反對的理由，第一是根據美國的一個根本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我們無權干涉他們的內政。第二層，美國資本家向該國投資既明知該國政府，非數世不能安穩，而仍然進行投資，他們便是自求多禍，不應向政府請將我們的青年派到該國斷送，以保護這些投資；第三層，干涉尼卡拉瓜的內政，乃有害於美國的商業，因為我們正要向中南美各國找消費的市場。

我們常聽說『即使海軍是不應派，但是現在已經派了，非等監督了將來的選舉，不應召還』；但我要問『美國政府，到底有什麼權利可以派兵到別國，監督選舉？無論牠是應守

舊派的召，或是應維新派的召，皆無此權；如果說我希望得一種公平的選舉，所以我們應派兵去；公平選舉，固是我們所希望，但爲何我們不派海軍到美國的費城支城去保障公平的選舉；我們對於尼國的新舊兩派，皆無親好，我不過喜歡把尼國的地位，看作是美國地位；我不相信我們應該操縱別國的內政；我聽聞有人答辯，說我們應該派兵到該國，以掃除強盜，這就是我們所以和沙丁諾開戰的原因，現在無論守舊派無論維新派，都贊成這個辦法；我則說，如果我們要掃除強盜，我們應該先從國內起；我們如果願增進我們國外的貿易，則增進的辦法，必須先使外國相信我們是一個公平的，正直的國家；必須使他們相信，我們不需，也不想要他們的土地；自我要觀察我們必不可靠着刀兵去強迫他們和我們貿易；我覺得我們絕對無派兵赴尼國的必要；我們絕對不可用海軍去壓迫牠的維新黨；我以為海軍絕對不可用來去掃除他國的強盜；祇可用來掃除我們自己的強盜；我們不願爲全尼國人犧牲美國一個男兒。

這個提案是否能通過，還要等到將來纔能知道。

二 對付墨西哥的辦法

墨西哥自從德亞斯 (Porfirio Diaz) 失敗之後，發生一個革命，這個革命，與其和拉丁國的革命不同，因爲其他拉丁國的革命，不過係革個人的命，而這個墨西哥的革命，卻是革田主，教會，和外國資本家的命。這個革命的結果，就是成功一九一七年的新憲法。

墨西哥的革命，是起於墨西哥的腐敗狀況，目的在糾正這些壞現象。牠一個主要原動力，就是擁護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地位。因此一切治外的特享權利，皆在推翻之列。美國人在墨西哥譚皮哥（Tampico）地的煤油公司，共有二十個。這二十個掘油公司在墨西哥所投的資，約在三萬七千萬元，共佔墨西哥產油地百分之九十。每年所得的煤油，約佔墨西哥全國的油產百分之七十。墨西哥一九一七年的新憲法，規定一切地下的權利屬於國家，凡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所獲的地下權利，俱應向政府請換五十年的許享證。美國這二十個掘油公司以爲這種規定無異是將他們的權利充公的規定，因此他們抗議，說：墨西哥不能規定取消從前所得權利的法律，倘不給相當的賠償，不能取消這些權利。在墨西哥方面則說：這是牠國家主權所應有事。從此可知墨西哥，美兩國之爭，是民族主義與外人已得權利之爭。美國政府爲保護牠的商人利益起見，自一九一七年墨西哥正在草此新憲法的時候，逼直到現在，便抗議。美國當一九二三年許士（Hull）爲外交部長的時候，規定對付拉丁族的美洲國家的政策如下：『若國家皆可按國內政策的觀念，制定法律；但外人按照法律取獲的權利，牠應該遵照國際間的任務，與以相當的承認』。但是現在的外部長加洛氏，把許士政策取消「相當」二字的限制了。加洛氏抗議，說：已經獲得的權利或財產，永久不能損害絲毫。美國總統苦利氏復加上一點意見，說：對於了能改變的權利。所獲的享用權，如與國家主權的行爲發生衝突，則此種問題，按諸國際公法，不是一個可以仲裁的問題。

這是一種毫無限制，無調和餘地的主張，和許士加以「相當」二字的限制的主張，大不相同。加洛氏的政策，根本是不讓墨國限制掘油公司的土地享用權。加洛氏所主張的是：財產的權利，是不受政府剝奪的；財產權利在國際法裏，比較國家主權還高；按國家公法，國家主權的行爲，如與財產權利相突衝，則這些國家主權的行爲，應歸無效；墨國的法律，對美國權利享受者所發生的損失，是不能賠償補救的。加洛已否認墨國主張賠償的辦法。他說：美國資本家所受的損失太大，非墨國所能賠償；此種舉動，是等於充公，根本上與萬國公法矛盾。

墨美兩國因爲這個問題，主張各不同。去年一年兩方爭執不休。到今年正月十一日墨國總統纔下令實行煤油法第十四，十五兩節。這兩節的目的是在於修改一九一七年憲法所規定的煤油條文。

墨國總統於此命令之內，加上「懲罰」二節。按這一條，凡掘油公司於一年之內，如不向政府領享用執照，則他們的權利，歸諸政府。按此煤油法，凡一九一七年以前所獲的權利，准許永遠享用，而非僅五十年之享用權。墨美兩國的油案爭執，是否從此了事，還要看纔能說。

美國去年一年對於中國的政策，是一個重要問題，而且是本題的一部份，應加入討論；但因本期稿件，今日就要搜集，我現在因爲要即刻交卷，實在沒有時間討論了，等下次有暇再作罷。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一號 要目

國際

日俄提攜的新趨勢	育	德奧合邦問題	育	又一華僑慘殺案	育	第六屆全美大會開幕	育	法美非戰條約	幼	
我們需要和平	愈之	中國最近之政制問題	樓桐孫	平均地權的土地法	高一涵	中國國際貸借抵償問題	武培幹	英國勞動黨與自由黨政見之比較	俞頌華	
新創化論	張東蓀	東方與西方	中國政治經濟教育的概觀	板本義孝	中國人口問題	桑原隲藏	中國復興與歐洲之地位	東方輿論	塔格爾	
中國地租問題	塔格爾	種族平等之科學的論證	范錡	文學觀念與含義之變遷	郭紹虞	新語	十年流浪的白俄狀況	文宙	日本海鄉之關元宵	哲生
捷克斯洛伐克的沙哥爾團	嚴實	文學與年齡	哲生	藏身什物櫃中四年的英軍人	遂初	科學的奇跡	大宇	班四姑娘(小說)	米星如	
餓(小說)(俄國賽米諾夫著)	傅東華譯									

第二十五卷 第二號 要目

國際

日本議會突被解散與總選舉前之形勢	育	英國近來的對華政策	育	印度憲法自主運動的激昂	育	亞爾薩斯勞倫的自治運動	頌華
反對議會制度的獨裁制	高一涵	第四次國際裁兵預備會議之經過及其前途之預測(日內瓦通信)	補拙	三民主義與合作主義	壽勉成	張伯倫的對華外交演說	張伯倫
日本之滿蒙經濟政策	堀江歸一	日帝國主義的新工具	密勒氏	訓政時期的新土耳其	陶百川	洪範疏證	劉節
印象主義的文學批評論	華林一	毒瓦斯	郭紹宗	兩個老教授得了和平獎金	化魯	蘇俄戲劇與蘇俄劇場	哲生
美人之國賭博之國	微知	放浪不羈的柬埔寨國王	遂初	十字謎之心理	哲生	動物實在會笑	張冠丹
海底的寂靜世界	微知	夢的憧憬(小說)	適夷	餓(小說)(俄國賽米諾夫著)(續)	傅東華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政治思想

研究者的參考書

政治哲學導言

范用餘譯 一冊 定價八角

本書研究國家怎樣發生，有幾種區別，以及理想中的國家。從柏拉圖的共和國，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和理想國以至各家學說，均有極詳切的討論。

歐洲政治思想史

上卷中卷各一冊 各九角

高 一編

本書用科學分析方法，把歐洲幾千年來豐富錯雜的政治思想，理出一條路線來，使人一目了然。上卷共三篇：(一)希臘，(二)羅馬，(三)中古。中卷專述近代政治思想，自十五世紀迄於十八世紀之中期。全書用語體寫出，流麗動人。

政治理想

一冊 定價三角

程振基譯 全書分五章：(一)改造思想，(二)資本主義與工銀制度，(三)社會主義之缺點，(四)個人自由與公共管理，(五)民族獨立與國際主義。關於政治的理想，闡明精到。

古代政治思想研究

一冊 二角

謝先量著 是書共分五章，討論春秋戰國時的古哲政治主張：(一)緒論，(二)北方政治思想，(三)南方政治思想，(四)南北折衷派之政治思想，(五)結論。闡述詳盡，系統分明。

經濟狀況與政治思想

羅素講演錄之一 伏廉筆記 一冊 三角

柏拉圖之理想國

二冊 一元五角

吳獻書譯 「理想國」乃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所著，為世界名著，各國都有譯本。此書體裁乃對語體，甲論乙駁，以闡明作者對於政治、產業、教育、藝術、哲學等等的理想。譯筆亦極明暢。

柏拉圖政治教育學說今解

俞頌華譯 一冊 定價二角

柏拉圖的見解，具有恆久性而不受時間的支配。著者從他的學說裏，擇出關於政治上及教育上之可以救濟當世危機者，詳加詳釋。編為此書。而譯者亦本其愛國之忱，譯此以餉國人，實謀國是者必讀之書也。

韋羅貝博士 (Dr. Westel W. Willoughby) 之

政治哲學 (註一)

梁朝威

篇首語

本文共分五章：(一)政治哲學之價值，(二)韋羅貝博士行略，(三)韋羅貝博士之法學的政治哲學，(四)韋羅貝博士之倫理的政治哲學，(五)結論。因為時間與篇幅所限，全文須分數期登載。在本期登載者，僅頭兩章：第一章略述反對政治哲學諸人之言論，而加以批評，復次列治政治哲學之利益；第二章則韋羅貝博士之人格，與其對中國之服務，創辦美國約翰哈金大學政治學院之成績，及在政治學上之供獻，均為簡單之敘述，以為討論韋氏政治哲學之背景焉。

第一章 政治哲學之價值

古德諾博士 (Dr. Frank J. Goodnow) 嘗有言曰：『為名物下定義，人多喜為之，然實一危險之誘惑品也。吾雅不欲為政治學下一獨有徧賅之定義，蓋此非惟危險之嘗試，即使成功矣，然事實上所得之結果，亦不足以償所費之時間與思力也』。(註二) 吾今亦不欲

爲政治哲學下一獨有徧賅之定義，或對於西儒所下之定義而加以討論，蓋除上述理由外，一則限於篇幅，二則與本題無十分重要關係，闕之無害故也。雖然，吾人對於政治哲學之價值，似宜加以討論。蓋政治哲學而無價值耶？則政治哲學一科，可以根本推翻，不必研究。使政治哲學而有價值耶？則其價值爲何，韋羅貝博士之政治哲學之價值又爲何，吾人不可不留意也。

夫政府者，乃人類意志所造，用以解決一切政治問題，及如何始能使政治組織的社會達到至善之目的者也。若然，則在政治學範圍內之學科，其價值孰有重要於政治學者乎？雖然，政治哲學有無價值一問題，縱在現代，亦常爲學者談鋒所及；其主張政治哲學不特完全無用，而且對於實用政治上有莫大之阻害者，蓋大有人在矣。

英儒波克（Bulke）與波克黎（Berkeley），皆以爲政治哲學能令人神智昏迷，思想不清者也。然而誤矣。彼等不知政治哲學真正目的之所存，又曷怪乎誤以政治哲學爲亂人神智之學耶？政治哲學真正之目的何在？韋羅貝博士以爲在於使思想清楚明白。然欲使思想清楚明白，則當正名。蓋政治名詞，在通常思想中，甚屬浮泛，而真義無定；故宜於每一不同之名詞，與之以一不同之意義。政治哲學真正之目的既明，則二氏所持以攻擊政治哲學之理由，不待攻而自破矣。

鄧寧教授（Dunning）對於政治哲學所下之批評，較諸波克及波克黎所下者爲深刻。

彼從歷史上觀察，及用歸納方法研求所得之結果，以爲凡一種政治制度，到形成一種政治哲學時，則該政治制度，卽立呈破壞之痕迹，甚或「壽終正寢」。換言之，如一種政治哲學，爲某種政治制度之結晶體時，卽該政治制度之最大不幸事也。是故，鄧寧教授以爲美國學者，於政治哲學無特別供獻，雖屬可惜；然若從美國政治制度上着想，則又美國之一可慶事也。（註三）然政治制度之破壞，果政治哲學爲之因乎？抑別有故乎？某種政治哲學之形成，果必在某政治制度未破壞之前乎？抑有在該政治制度既破壞之後乎？或雖未完全破壞，但已呈破壞之痕迹乎？鄧寧教授所列舉諸事實，安足以證明其因果之結論哉？

最易動一般保守派及資本家之聽者，則莫如史梯芬氏（Leslie Stephens）在彼所著之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中所下之批評矣。彼保守派及資本家者，聞革命二字，莫不寒慄而掩耳驚走，以爲彼等之生命財產，及現存之文化，將隨革命而剝奪以盡，掃地無餘也。史氏之言論，最能代表此種人之心理。其言曰：『有幸哉！該國之無政治哲學也。蓋政治哲學者，若非革命之產兒，卽將來革命之徵象也』（註四）史氏之言，是否有當於真理，另一問題。卽誠如史氏之論，而吾人亦儘可以以史氏之矛，攻史氏之盾。蓋史氏所持以攻擊政治哲學之理由，吾人亦可以用之爲讚美政治哲學之理由也。何者？蓋吾人試一覽遺籍，考往跡，則知從來由政治哲學所釀成之革命，其結果不利於人類者實鮮。夫革命

者，不得已之舉也。一國之制度，非到腐敗不堪，不能不破壞之時，則革命無由發生。若到不能不破壞之時，則有政治哲學，革命也；無政治哲學，亦革命也。等革命耳，然有有意識之革命，有無意識之革命。有意識之革命，則隨破壞，隨建設，經一度暫時之紛亂，將享一度長期之安樂。無意識之革命，則有破壞，無建設，破壞之後，繼之以破壞，而禍亂蔓延，民無寧晷。有意識之革命者何？曰由政治哲學所釀成之革命是也。中國今日之政治及其他一切制度，與中國現時在國際間所處之地位，有無革命之必要，請讀者自判之。史氏之言，以現代中國人之眼光觀之，果為攻擊政治哲學乎？抑為稱揚政治哲學乎？亦請讀者自判之。

政治哲學之宗旨何在乎？曰在於尋求一切政治現象之重要性質，發現其真正關係，而與之以確當之分類，精審之敘述。凡此者，與用演繹方法，惟求政治行爲之常規者，迥然不同；蓋用演繹方法，推求政治行爲之常規者，乃屬於政治術（Art of Politics）的範圍，而非屬於政治哲學的範圍也。政治哲學之宗旨如是，請言政治哲學之價值。

第一，惟政治哲學為能使政治名詞有確當的意義。凡科學的名詞，必須有確當的意義，此理甚明，無待闡發。蓋不爾者，則不特於研究學理上感覺困難，且容易發生意外之危險。政治名詞，如主權，自由，獨立，民治主義……等，在通常想像中，其義甚泛。

此實政治學者當今之急務也。誠以政治名詞與人生有密切之關係，苟無確當的意義，則不良之結果，行將不免。數千年前，孔子已感覺正名為當時之急需矣。故答『衛君使子爲政，子將奚先』之問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大事不從……』（註五）然正名豈易事哉？苟欲於每一政治名詞，與之以一確當意義，則非對於一切政治現象之重要性質，與其真正關係，有相當了解，其道末由。故曰：惟政治哲學爲能與政治名詞以確當的意義。

第二，政治哲學能與吾人以思想上的訓練，及養成心理上的習慣，使對於一切流行之口號及概念，有探求其真正意義之能力與志趣。天下之事，名實每不相符。名實既不相符，則惟一方法可以使吾人不至誤入歧途者，爲哲學的探討方法。若不能用哲學的探討方法觀察事物，則必難深究該事物之要素，而知其所以然，故輒易爲膚淺之概念所誤，或表面之名詞所欺。當法蘭西第一次革命時，某革命領袖向衆演說曰：『諸君乎！諸君亦感覺國家無上之主權，已週流於諸君之血輪否乎？』當時聽衆，聞此一喝，有不作如是想者幾希。後英人譏之曰：『趾高氣揚，臨鏡自喜，爾時讚成共和之法人，莫不如是。』雖然，當彼臨鏡之時，彼僅能見其自身之一部份，幻爲帝王，而竟忘其自身之全體，實爲奴隸也。嗚呼，易爲炫耀之言詞所欺，豈惟當時法之羣衆？今之學者亦難免矣。夫民主國家之國民，最易爲悅耳之口號，及虛大之概論所蒙蔽，所鼓動。使中國而不欲爲民主的

國家，則亦已矣，如其不然，則爲國家治安之前途計，政治哲學，又安可以忽乎哉？

第三，蒲樂克爵士（Sir Frederick Pollock）在彼所著之政治科學史中嘗言：政治哲學能指出某政治思想之錯誤而糾正之。政治思想，無論其爲真爲僞，對於社會國家，均有密切之關係，莫大之影響。其爲真耶？則國家社會之福。其爲僞耶？則科學的批評與糾正，爲不可少矣。

第四，政治哲學能使給研究歷史者解釋歷史之莫大助力。凡歷史上之重要政治運動，必有能鼓舞此種運動之動機在其後。能助吾人解釋此種動機者，厥爲政治哲學。夫歷史之事實，乃人類意志所造成。研究歷史者欲了解當時何以有某種運動發生，則不獨當研究當時物質之需要，並當研究當時民衆之理想。物質的需要，能強人動作，而高超之理想，則鼓舞人動作者也。歷史上重要政治運動，幾無一不含此兩種原動力。今之研究歷史者，偏重物質方面，誤矣。例如讀美國史至南北戰爭一事，非明白當時南北兩方對於主權一名詞（Sovereignty in ter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截然不同之主張，不能完全了解此次戰爭之原因也。此則政治哲學所應有事也。又例如讀歐洲中世紀史者，非洞悉當時教堂（Church）與國家之權勢，關係，與二者所標之政治學說，不能以明瞭當時之糾紛。此則又政治哲學所應有事也。

第五，政治哲學能助吾人了解近時歐美的政治。自海通以還，歐美政治，與中國有密

切之關係，吾人不可不留意；此殆人所共知，無庸喋喋。然國際間之問題，日形糾紛，致通常問津者，如墜五里霧中。例如大英帝國自一九二六年帝國會議以後，即發生許多問題：諸領地 (Dominions) 之相互關係，一大問題也；諸領地與大不列顛之相互關係，亦一大問題也；大不列顛與諸領地之相互關係，既與前異，則兩者在國際上所應享之權利，與其所應盡之義務，亦必隨之而變，是又一大問題也。凡此者若非用哲學方法研究諸問題之性質與要素，不能明白由諸問題而起之困難。復次，近代國際間發生一極重要之問題，則航空權也。韋羅貝博士曰：『若欲使節制行使國家無上主權於空中之根本原則，為差強人意之判擇，則舍採用分析政治哲學的方法而外，其道末由』。(註六)

第六，政治哲學，尤其是法學的政治哲學，(又名分析的政治哲學 Analyt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能與吾人以極可寶貴之法律的訓練，使吾人有法治的觀念，有法治的精神。中國自古以來，即重人治，而不重法治。刑名之學，鄙而不為；而「為政以德」，及「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等觀念，操縱數千年之政治思想。賢人政治，遂為治平惟一之要圖。夫賢人政治，優點固多，然其弊端，亦更僕難數。舉其尤者，則不僅「人亡政熄」而已，循至舉國上下，無一有法治的觀念，更無有一法治的精神。及海通以來，觀歐美法治國之強盛，然後兢兢然思效之。顧國人之腦海，既仍為數千年陳舊思想所圍蔽，而國人之習慣，復從未受法治的訓練；故時至今日，毫無成績之可言。國

家憲法，徒具虛文：黠者曲解以適其私，悍者蔑視以求其欲；國會可以任意解散，政府可以隨便另立。一國如是，一黨亦莫不如是。是故民無所措手足，而擾亂乃日起而無已。長此以往，則統一之期，未知何日；而民主之夢，更屬難冀！然則中國今日當務之急，未有要於將國人注射於人治制度之目光，移而注射於法治制度之上者矣。換言之，即將數千年賢人政治，及崇拜英雄的陳舊思想，一洗而空之，而與國人與法治的訓練，使之有法治的觀念，法治的精神是也。蓋民主國之國民，非有法治的觀念，及法治的精神不可也。如欲達此目的，則韋羅貝博士之法學的政治哲學，必能與吾人以莫大之助力。讀者疑吾言乎？請閱第二章中所言，關於分析學派的政治哲學之宗旨及任務一段而知之。

(註一) 韋羅貝博士有弟曰 W. F. Willoughby 現為美京政府研究所督辦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Research in Washington D. C.)，並為該所出版物之總編輯，以著述顯。嘗著有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Modern Government; The Problem of a National Budget; The Movement for Budget Reform in the States;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Branch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等書，皆名作也。

(註二) Frank J. Goodnow: Presidential Addres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04. Vol. I, Page 35.

(註三) Dunning: Essays o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Page 364.

(註四) Leslie Stephens: 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Vol. I,

Page 131.

(註五) 論語第八本三章五節(商務印書館華英四書本)。

(註六) W. W. Willoughby: The Value of Juristic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Calcutta

Review, January, 1924, Page 91.

第二章 韋羅貝博士行略

一八八八年韋羅貝博士卒業於約翰哈金大學，得學士學位；一八九一年得博士學位。

得博士學位後，即充律師於美京，是年復應約翰哈金大學之聘，為政治學教師，旋升助教，一九〇五年遂當大教授，今則該校政治科之主任也。

韋氏與中國之關係甚深，彼直接間接對中國之服務，宜受中國人相當之感謝而無愧。

一九一五年韋氏向約翰哈金大學請假一年，往任中國政府之憲法顧問。自此以還，彼與中國之關係日深。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之華府會議，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在日內瓦所開之兩次鴉片會議，韋氏均以中國政府顧問之資格與焉。華府會議而後，彼著“China

at the Conference" 一書，詳述中國人之意見。"Opium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 一書，則彼在兩次鴉片會議所得之結果也。彼任中國政府憲法顧問，為時甚暫，返美後著一書曰："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此書於一九二七年增修至兩大部，世人公認為談中國國際問題之權威，無論任何會議，凡討論及此問題者所不可少之參考書也；自印行後，中國之要求——如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在國際宣傳上確得莫大之助力。嗚呼，是豈惟對中國之要求，有莫大之助力；即對於世界公理，亦有莫大之供獻也。中國所訂之國際條約，其未經國會之通過承認，甚或僅由一二人私自訂結者，不知凡幾。此等「條約」，見於文字者有之，不見於文字者亦有之。不見於文字者，固無實據可憑；即見於文字者，亦多未正式宣布。似此，則欲判定何者為中國在國際間所訂之條約，誠非易事。此等「條約」，在法律上能否發生效力，更屬問題。韋氏於此書開宗明義第一章，言之甚詳。其言曰：

「今有國焉，其在國際上所負之責任，為由於一二無法律根據之小吏或行政長官所承允者，則其所負之責任，能否發生效力，在倫理上與在國際公法上，均成問題也。況中

國所負者，又多為未經元首及內閣所授權之官吏所承允者乎？」（註一）

韋氏於「中國之主權」一章，極力說明中國為完全自主之國，復深痛中國之主權乃不幸竟為列強所侵削。吾讀其書，吾熱血盈湧，既感國勢蝸蟻之可悲，更覺韋氏對中國有無限

之同情。故作此文時，信手錄其言，錄之甚長而不能已也。韋氏之言曰：

「從國際公法言，則中國為完全自主之國家，在法律上與列強為敵體，毫無疑義。向使中國之行動自由，不為條約所拘束；向使在其領土內之政治管轄權，不被剝奪；向使彼所處之地位，不至令不諳公法者疑為非完全自主之國；則此書非為研究國際公法而作，宜不必討論「主權」一名詞之涵義。但今不能不承認：列強見中國有行政上及軍事上之弱點可乘，故不依合法手續，侵削其特權，並不承認彼享有獨立國之權利。是故，吾於中國之主權問題，有不能已於言者」。（註二）

韋羅貝博士與中國之關係，對中國之服務與同情，由上所述，可見一斑。請言彼在政治學上之供獻。

政治學 *Political Science* 一名詞，昔人用以泛述一切研究國家之學。第研究國家，絕非一種科學所能獨辦，故政治學云者，僅一泛名，其所包甚廣，如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倫理學，及其他之與研究國家有關者，皆在政治學之範圍也。由是政治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無顯明之分界；既無顯明之分界，則此包羅萬象之政治學，必不能自成一科學也，明矣。既不能自成一科學，故其結果，遂淪為其他社會科學之附庸。復因與經濟學，歷史學，之關係最密切，故多托庇於此二科之下，以苟延殘喘。雖然，政治學之處境雖危，而

政治學之名分猶在，未足以爲甚憂也。

及後之學者，不滿意於此泛名，以爲所包既廣，而所包者之性質，復各不同，頗難強合爲一種科學。既不能強合之爲一種科學，而同時又均與研究國家有關，故遂倡用一衆數的名詞曰「政治的各科學」(Political Sciences)。彼等以爲近代國家，必須從各方面研究；若欲從各方面研究，則用以研究之工具，其性質與方法，又各自不同，故宜以獨立的科學視之。以其與研究國家有關也，故名之曰：「政治的各科學」。據此，則無論何種科學，凡與研究國家有絲毫關係者，皆可名之曰「政治的科學」。故基丁氏(Giddings)且以哲學爲政治的科學矣。(註三)此種辦法，不惟使政治學之定義與範圍，更難判定；並足使政治學之名實俱亡。蓋與研究國家有關之各科學，既皆爲獨立的政治的科學，無主從之別，無輕重之分，則政治學之本體，不幾盡爲破壞乎？不寧惟是，此種社會的科學，其範圍不僅研究國家也。例如經濟學乃理財之學，不僅研究國家之財政，並研究個人財富之積聚，交易，分配等問題，與國家無甚關係。然則名之曰「政治的科學」，毋乃不可乎？

總之，數十年前，雖有名之學者，若質之以政治學一名詞之定義與範圍，亦多噤然不能對也。一八八八年門羅斯密斯(Munroe Smith)告吾人曰：『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與政治的各科學(Political Sciences)兩名詞，可以互相爲用，其名雖異，其實未變，今日言政治學，明日未嘗不可以改言政治的各科學也。不寧惟是，通常所稱爲政治的各科學，又

每稱爲社會的各科學 (Social Sciences) 焉』。(註四) 由此觀之，則當時政治學之無一定之範圍，無精審之定義也，明矣。政治學所研究之範圍，與其所用以研究之方法，能超脫其他各社會科學之藩籬，而獨樹一幟者，僅近來之事實耳。至於爲政治學草宣布獨立文之最著者，則韋羅貝博士其人也。

一九〇三年以前，美國無所謂政治學會也，有政治學會，則自一九〇三年始。而是會之成立，韋氏之功居多。一九〇二年，美國學者，期會於美京，擬立一研究比較立法之團體 (Comparative Legislation)。與會諸人，多以爲有成立一全國政治學會之必要，由是通過將組織事宜交一十五人之委員會擔任。該委員會以任克斯教授 (Professor Jeremiah W. Jenks) 爲主席，然任氏不久卽作漫遊，不能履行主席之職權，後遂由衆推舉韋羅貝博士爲副主席。凡調查，通訊，列表，及招集會議等，皆彼一人爲之。然此等事，雖云瑣屑，猶非甚難，其最令組織人感覺困難者，則當時有反對之勢力在也。據當時調查所得之結果，不贊同政治學會之成立者，頗不乏人。蓋經濟學會及歷史學會皆成立未久，根本未固；若政治學會又成立焉，則不難分二會之勢力，而使之根本動搖。此一部分人之所以一方面表示不贊同政治學會之成立，而一方面欲以饜政治學者之慾望，遂有於歷史學會，經濟學會及其他學會中另設政治學部之議也。(註五) 處此環境之下，吾人試思組織人之困難爲何如乎？然韋氏持之以毅力，極力疎解，而政治學會乃於一九〇三年宣告成立。

當學會初成立，進行最困難之時期，韋氏身任書記及會計兩職，該會最重要之會務，皆叢集於一身。蓋雖有會長之設，但其職責不過於每年年會時演說一次而已。（韋氏於一九一四年被舉為該會會長）。一九〇六年，該會刊行一雜誌曰「政治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又以韋氏為總編輯。韋氏當該刊物之總編輯者連十年。據此，則政治學會當草創時期，一切最重要之任務，幾無一不由韋氏負之。能者多勞，豈不信然！經韋氏之鞠躬盡瘁，慘淡經營，數年之間，而該會之成績，遂斐然可觀。夫政治學會之成立，與其進展上之成功，實美國政治學史中一最重要之事也。何者？蓋政治學會未成立以前，政治學無明顯的範圍，無精審的定義，為其他社會科學之附庸，無獨立之能力；降及晚近，政治學所應研究之範圍，與其所用以研究之方法，雖有脫離其他社會科學之必要，然尚無脫離其他社會科學之事實，雖有獨立的運動，而運動尚無具體的表示。自政治學會成立後，而政治學獨立之運動，始算成功；蓋自此以後，而世人對於政治學之獨立，始有明確的承認故也。

政治學自宣佈獨立後，其範圍極為明顯。其範圍為何？韋羅貝博士曰：

「政治學之宗旨，在於用科學的方法，以研究政治的事體。政治的事體為何？曰凡

關於國家之性質，權利，組織形式，活動，與其究竟等皆屬之。國家之為物，乃一有

組織之人羣，服從一最高之意志，而此意志，乃一切法律之來源者也。此最高之意

志，屬於國家，故國家者，一法人也。發表及執行國家意志的機關，名曰政府。直接或間接表示國家意志之命令，名曰法律。法律分爲公法民法兩大支，而此兩大支，又別分若干小系。由此觀之，則政治學者所最應研究之題目凡三：曰國家，曰政府，曰法律。公法有憲法，行政法，及國際公法之別。憲法用以決定政府之形式，及其權力與責任；行政法決定行政之細目；而國際公法者，則論及國際間之權利與義務者也。此三者——憲法，行政法，與國際公法皆直接與國家及其利益有密切關係，均有分科研究之必要焉。（註六）

公法與國家有直接關係，故屬於政治學範圍，至於民法，則與其有直接關係者，不過私人間之權利與義務問題，與國家無直接關係，故不屬於政治學的範圍。（註七）政治學範圍內所應研究之問題，韋羅貝博士以爲可總爲兩大類：曰研究國家之學，曰研究政府之學。研究國家之學，須詳驗國家之性質，與一切可以制裁其行動之原則，故其範圍，包括下列之細目：曰政治哲學，曰憲法及行政法，曰國際公法。

研究政府之學，亦包括三細目：（一）研究各種過去及現存的政府形式——如聯邦制，單一制，分權制，集權制；君主專政制，君主立憲制；直接民主制，代議制；國家的政府，與殖民地的政府；巴力門制的政府，與總統制的政府等。（二）研究行政的問題——如殖民地政府之行政，市政，文官考試，大選，均配代表法，複決，及關於公民之經濟的，交際

的與倫理的利益之限制等。(三)研究政黨問題——如政黨之利益，及處何種環境之下，政黨能產生良果，處另一環境之下，則政黨即產生惡果等。

韋氏之著作，多偏重研究國家之學，而於政治哲學一門，尤為重視，以為政治哲學，乃憲法學及國際公法學理論之根源，其言曰：

「政治哲學不僅使憲法學者能闡發政府的合法權能，俾前題與結論一致；並能使主持外交之政治家，有正確解釋一切紛糾的國際問題之可能，而推求由各種政治生命的形式及國際的團體而生之權利與義務」。(註八)

韋氏於政治哲學，可謂推挹甚至矣。政治哲學，現雖仍為抽象的，然已非主觀的玄學矣。換言之，今日之政治哲學，乃分析的政治哲學也。分析的政治哲學者何？曰用分析的方法研究各種政治生命之形式，並尋求一種重要的標準，標準既具，然後下真確的定義，定義既明，然後有精審的分類。此分析的政治學之能事也。用此方法，由此途徑以研究政治者，為今日極著名之分析學派。此學派在美之鼻祖，曰加羅汗(John C. Calhoun)，蓋加氏者，乃美國學者中採用分析方法以研究聯邦政府問題之第一人。然後起之秀，其最能代表此學派者，當推韋羅貝博士。

分析政治哲學之宗旨為何？與分析政治哲學最有關係者為何？何者為分析政治哲學所應研究之範圍？上列諸問，或能使吾人對於分析學派之內容與其在今日政治哲學上之位

置，有相當之了解。此種了解，在吾人研究韋羅貝博士之法學的政治哲學以前，不可不先具也。

韋氏以爲分析的政治哲學之最要宗旨，在於縝密的考驗政治思想上所用之概念與名詞，而與之以確定的意義；由此確定的意義，而從事於搜集政治的團體，與政治的勢力，而爲合邏輯之分類；由此合邏輯之分類，而構造一科學的有條理的思想系。（註九）

與分析的政治哲學最有關係者爲國家。國家者，乃一創立法律，及執行法律之工具也。換言之，分析政治學派之研究國家，完全由法律的觀點着手。國家之本身，若由分析政治學者之眼光視之，則「高於一切法律。但使國家與人民發生關係時，則其行動，必當由法。國家者，一切法律之惟一來源也」。（註十）

故分析的政治哲學，完全爲一種形式上的研究。其所應研究之範圍，韋羅貝博士言之甚詳。吾於此欲直譯韋氏之言：

『尋求真理，非分析學派之能事也。分析學派之任務，在於供給思想以工具及概念；用此工具與概念，而公法之想像，乃有統系，公法之條議，在法律上乃能一致。其所用之方法，可以用以分析任何憲法制度，乃發見此制度之根本觀念。反言之，由此根本觀念所演繹而得之憲法原則，可用分析的方法詳述之』。

『以上所言分析學派對於國憲學上之任務，即用之於國際公法學上，亦無絲毫之軒輊。』

從積極方面言，分析學派之任務，既如上述；從消極方面言，則韋氏以爲：

『分析學派不從倫理上研究國家之應否存在，亦不從倫理上研究其權能之正當範圍，與政府服務之宗旨，更不研究一切能使國家地位升降，勢力消長之原素。復次，分析學派不問各種政府形式之利害，及一切行政制度之優劣問題。其於諸政治團體，只憑現存之事實，而以法律的組織目之。既目之爲法律的組織，因以考核由此組織所表現之要素』。(註十一)

分析政治學者，既視國家爲法律的組織，則國憲之學，宜其所長。故韋羅貝博士者，又世所公認爲言美國國憲學之第一流權威也。彼關於此學之著作有：(一)於一九一〇年出版之 *Constitutional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兩大部 (註十二)；(二)於一九一二年出版之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al Law*。(註十三)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此書爲韋氏代 *Century* 公司所編之 *The American State Series* 一集之頭一部。

約翰哈金大學自未聘韋氏執教鞭以前，無所謂政治學研究院也。政治學研究院之成

立，韋氏之力也。初，政治學附設於歷史研究院。英國歷史學者非里門 (F. A. Freeman) 之言曰：『歷史者，過去之政治；而政治者，現代之歷史也』。此語實為當日約翰哈金大學歷史研究院所奉之格言。十九世紀之末葉，韋氏等積極謀政治學之獨立，至一九〇〇年哈金大學遂納韋氏之議，設立政治學研究院。約翰哈金政治學之脫離歷史學系，而自成一科者自此始。設立未久，而成績已卓然可觀，聲被遐邇，此固由於韋氏善於辦理，然亦韋氏學問之聲價，有以致之。蓋韋氏者，近代第一流之著作家也。

統計韋氏之著述，書籍十九種，論文六十八篇，百科全書之著述，及會社之記錄等共二十二篇，至於批評他人著述之文章，尙未算焉。彼之著作，可略分三類：曰政治哲學，曰美國憲法，曰遠東問題，而遠東問題，又以言中國者為多。言政治哲學之書，有：(一) 於一八九八年出版之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11) 一九〇〇年出版之 *Social Justice* (11) 一九〇三年出版之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Ancient world* (4) 一九一八年出版之 *Pruss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及 (五) 一九二四年出版之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ublic Law* 等。若韋氏者，可謂著述等身者矣。

尙有一事，為吾人所當知者，則政治哲學，在昔為倫理的政治哲學，研究政治社會之性質，從倫理上討論其應否存在，其權力之正當範圍，及從倫理上研究此政治社會與人民相互間之權利與義務。然在今日，則倫理的政治哲學之勢力寢微，而分析的政治哲學代之而

興。(分析的政治哲學所研究之範圍，已略見前，茲不重述)。二者所研究之範圍，大不相同，而其治學之方法，研究之宗旨，實亦迥然有異。然二者乃政治哲學之兩大支流，合之則政治哲學始稱完備，分焉則各所研究者，不過政治哲學之片面而已。第古今學者，鮮有集二者之大成，合一爐而冶之，使成一有統系的政治哲學之全體者。有之，則自韋羅貝博士始。韋氏之治政治哲學也，精神集中，方法嚴密，雖比較的偏重分析方面，然對於以倫理及樂利的標準批評政治狀況所得之良果，及為國家及政府之存在而求一倫理的保證之必要，亦非常注意。(註十三) 韋氏政治哲學之所以能獨樹一幟者蓋以此也。

韋氏之分析的政治哲學，可於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ublic Law* 一書見之。此書所言，雖受柯士田 John Austin 之影響甚多，然絕不為其所奴隸。不僅不為其所奴隸，其指正柯士田之錯誤處且屢見。如主權所在問題，及國憲問題等，竟能脫柯氏之窠臼，而自標新義。復次，此書討論由近代尤其是由國際聯盟成立後之政治現象而發生之問題，更多創見，為後學啓發不少。哈佛大學教授華保 (Eugene Wambaugh) 評之曰：『此書可謂能獨立，合時宜，而意味深長者矣』。(註十四) 韋氏之倫理的政治哲學一書，不日脫稿，將付手民，印而問世。在該書未出版以前，吾人若讀彼二十五年前所述之 *Social Justice* 一書，亦可見其倫理的政治哲學之一斑。此書之特點，韋氏於其自序中謂『在於使超越之原則，實驗於社會生命之具體問題上。此種辦法，前雖有之，然未若如是之瞻詳也』。

(註十五)

韋氏對於德人政治哲學之態度與批評，頗宜注意，蓋由此不特可以明白韋氏政治哲學之一部份，並可以發見韋氏之人格。美國近代大師，幾無一不熟諳德人治學之方法，及深受德人思想之影響。韋氏其一也。著名大師如保渚氏(J. W. Burgess)之流，每爲德人思想所奴隸，沈醉於德人之帝國主義，而爲條頓民族之誇大性所迷，以爲自由非人類所共享，惟文明之人爲能享之，政治之自由，惟有政治能力之民族爲能享之；而世界上最有政治能力之民族，厥爲條頓民族；故條頓民族應採殖民政策，對於未開化之民族，固可以草薙禽獮，剷除滅絕，而無傷於公理，無害於人權；即已開化之民族，其政治能力較薄弱者，則條頓民族亦可以干涉其內政而告無罪云。(註十六) 凡此者，皆德人思想之流弊也，以保渚氏品學之偉大，猶不能免，抑亦可慨矣。雖然，韋氏非其倫也。韋羅貝博士者，政治自由之護神，而世界公理旗下之健將也。彼以爲驅英美加入世界大戰者，德人之政治哲學，爲最大之原因。(註十七) 蓋德人政治哲學，以國家爲不可思議，國家之權能爲天之所授，不能加以制裁；而其目的與利益，與人民者不同，兩者發生衝突時，則先國家而後人民。是故「強權戰勝公理，國家之權威，高於政治自由，而人民之個性，遂爲有組織的效率(Organized Efficiency)所犧牲。究其結果，則國家之行動，逸出道德之藩籬，而人民之心理，日趨敗壞，偶因物質上之成功，而輕侮其他異己之文化」。(註十八) 德人之政治哲學既如

此，則其勢必趨於帝國主義 *Welt politik* 之途，既趨於帝國主義之途，則其勢又不能不與他國發生衝突。故一九一四年之戰爭，乃全世界文明國家為解決生存問題所不能免之舉動也。嗚呼，韋氏此論，豈僅為德人而發哉？其言外之旨，蓋已不言而喻矣。（待續）

（註一）W. W. Willoughby: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Vol. I, p. 7.

（註二）同上 Vol. I, Page 47.

（註三）Giddings: *Principle of Sociology*, P. 27; *Province of Sociology*, Page 66.

（註四）Munroe Smith: *The Domain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I, Page I.

（註五）*Proceedings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04, vol. I, P. 10.

（註六）W. W. Willoughby: *Political Science as a University Study*, *Sewanee Review* July, 1906.

（註七）古德諾博士亦嘗討論此問題，以為民法所根據者為社會的狀況，而非政治的狀況，故不宜在政治學範圍以內，結論與韋氏同。

（註八）同註六

（註九）W. W. Willoughby: *The Political Theories of Prof. John W. Burgess* *Yale Review*

May, 1906.

(註十)同上。

(註十一) W. W. Willoughby: *The Juristic Conception of the Stat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y, 1918, P. 193.

(註十二) 韋氏現將此書增修至四大部，不日出版。

(註十三)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Page 164.

(註十四)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X, No I, P. 181; (February; 1925).

(註十五) W. W. Willoughby: *Social Justice*. Preface viii.

(註十六) J. W. 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vol. I, P. 44, 175.

(註十七) W. W. Willoughby: *The Prussian Theory of the 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pril 1918.

(註十八) W. W. Willoughby: *The Pruss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page 199.

欲瞭然於今日之

國際形勢

請讀下列各書

中俄關係述略

一册 五角

陳登元著 本書共分七章(一)引言(二)俄羅斯所受於近東問題之痛苦(三)俄羅斯與遠東(四)遠東之破綻(五)俄羅斯侵略中國之大成功(六)俄國政變時之中俄(七)蘇俄與中國之關係舉凡俄國侵略之野心中國外交之失敗皆詳言之卷端附中俄大事表更足按圖索驥窺知六百八十九年來之大勢

中國外交史(政法叢書)

一册 一元八角

曾友聲編 本書共分三卷(一)中國與歐美各國之關係(二)中日交涉史(三)中國與列強編首冠以中外國際大事年表極便參考書中載有公文條約甚多與中國外交史上有重要關係

中國外交史研究(英文本)

一册 三元

夏晉麟編 本書對於外人在中國境內之領事裁判權租借地勢力圍門戶開放主義軍警關稅諸問題均有詳細之論述全書用英文寫述滿麗動人當此外交緊迫之際凡我能解讀英文之國人亟宜人手一編

國際聯盟概況

一册 二元

鄭毓秀編譯 本書就國際聯盟會中近年之成績摘要編譯以爲國人研究國際問題者之參考全書七編內國際法庭一編爲該法庭法官王亮時博士親自撰述尤見翔確編首附精圖十餘幅

世界大戰全史

一册 二元

張乃燕著 當世界大戰時著者適遊學歐洲得實地調查戰事真相并彙集各方書報幾更寒暑編成巨帙統計全書凡七百餘面地圖畫二百餘幅尤足爲詳密精確之作

國際關係論……………九角

國際聯盟及其趨勢……………二元六角

近時國際政治小史……………二元

華會見聞錄……………一元

華盛頓會議……………一元

中外訂約失權論……………二元

對華門戶開放主義……………二元

國際公法要略……………四角五分

平時國際公法……………一元

戰時國際公法……………六角

中國國際法論……………九角

中國國際條約義務論……………一元五角

增訂國際條約大全……………三元

商務印書館 出版

蒙古的主權問題：由法學家

的眼光觀察

于 纓

這篇文章是用法學家的眼光，由學理上討論蒙古的主權問題。至於蒙古究竟應屬何國，或是應否獨立，均不在本文範圍以內，故未論及，祈讀者原諒。再者，這篇文章的原稿，原係英文。因應留美學生季報編輯的命，只好將他譯成中文。但全文太長，為時間篇幅所限，只得擇譯，長不及原稿五分之一，只求其能代表原稿大意而已。

一

在成吉思汗與忽必烈時曾經稱霸一時的蒙古，到現在幾乎無聲無臭！但是牠的廣大的幅員，牠的豐富的物產，牠的重要的位置——為東亞與歐洲陸路交通的大道——終使牠仍不失為地球上的一塊重地。我們只要看，民國以來，日本與俄國在內外蒙的野心，在內外蒙的政策，在內外蒙的經營，就可以知道蒙古決不是一塊毫無用處的地方。我們只要看，中國十七年來關於蒙古的措施，十七年來與日俄所訂的關於蒙古的條約，就可以知道，蒙古的主權問題，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值得討論的。

這篇文章的出發點，是用法學家的眼光，所以下面的評判，下面的結論，都是由法學家的學理推演出來的。推演或有未當，學理上的邏輯或有不合，作者自當負責。然若蒙古的主權問題，是否應當用法學家的眼光觀察，法學家的眼光是否最適合於這個問題，這都是題外的問題。本文爲篇幅所限，無法兼及。

作者將在下面，先討論關於本題有關的事實，次討論法學家對於國家，主權等問題的基本觀念，最終然後根據這種事實與基本觀念，爲本題作一答案。

二

蒙古的內附是在十七世紀的中葉，這是我們都知道的。在愛新覺羅氏未入關前，內蒙已經與滿洲常有攻守同盟的條約。清室入關以後，內蒙遂完全隸屬於中國。間有不從者，亦爲當時之武力所征服。外蒙在一六八九年，爲鄰國所攻，不得已，求援於清。一六九一年，康熙帝召集外蒙王公會議，遂定降清之策。

蒙古的面積，爲一百四十萬方英里有奇。人口，爲二百六十餘萬。外蒙的人口，約有七百餘萬；有五百萬蒙古人，有二百萬中國人，有五萬俄國人。內蒙的土地，多較肥沃。外蒙則多山，多草，宜於畜牧。蒙古的人從事畜牧的多，故此，可耕的田地，多半爲中國人所佔有。在地理上，與行政上，蒙古均是分爲二區——內蒙古與外蒙古。前清

的時候，有理藩院，專管內外蒙，西藏，青海等地。在行政上，內蒙古與各行省，幾無分別。北京政府有權召集內蒙王公會議，有權定會議中討論的題目，有權派華人赴會，以便報告中央政府會中的一切進行。內蒙古的一大部份土地，現均已改隸於直隸同奉天省政府之下。在這種地方，省政府所派的官員，就是內蒙的王公，也得服從。

清室管轄外蒙的方法，則沒有如此嚴法。在烏里雅蘇台，在庫倫，在科布多等地，都有中央所派的官吏。但事實上，他們只代表中央，盡監督的責任，而於地方行政，很少聞問。稅收與司法的制度，與內地均略有不同，就是在內蒙，稅收與司法也是如此的。

在過去的二百五十年中，內外蒙是中國的領土，是無問題的。就是鄰近的強俄，在早年的條約中，也明白承認，向未否認過。一八六九年中俄陸路通商條約，一八八一年聖彼得堡條約等，均直接或間接承認蒙古是中國的領土。蒙古的本身，更無問題，向來均承認是中國的領土，受北京政府的統轄。直到俄國立意經營遠東，中國國內革命，無暇兼顧的時候，蒙古方始爭牠的獨立權。

一九一〇年，日俄秘密會議的結果，俄國承認日本在內蒙的特別權利，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的特別權利。一九一一年春天，俄國乃開始脅迫中國劃清西伯利亞的邊界，要求在外蒙駐領事護衛軍，并借款與蒙古的王公。是年的夏季，中國決定將蒙古的一部份改爲行省。於是決定殖民政策，并在庫倫（外蒙的首都）駐防。蒙古人很怕這種政策，加以俄

人的煽惑。是以庫倫遂成爲陰謀反對華人的中心點。是年七月，蒙古王公陰派使臣到俄羅斯，請求對於蒙人自主與獨立的計畫，與以贊助。是年的秋天，適逢革命軍起，清庭忙於應付，無暇顧及外蒙，外蒙王公遂於清宣統三年十月會議（十一月至十二月），決定獨立。十二月一日，駐庫大臣三多被逐。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自稱大皇帝；內閣正式成立，號稱大蒙古國。獨立的宣言中有句云：『蒙古自古卽爲獨立的國家。因此，我們決定此後自主……』蒙古獨立的理由是：蒙古向來只承認清庭，臣服清庭，并未臣服中國。革命後，清庭既屋，蒙古自無再臣服於中國政府的必要，蒙古自有宣布獨立的全權。

我們若看中國政府的態度，則決非如此。民國正式成立以後，中央政府卽宣布五族共和的大旨，聲明蒙古人係五族之一，與漢，滿，回，藏四大族，合成中華民國。此種心理，在當時所定的五色國旗中，卽可以看出。民國元二年中央政府的命令與文件，在在均足以證明當時中國的態度。

一九一二年上季，庫倫政府漸伸張其勢力於外蒙全部。但阿爾泰（外蒙之一部），及內蒙，仍願臣屬於中國。外蒙獨立以後，庫倫政府卽要求俄國政府承認其獨立，并幫助牠征服內蒙，但俄國均與以拒絕。不過在是年俄蒙協約中，俄國卻承認蒙古的自主，并允與以援助。但在中俄的往來文件中，俄國卻又只用外蒙——而非蒙古——字樣。

一九一三年正月，蒙古又與西藏訂約。在這個協約中，西藏承認蒙古爲獨立的國家。

但是除俄羅斯與西藏外，蒙古的獨立，是沒有其他的國家承認的。中國自始即聲明蒙古是中國的領土，無權和外國訂約。一切蒙古與外人私訂的條約，概不承認。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中俄北京條約成立。俄國承認外蒙是中國的領土，并承認中國對於外蒙有宗主權。同時中國承認蒙古的自主（非獨立），允許關於商業，實業的問題，中國概不干涉，允許不駐兵外蒙，允許不用殖民政策。但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仍得駐庫倫。凡與外蒙政治，領土有關的問題，中國均須與俄國會商，外蒙亦得派代表列席。一九一五年六月，中俄蒙恰克圖條約成立。外蒙承認一九一三年的中俄北京條約。外蒙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中俄承認外蒙的自主，但外蒙係中國的領土。中俄承認外蒙有自治全權，關於商業，實業問題，得與外國自訂條約，內政處理一切，中俄概不干涉。但於政治與領土有關的問題，外蒙不得與外國私訂條約。條約內並聲明，外蒙執政的稱號，係中國政府所給與。中國駐庫倫與其他外蒙各地的代表，有監督權，以免外蒙的政府或官吏有損害中國宗主權，或中國人民在外蒙的利益的行爲。

但是在事實上，自一九一五年後，中國駐外蒙的官吏，幾與領事無異。這種情形，並不長久。因爲一九一七年，俄國內部發生革命。中國遂乘此機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違背一九一五年中俄蒙恰克圖條約第七條，增兵外蒙。是年十月，派徐樹錚親赴庫倫。十一月，外蒙爲兵威所懾，自請取消自主，并聲明一九一五年恰克圖條約無效。中蒙關

係，於是又復舊觀。

蒙古的主權問題由法學家的眼光觀察

五十四

一九二一年二月庫倫爲白俄所攻破，設立蒙古獨立政府，仍以哲布尊爲帝，其勢力幾及於外蒙古全部。六月，赤俄攻破庫倫，設赤蒙政府，名爲獨立，而實權實操在俄人手中。十一月，俄蒙協約成，赤俄承認赤蒙政府爲蒙古的唯一政府。自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一九二四年三月，中國始終沒有承認蒙古的獨立，屢次宣布俄蒙私訂的一切條約無效。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協定成立。此約第五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爲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份，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蘇聯政府聲明：一俟有關撤退蘇聯政府駐外蒙軍隊之問題，即撤兵期限，……在本協定第二條所定會議中商定，即將蘇聯政府一切軍隊由外蒙盡數撤退』。同日聲明書中云：『大中華民國政府，與大蘇維亞社會聯邦共和國政府，共同聲明：關於大綱協定第四條，兩方了解，中國政府對於俄國自帝俄政府以來，凡與第三者所訂定之一切條約協定等等，其有妨礙中國主權及利益者，無論將來或現在，均不承認爲有效。再此項聲明，與大綱協定內之聲明條款，有同等效力』。一九二五年三月，赤俄正式通告中國政府，赤俄駐庫軍隊業已撤退。

但是在事實上，外蒙仍然完全是在赤俄勢力範圍以內。庫倫政府只有其名，而無其實；完全靠赤俄爲後盾。總算赤俄駐軍已經撤退，而赤俄的領事護衛軍，與兵隊教練官，已足以操縱一切。加以赤俄的邊防軍，離庫倫不過二百英里，一旦有事，幾於可以早發而

夕至。

內蒙的情形，比較的簡單的多了。在前清的時候，統治上，本來就與各行省設有多大的差別。民國成立時，內蒙亦未宣布獨立。

一九一〇年，日俄密約，俄國承認日本在內蒙有特別的利益。一九一二年，日俄第二次密約，又重申前議。民國成立以後，中國政府曾屢次給與日人在內蒙的特殊利益，包括礦產，鐵路等種種的權利，但是中國的主權，卻向未搖動過。就是一九一五年，中國承受二十一條後所訂的條約，也只說，中國將自動的在內蒙各種開闢商埠。一九一七年，中國外交部答覆日本公使的回文說：在中國境內（指內蒙）設立外國警察，是有害於中國主權的。在一九二〇年，六國銀行團協定未簽字以前，日人曾提議，內蒙與南滿除外。但是各國均一致的說，內蒙與南滿是中國重要的領土，不能除外。不惟如此，他們不僅說內蒙，他們每次全用蒙古字樣，可見他們承認蒙古是中國的領土，中國有主權。

在歷次國際會議中，中國的疆域問題，從來沒有提到。在華盛頓會議中，有人提到這個問題，中國代表顧維鈞的答語是：中國的疆域，應照中國的憲法所說的解釋。臨時約法，明說，內外蒙係中國領土之一部。一九一四年袁氏專政時修改之約法規定為：『中華

民國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一九二三年曹氏時代所宣布之憲法說，
中華民國的領土，即為舊日隸屬於民國的領土。

三

我們既已得知事實的梗概，現在讓我們略略的討論一點法學家對於政邦與主權等等的根本觀念。然後本題的答案，自易解決。

依法學家的眼光，政邦（State）是本邦全部法律的源泉。牠不是法律所創造的；牠並不受法律的限制。牠是高於法律的，雖然平時牠的意志，多由法律表現，牠的行爲，多由法律執行。由法學的理論講，牠是一個整個的政羣（Political entity），牠是一個整個的法羣（Juristic entity），故此，牠不是一個政府，也不是爲一個政邦所統轄的全部的人民。這層區別，在法學的理論上，是很重要的。我們要解決本題，這層是應當先弄明瞭的。根據這種理論，主權是（Sovereignty）一個政邦的最高的意志，牠由命令表現，那個命令是有法律的權威的——那就是說，法庭是要執行的。故此，主權二字，不是一個具體的名詞；牠在法律上，有無上的權威，但牠卻不一定代表實權。牠是單一的；牠不受法律的制裁。一個主權，不能創造另一個主權，因爲被創造者決不能與創造者平等，處同等的地位，更不用說比創造者高了。主權不能挪移，因爲主權是由各政邦本身發出來的，不是他人可以授

與的。一國政體變更的時候，並不是政邦的變換，也不是主權的更改，只是一個政府的組織變動而已，在政府背後的政邦，與前固無絲毫的差異。

簡單的說，各政邦的主權，總是由本身發生出來的，不是外人可以給與的。是外人給與的，決不是主權，而收受這種主權的團體，也決不能稱為政邦。反之，各政邦，各主權的消滅，卻總是外力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得着以下的結論，主權的存在與否，嚴格的說，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是一個事實的問題。這個事實，就是，在討論下的一個政治組織，是否可以認為有在法律上的全權，去定牠的合法的權柄。『可以認為』四字用在這個地方，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們在討論主權的時候，認清牠在法律上的嚴格的意義，而不參加實權問題，不參加倫理問題，不參加政治實際情形的問題，則一個政治的組織是否為主權的合法的代價，當依觀察點下判斷了。故此，同一政府，一部份的人民，可以視為非法，而另一部份的人民，可以視為合法。

總之，一個政羣中的主權存在與否，完全看牠是否有全權定牠的合法的權力。假若不為牠的合法的意志所容納時，牠在法律上可以不受其他的政羣的合法的意志所支配，那就是一個有主權的政邦。反之，那個政羣，就不是政邦，也沒有主權。但是，為牠的合法的意志所容納時，牠可以用憲法限制牠的政府的權力，可以用條約限制牠本身的權力。這種辦法，對於他的主權，并無損害，因為牠無論何時，可以行使牠的主權，取消這種限制，

而同時并未作犯法的行爲。因爲主權是高於憲法的，是憲法的創造者；至於條約，嚴格的講，只有道德的制裁，而無法律的制裁，違背條約，決無普通私人犯法的意義。

四

上面所說的，只是法學家對於政邦及主權的基本觀念的極簡單的敘述，然而根據這種理論，已足以給本題一個明確的答案了。

根據第二章內所述的事實，則自十七世紀中葉，直至一九一一年蒙古宣言獨立的時候，蒙古的主權，是毫無疑意的，在中國。外蒙雖係於一六九一年自動的歸附，而依法學者的眼光，在學理上講，只能說是中國將牠的主權擴充及外蒙，而不能說，外蒙將牠的主權，交給中國。因爲我們在上文中已經知道主權是不能挪移的。內蒙中自願歸附的，自然也應當與以同樣的解釋。其爲前清所征服的，此種解釋，更爲合宜。

至於在前清時，行政方面，與內部不同，這只是政治上的權宜問題，因爲蒙古的經濟社會等等情形不同，所以政治上的管理方法，也不得不略加更異，決不能因此否認中國在蒙古的主權。各國的承認，只足以證明蒙古主權在中國這件事實，而這件事實的存在與否，卻決與各國的承認，無絲毫的關係。

自一九一一年蒙古宣布獨立後，蒙古的主權問題，就比較的複雜了。蒙古一九一一年
的獨立宣言說，蒙古自古即為獨立的國家，這句話自然是與事實不符——至少，是與最近二
百五十年的事實不符。又說，此後，我們決定自主。牠的理由是：蒙古向來只承認清
庭，臣服清庭，并未臣服中國。清庭既屋，蒙古自無再臣服於中國政府的必要，蒙古自有
宣布獨立的全權。假若我們設有忘記上文中所說的，由法學的理论上講，一個政邦是一個
整個的政羣，一個整個的法羣，牠不是一個政府，也不是一個政邦所統轄的全部的人民，那
我們就知道蒙古的理由是錯誤的。因為清室入關以後，由法學者的眼光看，則滿洲與明末
的中國，已合成一個政羣，一個政邦，而前清政府即為代表這個政邦的合法的機關。辛亥
革命後，在學理上講，這個政邦并未更動，只是代表這個政邦的政府變動而已。蒙古歸附
後，即為這個政邦的一部。政府雖經變動，政體雖經改革，而蒙古之仍為這個政邦的一
部，卻無絲毫疑義。民國成立後，代表這個政邦的合法機關——北京政府——即聲明蒙古
係五族之一，與漢，滿，回，藏，合成中華民國。

蒙古獨立的理由，在學理上雖無根據，而在事實上，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三多被逐
後，至一九一五年六月，庫倫政府在事實上，奄有外蒙，北京政府的權力，不能達到。在
這四年中，由中國人民方面看，外蒙仍是中國的一部，主權仍在中國，北京政府仍係統治外
蒙的合法政府。而自外蒙的人民看，則外蒙業已獨立，庫倫政府即為合法的政府，外蒙的

主權，自不屬於中國。至於究竟那一方的見解對，完全要看蒙古獨立能否成功。外國的承認與否，只能表現他們的態度，決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一九一五年六月，恰克圖條約成立，蒙古自願取消獨立，承認中國的主權。由中國方面看，則外蒙本為中國的土地，主權本在中國。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五年，這四年中，外蒙是在叛亂的時期中，中國的主權，仍然存在，固不因恰克圖條約有所損益。至於恰克圖條約中的一切限制，依法學者的眼光看，只能算中國自願受此限制，但無論何時，中國均可行使其主權，而取消此種限制。此種行動，在國際道德上，容有未當，但嚴格的在法律上講，并無絲毫的錯誤。固然，在事實上，自一九一五年後，中國駐外蒙的官吏，幾與領事無異。然而，這並不足以證明中國在外蒙的主權的喪失，因為中國政府，如願實行監督時，外蒙如果違抗，仍為違法的行為。因為上文中，我們已經講過，一個有主權的政邦，在不為牠的合法的意志所容納時，牠在法律上，可以不受其他政邦的合法的意志所支配。但是外蒙不能，我們自然不能認牠為一個有主權的政邦。

一九一九年，中國違背恰克圖條約，增兵外蒙，在國際道德上，中國的過失，無可諱言，但嚴格的在法理上講，中國自有主權，并無違法的行為。

一九二一年二月後，庫倫相繼為白俄，赤俄所破，外蒙復宣布獨立。自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一九二四年中俄北京協定成立，蒙古的情形，與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五年六

月無異。那就是說，從中國方面講，外蒙是在叛亂的時期中，而主權卻仍在中國。從外蒙方面講，則庫倫政府爲外蒙的合法的政府，主權自不屬於中國。這三年中，實權雖操在俄人手中，然而這卻不能證明外蒙的主權在俄國，因爲在法理上講，只能算蒙人的自願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俄協定成立，蘇俄承認外蒙爲中國之一部，主權屬於中國。在事實上，與條約前的情形，固無差別。中國自然仍以外蒙爲中國的領土，主權屬於中國。而蒙人則未必如此想法。將來誰是誰非，自然要看外蒙的獨立是否成功。如果蘇俄果真尊重中國的主權，不爲外蒙後盾，則外蒙或終將歸附中國，而主權問題，亦隨之解決矣。

內蒙的主權是在中國，毫無疑義。日本在內蒙雖有種種的特權，但均爲中國所給與。事實上，固爲日人強迫的結果，而在法理上，卻仍是中國給與的。外蒙屢次獨立宣言中，均包括全蒙，但實際上，內蒙向未脫離中國的統治。

至於各國對蒙古主權問題的態度，只足以爲一種證明，而蒙古的主權究竟誰屬，固不因此爲定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育雜誌

第二十卷一號要目

- 教育新論 周谷城
- 中學校分科問題的商榷 姜琦
- 鄉村學校的社會中心運動 胡家健
- 與小學校教師談教育測驗的用途 杜佐周
- 兒童的音樂教育與藝術的陶冶 豐子愷
- 威爾士之世界教育論 張銘鼎
- 日本教育之最近概況 李洪康
- 太倉全縣測驗報告 葛承訓
- 新聞紙在中國歷史科中之地位 于化龍
- 改革考試制度之我見 李華民
- 中等動物學教科書之新趨勢 陳兼善
- 倪煥之 葉紹鈞
- 樂園(水彩畫)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册一角
半年六角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

郵費二分
郵費在內

教(一)

學生雜誌

第十四卷十二號要目

- 明年的預算 種因
- 忠告求學青年的一段話 王歷農
- 科學的探問與解釋 皆平
- 人類眼睛的進化觀 邵子風
- 再談生物學上的生死問題 王歷農
- 遺傳與個性 吳振茲
- 環境的影響 王歷農
- 學習與習慣 湯荷驥
- 科學研究與工業的關係 種因
- 說文解字研究法(續) 胡夢佛
- 蓋氏傳略 吳君熙
- 中華貨幣的沿革 宏
- 日本學生的體育生活 趙春第
- 青年們對於學校生活必需的信條 龔寶善
- 想和諸位同學說幾句話 朱秉國
- 讀「到民間去」 米星如
- 花露水(續) 平
- 在滌的一週 蔡大舜等
- 青年文藝(十四篇)
- 答問
- 學生世界語欄(四則) 憲民等

定價
每月一册一角
半年六角五分
全年一元二角

郵費二分
郵費在內

學(十二)

婦女雜誌

第十三卷十二號要目

- 中國職業婦女的現狀與救濟 友新
- 外人眼光中之中國婦女 明養
- 革新運動 諸君等
- 關於廢娼事件的討論 何君超
- 瑞典婦女的運動 望透等
- 豐年多嫁娶(徵文當) 少英
- 新俄婚制的一斑 李劍農
- 嬰兒不宜給哺母乳的時期 李劍農
- 鑑定乳母的簡易法 李劍農
- 漁獵民族之葬禮 李寓一
- 勸姊妹們學習寫字 夢萍
- 貓的飼養法 王程清
- 讀「攝影術上的新意匠」後 董嶽
- 好潔的鄰婦 何明仁
- 馬丁先生的畫室 學昭
- 劫後旅行記 錦江
- 冬日的農婦(徵文當) 素芬等
- 婦人的勝利 徐鶴林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月出一册二角
半年二元三角券
全年二元四角

郵費二分
郵費在內

婦(十二)

少年雜誌

十七卷十二號要目

- 皆大歡喜 大均
- 虹之金 王新清
- 鸚鵡的惡作劇 王程清
- 蛇吞相 王程清
- 黃金笛 王程清
- 金髮少年 王程清
- 老人莊 符業祺
- 天眼通 小園
- 電話 戚幼博
- 無線電收音機製作法 潘龍光
- 少年做事的要件 王沐清
- 少年求學應有的精神 羅琴
- 三件難事 戚維翰
- 華縣無謂的忌諱 劉中寬
- 兩樣世界 徐愛波
- 一句說話 方炳鈺
- 遷居 F
- 高升 汪祖貴
- 答問

此外目繁不及備載

定價
月出一册八分
半年五角五分
全年九角六分

郵費一分
郵費在內

少(十二)

留美外史

汗川

鬼火

自序

這是我所作的海外叢書的一種，完全描寫留美學生的。不配稱爲小說，不過是些片斷的人物的寫真而已。

之所以取名爲鬼火，也許用得着一點解釋。鬼火是只有光，沒有熱氣的。我的意思：凡是留學生，究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說他們無光麼？實在不能。光是有的，卻是些慘冷的憐光，沒半點熱氣。現在的中國用得着各種的光，然而沒有熱氣的光確實是用不着的。近幾年來軍閥橫行，那一個軍閥底下沒有留學生！

讀者，倘若你是個有血氣，富於理想及熱誠的青年，看了這些作品，或者不免失望的叫出一聲：『原來所謂留美學生全不過爾爾麼？』本來不過爾爾，你以爲怎樣？『那我們祖國的希望究竟在那裏呢？』我也是個爾爾的留學生，我實在不知道。你且問問你自己罷！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士坦佛大學。

坐戲園的小京官

很少會錯：只要你晚飯後在我們中國學生會門前等着，你就可以看見于游一手挽着厚泥的冬大衣——時令是季春了——一身整齊的洋服，官派的步武，走上電車站去。你問了：他幹麼？初到會所的時候，那是到拍來鎮上看電影。橫直每月有八十元的官費，是他說的，吃飯，穿衣服，住房子，一起不過化四十來塊，剩下的不化掉，留着墊棺材板不成！家裏有的是錢。

下了電車，走到影戲園門口，眼看着牆上的廣告，給售票的女子遞過四角錢去，拿了票就走。不久這動作便成了習慣。有一晚，身邊沒有零錢，遞過一張五元的錢票去，不等女子找錢，也是拿了票就走，喊他也沒有聽見。女子很誠實，第二天如數找還他。一雙眼仍舊望着牆上，他接過錢來，連謝謝也不會說一聲。

拍來鎮上只有兩家影戲園。影片要三天纔換一次。真正苦了他，同樣的影片，一連看兩次，三次的時候也有。後來知道，在美國勿論什麼小鎮都是有電影園的，拍來附近也有許多小鎮，便坐了火車到各鎮去看。漸漸發展開去，不到一個月便發展到了大埠。在大埠他發現了有幾家中國的舊戲園。在北京時，那一晚不聽舊戲！這真是一個大發現了。便是拿自己來比科崙布士也不爲過。從此電影不看了，全不過是些影子而已，吃了晚飯，便一直坐車到大埠。

走進陶樂園，木樁上一坐，只須鑼鼓一響，胡琴一拉，宛然是回到了新明，廣德樓，或者城南遊藝園聽戲了。一件事不如他的意：園裏既不泡茶，又不打手帕，煙氣太稀薄，便是叫好的聲音也不響亮；而他最反對的，唱的戲不是京調，乃是廣東腔。這實在令他難堪！不懂粵語的人聽廣東戲，豈不是對牛彈琴？然而人究竟不是牛，聽過幾次，他聽明了。買了幾卷粵語的戲考，暇時就請廣東人指教。人本來很靈，不到一月，戲居然可以聽得懂了。你要和他談起，他便說，京調和廣東腔各有各的好處。好處在那裏？他便眉飛色舞的給你講了：『譬如陶樂園的月桂芳便是一個色藝兼全，不可多得的女伶。她扮起來，雖然不及梅蘭芳美，然而究竟是個女的，步舞來得自然，唱工也來得自然。據我看，與其化一塊多錢聽梅蘭芳，到不如坐包廂聽她了』。

只要有月桂芳的戲，包廂他確實是常坐的，而且往往也擺出一點老爺的架子！很晚了，大約十點左右，正是她出台時，纔左顧右盼的入座。眼光裏顯然說，你們瞧，老爺們纔是真聽戲。直待她的戲完了，他高聲叫一句好，便挽了外套，慢慢的走出戲園。耳裏還響着她的唱工，眼裏還閃着她的步舞。戲園附近有的是中國館子，便走進及時樓，要一盃雞湯煮的餛飩，外加一碟油炸的紅青椒，愈辣愈好。吃得一身熱，大約早一點了，然後回會所。如果午前沒有課，便一直睡到午后起來。

有一次不只是午后，整整睡到了第二天早，連當晚月桂芳的戲都沒有聽。會所的幹事

奇怪了。打門，門是鎖的，推開窗戶進去，纔知道他病了。而且因此發現了另外一件事：除聽戲外，于游還愛看裸體的美人。走進他的房，是老劉說的：『我的媽，簡直走進了春宮』！粉壁的牆上釘滿了大大小小的，電影明星的照片，沒有一個規規矩矩的穿着衣服。有的露着一對大乳；有的，一個肥臀；有的，兩條肥白的大腿；有的，帶毛的小腹；姿勢也全不一致：躺在椅裏的，浮在水上的，圍着薄紗回過頭來看的，描寫不盡。最肉麻的是一張貼在他枕頭邊的。這是一個完全裸體的美女，豐滿的一身肉，直挺挺的仰睡在牀上；眼是半開的，左手按着乳頭，右手正摩着兩股間的那一處。看了這一切，你或者猜想：他是一個賞鑑體美的人，生性有美術家的要求。然而你要打開他的書櫃一看，這猜想也就登時推翻了。什麼九尾龜，肉蒲團，真本金瓶梅，黑幕大觀等堆了一書櫃。

那一天幹事暫且把這些裸體的美人收起了，請了醫生來診他的病。醫生說：『病情並不重，不過本人身體虛弱，病好了，要善自保養，不可過於勞苦』。病是在幾天內好了，于游仍舊是每晚進城，每早回來；有時也陪着那枕邊的裸體美人同看真本的金瓶梅。他自己的解釋：聽戲，看小說是消遣，散心的，並不是什麼勞苦的事。

就這樣半年過了，他起首覺得身體有些異兆。本來體重有九十五磅的，現在不過八十。瘦黃的臉上泛出一股可怕的青色，兩頰凹得只剩一層皮，喉嚨裏不幾分鐘便要喀喀幾次，上課時制不住的打盹。人都是怕死的，于游親自去找了醫生。查驗過後，說是已經

有了肺病，非住療養院不可。無法，生命要緊。大埠附近有一個著名的北茫療養院，預備住罷！

療養院裏是不能看裸體畫的。這在收拾衣物時，心中着實爲難。幾年來時時刻刻相聚的美人們，難道要暫時分別！看來看去，旁的都捨得，惟有常陪枕畔的那一位捨不得。管它，便藏在褲腰下了。進院時，門房指着皮箱裏的肉蒲團問他：『這是什麼書？』『李太白的詩集』。『啊，中國詩麼，那很好』。一切便讓他帶進臥房了。頭一天年青的看護婦替他整理房時，很好奇的拿起一本九尾龜翻了幾頁，脫口說：『你們中國人想必很愛美，這些字到很好看似的』。望着她的白圍裙，嘴角扯出一灣病笑，他答道：『可不是！』

一個月過了，院裏的生活，于游漸漸有些熬不下去。療養院不是陶樂園，沒有月桂芳的唱工及步舞；也不是及時樓，沒有雞湯煮的餛飩及油炸的紅青椒。怎麼辦哩？有了問題，便也有了解決的法子。有的是錢，託朋友買了一架留聲機，許多京調，粵腔的唱片。送進院時，醫生帶笑的允許了。音樂是陶養性情的，那能不允許！醫生是允許了，不到一個星期，左右病房的人可反對了。他們在醫生面前抱怨說：『這個小小的支那人太吵鬧。說他人小，有肺病，嗓子卻特別大。而且有魔術一般：一方面嚷，一方面還彈出許多野蠻的樂聲』。病人的平安要緊，從此連留聲機院裏也不讓他開了。他氣極了，往往對着牆用北京話罵隔壁的病人道：『你們這些洋鬼子，等着罷！日後我們中國強了，把你們殺盡』。

奇怪了。打門，門是鎖的，推開窗戶進去，纔知道他病了。而且因此發現了另外一件事：除聽戲外，于游還愛看裸體的美人。走進他的房，是老劉說的：『我的媽，簡直走進了春宮』！粉聖的牆上釘滿了大大小小的，電影明星的照片，沒有一個規規矩矩的穿着衣服。有的露着一對大乳；有的，一個肥臀；有的，兩條肥白的大腿；有的，帶毛的小腹；姿勢也全不一致：躺在椅裏的，浮在水上的，圍着薄紗回過頭來看的，描寫不盡。最肉麻的是一張貼在他枕頭邊的。這是一個完全裸體的美女，豐滿的一身肉，直挺挺的仰睡在牀上；眼是半開的，左手按着乳頭，右手正摩着兩股間的那一處。看了這一切，你或者猜想：他是一個賞鑑體美的人，生性有美術家的要求。然而你要打開他的書櫃一看，這猜想也就登時推翻了。什麼九尾龜，肉蒲團，真本金瓶梅，黑幕大觀等堆了一書櫃。

那一天幹事暫且把這些裸體的美人收起了，請了醫生來診他的病。醫生說：『病情並不重，不過本人身體虛弱，病好了，要善自保養，不可過於勞苦』。病是在幾天內好了，于游仍舊是每晚進城，每早回來；有時也陪着那枕邊的裸體美人同看真本的金瓶梅。他自己的解釋：聽戲，看小說是消遣，散心的，並不是什麼勞苦的事。

就這樣半年過了，他起首覺得身體有些異兆。本來體重有九十五磅的，現在不過八十。瘦黃的臉上泛出一股可怕的青色，兩頰凹得只剩一層皮，喉嚨裏不幾分鐘便要喀喀幾次，上課時制不住的打盹。人都是怕死的，于游親自去找了醫生。查驗過後，說是已經

有了肺病，非住療養院不可。無法，生命要緊。大埠附近有一個著名的北茫療養院，預備住罷！

療養院裏是不能看裸體畫的。這一天收拾衣物時，心中着實爲難。幾年來時時刻刻相聚的美人們，難道要暫時分別！看來看去，旁的都捨得，惟有常陪枕畔的那一位捨不得。管它，便藏在褲腰下了。進院時，門房指着皮箱裏的肉蒲團問他：『這是什麼書？』『李太白的詩集』。『啊，中國詩麼，那很好』。一切便讓他帶進臥房了。頭一天年青的看護婦替他整理房時，很好奇的拿起一本九尾龜翻了幾頁，脫口說：『你們中國人想必很愛美，這些字到很好看似的』。望着她的白圍裙，嘴角扯出一灣病笑，他答道：『可不是！』一個月過了，院裏的生活，于游漸漸有些熬不下去。療養院不是陶樂園，沒有月桂芳的唱工及步舞；也不是及時樓，沒有雞湯煮的餛飩及油炸的紅青椒。怎麼辦哩？有了問題，便也有了解決的法子。有的是錢，託朋友買了一架留聲機，許多京調，粵腔的唱片。送進院時，醫生帶笑的允許了。音樂是陶養性情的，那能不允許！醫生是允許了，不到一個星期，左右病房的人可反對了。他們在醫生面前抱怨說：『這個小小的支那人太吵鬧。說他人小，有肺病，嗓子卻特別大。而且有魔術一般：一方面嚷，一方面還彈出許多野蠻的樂聲』。病人的平安要緊，從此連留聲機院裏也不讓他開了。他氣極了，往往對着牆用北京話罵隔壁的病人道：『你們這些洋鬼子，等着罷！日後我們中國強了，把你們殺盡』。

說到中國，這些時他確實是很想念的。有一天他問醫生：『我的病大約什麼時候可以好』？什麼時候？很難說。這不比普通的病，拖延到三年五載是沒有一定的。『那麼我要回國可以麼』？『只要你回去後能夠好好的保養也未始不可』。橫直是拖延，與其在美國拖延的受罪，不如回去，拖延的享點清福。家在北京，弄一個小京官作是容易的。至於病哩，京裏有的是醫院，醫院附近有的是戲園和酒館！當天他便決定了，第二天便搬出了院。

裸體的美人在中國是不多見的，又收買了許多。留聲機和唱片不好帶，臨走以前，送給了學生會所，幹事很感謝他，到大埠去送行，陪他到陶樂園聽戲，及時樓吃餛飩；惟有油炸的紅青椒太辣，他不曾奉陪。于游說：『我看你真是太美國化了。中國人不會吃辣椒』！他回國作中國人去了。

小白臉派的哲學

自從他到詩大以後，這裏的中國學生便送了他一個綽號，小白臉。當初他曾反對，每逢誰這樣叫他時，便帶氣的說：『喂，少開玩笑，聽了怪令人肉麻的』。說是令他肉麻，人們叫得更利害。不久便是他自己也認了。其實哩，小白臉這三個字並不够形容他。除一副小白臉外，他所私心自負的還有一雙伶俐的小眼，一張會說的小嘴。身體雖小，究竟有衣服蓋着，醜也不在外面。

天生一副小白臉也有它的代價。倘若一老，那就很難看了。這是他很明白的。每天早起褲子寧可不穿，先得要打扮這一副臉。怎麼打扮法，也不必我細說，你只須查他鏡臺上的裝飾品就夠了。什麼膏，粉，油，香水，胰子，治斑的，潤皺的，生髮的，增光的，你我不曾用過，實在叫不出名來。總之是大瓶小瓶的堆得像一所小藥店。衣服哩，小白臉也不能和你我一般穿法。桌上有的是巴黎，紐約著名衣店的樣本，書架上也有幾卷論穿衣服的冊子。據他的研究，個子生得矮小的人，衣服最要穿得排場。寬暢的上衣不可蓋過小腹，褲子的褶線一點不能灣。頭上切不可帶便帽，那就把人壓矮了。脚下縱不能穿高跟鞋，鞋底至少得有寸把厚。衣服的顏色最配是黑的，襯得皮色更白。至于領帶，以紅絲的爲最適宜。

他常說：『我們一切都得跟着時代走。穿衣服也是一樣』。美國的時代走得很快。兩年以來跟着，四季的衣服，他總治了十來套。每逢治一套新的，倘若你房裏有一面大的照衣鏡，你就算活倒了楣。他穿了這衣服，闖進你的房，一臉得意的微笑，便站在鏡前，睜大了眼看正面，斜着眼看側面，背着身，反過臉來看後面，伸長了手看袖口，張開了腿看褲腳，搖搖擺擺的前後走幾步看姿勢。一遍不夠，兩遍；兩遍不夠，而三遍，而四五遍。自己看夠了，他問你：『你看這套衣服怎麼樣？』老實說，有什麼毛病沒有？如果你說褲腳太大一點，他低下頭去，雙手扯開褲腳，瞧幾眼，微微搖搖頭說：『你不知道，現在時新

大。聽說英國牛津大學的學生穿的比這還要大一倍呢』。或者你又說：『腰身太緊一點』。他把細腰左右的扭幾扭，臉色不定的說：『真的麼？真的太緊！說正經話，緊不緊？真的太緊我就改去。現在也許時新緊一點』。後來你實在被他纏不過，只好恭維他道：『漂亮，果然漂亮。這樣的衣服穿上身，連人都漂亮幾十倍』。他樂了，望着鏡裏作最後的一瞥，然後走出你的房，去徵求旁人的意見。

人小心大，這句俗話是沒有說錯的。看他長不過五尺，重不到八十磅，總算夠小的了。小小的腦袋卻想解決宇宙的大問題。什麼不好研究，他卻要研究哲學。這些話我只好背着他談談。如果談得他聽着了，他的話可多了。『你們懂什麼？知道希臘哲學的始祖蘇格拉底麼？他就是個精矮子。不只是精矮子，而且生得怪頭怪腦；說是白種人，比我總要黑幾倍。再說十八世紀德國的大哲學家康德你們總聽見過罷？他怎麼樣？身體比五尺還低，胸是蹋的，右肩是禪的，全體也小得不堪。然而現在勿論談什麼哲學，誰能離得了他？人小，人小，有什麼關係？正是小人纔會解決大的問題』。就是這樣一番話，他這小人便塞住了你我的大嘴。如果你還要和他談下去，什麼柏格森，羅素，杜威，便從他的小嘴裏魚貫而出。你不得不驚訝的佩服。想不到這麼小小的一個人，居然吞下了這許多大哲學家。然而要是老萬在側，你或者更要驚訝了。他毫不客氣的罵道：『小白臉你又吹開這一套了』。然後對你說：『羅輯和我同班，不是教授看他

小，就讓他不及格了。『吹什麼』？

我曾觀察過，大凡小白臉都很聰明。我們這位也不是例外。說一句公道話，倘若他真幹在哲學上也未始不能有所成就。然而叫你我疑惑的，除哲學外，他的心事多哩！而最盤踞的莫如找女朋友了。青年的女郎大半不喜歡粗鹵，無禮貌的少年。他想，在我以前，自己先得熟悉一切社交的禮節。於是買了一卷最近出版的禮節書，細細的研究了一番。這一研究，問題反多了。

首先，他覺得單是一副小白臉還不十分可靠，於是買了幾卷書，叫怎樣打扮。從此頭髮不只加油，先要考究髮式；臉上不只傅粉，要傅得沒有痕迹；眉毛太淡，描上顏色；牙齒過黃，用某種特製的藥水洗。儘管一個月不洗一次澡，衣服卻不能沾一點灰塵，打一個小褶。其次，小嘴雖然會說，也得預備些現成的材料。對於年青的女子當然不好談柏格森，羅素，杜威！禮節書上說過，最流行的題目不外電影，球戲，音樂，歌劇，以及社會各種不名譽的新聞。電影雖然常看，明星的名字還記得不多，於是訂了一份電影界。每天看日報，特別注意棒球，足球，拳鬥，以及各種殺人，搶劫，離婚，私奔，奸淫的案件。至於音樂，歌劇，過去的不去管它，誰還和你談貝多芬，許白提，蕭班，法根路等！聽聽『夾肢』開開話匣子，閒空坐坐戲園，這就夠了。最後，跳舞不能不學，而且要學得特別好。關於這件，他很費了一番思慮。沒有別的：個子太小，縱然學好了，怕也難找適意

的舞伴。他素來的主張：不愛則已，要愛就得愛一個長身玉立的女子。然而長身玉立的女子，和她跳舞時怎麼辦？難道摟着她的屁股跳不成？即使她不反對，那未免太不雅觀了。再者，自己的嘴湊在她的乳上，那引誘也未免太大。研究哲學的人往往有一種特長：遇着想不通的地方，便轉一個灣兒。就因為不便跳舞，小白臉對於他的主張讓步了。他想，只要比他稍許高一點的女子，他也可以愛的。那麼就學開罷！於是化了二十幾塊錢在裴鎮請專家教。一個月之後，謝謝他的身體——這是輕便極了——雖然不能說跳得特別好——他的小屁股總好多事的扭擺——也就大致不差了。

好，一切資格都有了！是一個有禮貌的小白臉，善於應酬，會跳舞，而且還有一個說不出的，吸鐵石一般的人格——他自信。該去找了，於是收拾了行李轉學到三藩市。

這裏有的是中國女子，可以任他嚴格的挑選。朋友們知道他的意思，給他一順介紹了十幾個。看去個個都比他高，生得美的似乎沒有。然而心下也看中了一位。據他的觀察，人雖不美，卻十分的看得過去。於今的時代，有幾個留學生撈得着一個看得過去的女子！

這一位看得過去的女士——其實你我不看得過去，還是一個問題。讓我們客氣一點，姑且說看得過去罷——她姓楊，到也歡迎他的奉承。三藩市有多少像他這樣漂亮的青年！

說到用情，雖不比賈寶玉，也是党王所不及。紅樓夢自然仔細讀過。他覺得寶玉用情太柔。至於党王，聽說他用情太剛。兩者都不適於現代的潮流。他自己參考了愛的

哲學，怎樣愛，接吻的藝術等，於是得到了一種折中的辦法，這便是剛柔並用了。譬如：
 當楊女士難受，或者含淚待落時，也便慢慢的走攏去，輕輕的撫着她的肩膀，低低的說：
 『我請求你，告訴我什麼事傷了你的心？不是我開罪你罷？』如果她不答應，便從她手
 裏拿過那塊繡花的絲帕，替她揩淚。濕透了，第二天買半打送她。另外的時候，倘若她
 故意生氣，或者在旁的男子面前要嬌，逗起了他的醋意，他便不將就了，沉下了小白臉說：
 『晚安，以後再見』。所謂以後，便是三五天。楊女士果然急了，打電話問道：『爲什
 麼這幾天不來看我，你這淘氣的孩子？』只聽到這一句，他的心軟了，忙回答說：『我就
 來，我就來。一塊看影戲去』。到了戲園，電燈一熄，把手一擠，靠着肩，貼貼臉肉，
 彼此又照舊的親愛起來。

爲得這些精神上的快樂，他確實受過許多物質上的痛苦。愛上一個女子是很化費的。
 請她吃飯，看戲，跳舞，什麼地方不用錢！在我們這男女不平等的社會裏，經濟的擔子只
 好男的負着。這擔子在他卻有些重了。這並不是說他人小，負不動。可憐一月只有八
 十塊的官費，要吃，要住，要穿，還要陪他心愛的楊女士，怎麼夠分配？無法，房子只得
 住很小很小的，夠擺一張牀，一張小書桌就行了，連椅子都可以不用。吃飯哩，說起來有
 時真寒心。往往到了月底，口袋只剩下一塊來錢了，卻還有三四天過。找人借罷，人向
 來以爲他是很闊綽的，怎麼好開口？管它，就挨幾頓餓罷！好的是人小，肚子也小。

每到餓不可耐時，走進背街裏的小飯店，化一角多錢，吃兩片麵包，喝一杯茄菲，也就過去了。如果有朋友碰着問起，他便答道：『啊，這幾天肚子有點病，瞧了大夫，他說，只可以吃點麵包及茄菲』。橫直不過幾天，說幾句詭算什麼？

到了月初，官費收到了，便放鬆了褲帶，揮霍幾次。每逢星期日便和楊女士套了手，走進上海樓。這是市上最排場的中國飯店。一臉少爺的氣色向侍女點了菜，然後替楊女士斟上一杯紅茶，彼此慢飲。不必多說，單是眼對眼，脈脈的望着，那小小的房裏，大理石的桌面，便生出無限的風韻來。及至菜到了，偷看她那鮮紅的舌尖，潔白的牙齒，又另是一番滋味。吃完了，侍女的小賬總是兩角五；走到門口付錢，至少是兩塊半左右。這算什麼？愛情豈只值兩塊半！精神上的享受是不能拿物質來量的。這是我們東方哲學的色彩。出了上海樓，便坐電車到金門公園。頭上頂着青天，脚下踏着綠草，來往於夕陽裏，柳蔭下，訴彼此的心事。到了晚間，便一同到公共跳舞場。門票不過兩塊。進去後，攙腰把背的一直跳舞到夜深，然後送她回家。臨別時，少不了幾個熱吻。——怎樣接的，情人們的姿勢多得很，你我也不必追究。——果然享盡了人生的幸福。

世界上一切的事都有一個結局。不幸愛情也是一樣。不久風聲傳了出來，楊女士斷了小白臉的交情。爲什麼？不還是昔日的小白臉麼？據說，她打聽出來了：他的祖父並不曾做過制台，父親也不是道尹，而他自己也沒有黃錦有錢。這捏造的履歷，究竟是

爲了愛情，說明了，或許可以得她的原諒。她所不能原諒的，另有旁的事在。

半月以前，在復活節大跳舞時，想必是楊女士，又逗起了他的醋意，他硬了心不請她，偏去請了一個很風騷的女士。那知道這一位生得和多姑娘一般，掙不得青年人挨身。跳舞時的姿勢實在不雅，貼在他身上就像一條肉團團的毛蟲。湊巧他今晚又忘了穿襠布。少年人有時熱了，那裏制得住。不料正在熱時，音樂停了，鬧得他躬了腰，女的掩着嘴笑了。當場有幾個濁物的男子，這種趣事是逃不過他們的眼的。於是一傳二，二傳三，一直傳了楊女士的耳內。清白的女子誰沒有她的尊嚴，她的人格！便是有一宇宙的愛情，她的情人作出這種不名譽的笑話，那是不能忍的。跳舞後二三天，他便收到了絕交的信。絕交到了寫信，他知道是不能挽回的了。當晚抱着她的照片，整整作了一夜流淚的哲學家。也難怪他傷心，半年的預備，幾月的溫存，於今竟落了空！

然而哲學家畢竟比平常人想得穿。一星期過了，你我又見着小白臉和一位姓趙的女士在一塊挨着肩走。趙女士雖然沒有楊女士那樣看得過去，橫直也是個女的。只要是聳著一對乳峯，穿着一條裙子的動物，美不美，在他看去全是一樣。所謂女子的美惡，不過一層皮罷了！哈哈！究竟是哲學家！

博士難

只要是留學生，多少都會做過一點博士夢。羅書更不是例外。他的祖父是前清的進

士，在他出國時，曾對他說：『我的乖，不管怎樣，在我死以前，總得要帶一個洋翰林回家』。祖父這樣勉勵的話當孫子的當然不好忘掉。就從那時起，他便發了願，非得博士不可。

他是師大畢業生，照說學士是穩了，然而到冀大註冊時，教務處看了他的成績表，說來說去，不肯承認他的學位。後來經過多次的疏通，教務處無法，只得有條件的承認了。說是承認，其實是等於不承認。關於實驗心理，兒童心理，統計學，甚至於教育史，都得重新學過。重新學學不打緊，這一來把他的博士至少推後了半年。他對舊同學徐知說：『這些美國的大學真可惡，有意抬高他們的聲價。我們師大還不是個大學，硬說不承認』。

上了一個月的課，他明白了：人家不承認，實在是有理由的，而且對於自己的前程也有些寒心了。在師大時，他很用功，成績總列在優等以上，心想只要用功，天下不會有難事。然而看看自己這一月以來的功課，事情真不好樂觀。也不過學了五門功課，每週十七小時，早上六點半就得起來不說，每晚總得忙到十二點。便是星期六，星期，雖然無課，也和平素一樣，不得一刻閒。他的英文，在國內時，比起同班來，自以為不錯的，每一小時，普通的書總可看十來頁。然而拿這來比美國的小子們便差遠了：在他們，便是難讀的書，也是三十頁起碼。從何競爭起？

當初他想去掉統計學，每週就可以輕鬆一點。不過這是始終非學不可的，與其放到下

年，不如這半年混過去。總算他用功，到了年末，五門學科，固然沒有上等，二個中等，兩個下等，也就讓他混過去了。自己十分慚愧，在師大時那裏拿過什麼下等？中等不過極少數罷了！然而究竟可以自慰的，有了這半年的成績，學士算有了，從此就預作碩士。

碩士的論文，和顧問商量過，選定了荀子的教育哲學。他想：論文是不成問題的，橫直顧問不懂中文。可怕的是那兩小時的口試。兩小時，該要問多少東西？而且廣泛的學科如教育，曉得他們問些什麼？還有大半年在前，每一想起這口試，心裏便有些着急。他問徐知：『你是有過經驗的，大概他們怎麼問法？』『大概呀，大概呀，我也不記得了。總之凡是關於教育的，什麼都問』。『總不至於什麼都問罷。我想，你該記得，他們的問題大致注重那一方面』。『我記得，大致是各方面都注重。什麼教育哲學，原理，教育行政，兒童心理，學校管理及設施，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大學教育等，沒有一面不會問到。你想，三位大教授坐在那裏，什麼話不好問：『照你這樣說，簡直叫人無預備起』。『本來用不着怎麼預備。老實告訴你，我是有意嚇嚇你的。像你這樣用功下去，包管沒有問題。最要緊的到時不要心慌。勿論他們問什麼，回答時，英文說流利一點，別過於武斷，就行了』。

凡是書獃子，大半不會說話。他也一樣。自己到沒有想到這一層，被徐知一提，心裏更急了。便是中國話，平素就不大會說，何況英文！就從這一天起，他下了一個決心：

從此遇着同學，不只要放開膽量說幾句話，而且句句要用英文。同學看他忽然這一變，當面譏笑他的很有。至於老張，簡直罵開了：『都是中國人放什麼洋屁！』實在無法，照舊的少看人，少說話罷；然而英文是要練習的，不流利的英文斷難與碩士並立。想來想去，跑到圖書館借了一本英文會話書，每天躲在房裏和自己練習。口倦了，便坐下寫論文。時常翻閱的是一卷四冊的，帶木套的荀子。

果然不出他的預料，論文不成問題。交進去後，教授看了，說：『大致作到很好，惟有幾處的英文還得稍許改改』。只要大致很好，改改英文算什麼？央求那一位英文好點的同學看看罷了。這很容易。可怕的還是口試。

口試的時間定的是午后三點。纔兩點半他便到指定的教室去等了。說不要慌，心裏直是上下的跳，頭臉也比平素特別的熱。一時覺得，某某書上的五條原則忘了兩條，莫不就問這罷。忽然又想到某某書那位兒童心理的教授常提到，自己卻不曾看到一半。倘若他問起：不，這都是小事。勿論回答什麼問子，英文要說得流利，而且別武斷。最好每句話的開端應該是：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他愈這樣想，心房愈跳得快，臉上愈發熱。本來瘦的臉，今天居然也有了點血色。

三位教授似乎沒有把他的碩士放在心上，直遲到三點半纔到齊了。他們坐下後，羅書週身緊張得發抖，兩條膝骨制不住的顫動。一雙眼不知道注射那一方。彷彿是命運所註

定：首先發問的偏是那位兒童心理的教授。他一開口羅書更慌了，問的什麼，也沒有聽清。覺得是：你將來回國，想是在教育界上作事的，有什麼計劃？誰曾料到有這樣的問子？他一時紫滿了臉，半年來所練習的會話全忘了，回答不出一個字。顧問大發慈悲，看他吃吃的不能開口，忙說：『羅君，你用不着心急，好好想想回答罷！』旁的教授不免笑了。

計劃麼？他實在沒有，有的，不過是想回到師大去當教授罷了。卻不能這樣回答。在美國那有什麼年青的碩士當大學的教授！不管，碩士要緊，便扯了一個謊，說是回國後，打算自己辦一個中學，什麼制度，怎樣設施，請些什麼教員，拉了一大串。橫直這些都是某某書上有的。接着另一位教授問了幾點關於辦中學的原則。這也是書上有的，他的回答等於背了幾節書。最後他的顧問問了：『告訴我們一點現在中國中學教育的弊病及改進的方法罷！』這也算是考問，簡直是閒談了。到這時，他纔想到，答話不可過於武斷，於是也用了幾個『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其實他記錯沒有，幾位教授也無從知道：他們不曾到中國考查過教育。話也說得很流利了，愈流利便愈說。顧問看時候已經到了，而他的話還不截止，和旁的教授擠了兩眼，站起身，說：『有趣，有趣。今天就算這樣，不難爲你了』。

他也預備走，顧問問他可要知道結果。那是當然的，愈早愈好。他們到內室商量去

了。有什麼商量，勿非官樣文章。不到五分鐘，顧問走了出來，一臉的栽培，對他說：『恭喜，我們一致通過推薦你爲教育學碩士』。說過，又和他拉手。所謂碩士便從顧問手裏傳到了他的手中。

在他的生活裏，這碩士的得到自然是很清切的值得紀念的一幕。第二天租了一套碩士的禮服穿了，借了徐知的碩士文憑，到照像館拍了半打八寸長的照。別人不提，祖父處是要趕快寄一張去的。美國的碩士，當然抵得上前清的進士。祖父得進士時，已經五十六了，而他現在還不過二十八。真是一代強一代。

破天荒的是，那天晚間，他居然請了徐知去看電影。這是到美國後第二次。當然不是空請的。徐知預備考博士已經一年了，他想知道一點預備的方法。『方法麼？實在無從說起。我看要緊的是多看書』。『有些什麼考試』？『一共有三個。據說，最難的是頭考。這是寫的，連考三天。其次是德法文考試，翻譯一點東西就完了。比較容易的是決考，這是口試，不過問問你的博士論文。論文最麻煩，一點不妥，教授便可不收』。『不收，那怎麼辦』？『怎麼辦，就得接着他的指點改。他說你的意想錯了，就得承認，還好道一個不字』！『有這樣，不是比碩士難多了』？誰告訴你說容易！你我別作夢。博士不比碩士，是不能混的能混的話，人人都來得了，也就不值一個錢』。

值錢不值錢，羅書到不在乎。家中做過幾任官，有的是錢。他所要的是博士的聲望

及尊嚴。時常在耳膜裏打轉的是羅博士這三個字。最厭惡的是人們叫他老羅，年紀不過二十八。其次是羅君：並沒有做過皇帝。其次是羅先生，這還將就，遲早是要教書的。然而先生那有博士尊貴！凡是教書的誰不是先生？羅博士，羅博士，走到那裏，響到那裏，男子聽了妬羨，女子聽了傾心。人生一世，這就夠了，還要什麼？

他想：『難也在他，易也在他。博士橫直是人得的。旁人能得，我也能得。誰沒有一個腦袋！兩年不成，三年；三年不成，四年。勿論怎樣，總要熬到人們叫我羅博士』。他這種自持的精神實在令你我欽佩。而且想得到做得到。從此便埋頭作預備博士生的活。是的，誰沒有一個腦袋！

然而說也好笑：我們人類的腦袋有時到比不上書蟲子的腦袋。半年過了，他覺得自己的腦袋有些作怪了，每到晚上便隱隱的疼，往往疼得不能安枕。後腦有件火熱的東西硬在那裏一般。校醫說：該換換環境，走動走動。有錢的話，最好到南方去旅行一趟。如果果不能，暫且放下書本，多運動，休息半個月，看怎麼樣？吃藥是沒有有效的。錢到是有。旅行麼？未免太麻煩。那麼就休息罷。不過離掉了書本怎麼休息法？多運動！運動什麼？打球，不會；游泳，不會；跑，跳？腿子太弱；走路？別碰了汽車。無法，頭疼時便倒在牀上躺着罷。躺着躺着，有時不覺深深的嘆一口長氣。自己也不懂爲什麼。如果有誰告訴他，這是生命在警告，在要求，你想他會相信麼？

也許會。問題是有誰來告訴他：提到朋友，他是沒有一個的。便是徐知，在半月以前也和他反了臉，彼此不理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徐知愛玩琵琶，常在飯後彈。他們的房只隔着一層板壁。那玎琅琅的樂聲自不免透過壁來，傳到他的耳裏。神經本來弱，又是飯後，這樂聲便打攪得他看書不進。愈去想它，那打攪的程度愈增加。據他自己的辯證，他的頭疼就是這時候起的，而且說是徐知的琵琶彈成的也不爲過，看書時不分心，就不會頭疼，而令他分心的，除徐知的琵琶外還有什麼？有一天晚間，他實在氣的制不住了，推開徐知的門，一臉的震動，叫道：『請你停止彈，好不好？』一樣的話，如果是帶笑說的，徐知許就停了。看他是生氣的干涉，他也氣了，答道：『我彈我的，與你何干？』『與我何干？彈得我頭疼』。『頭疼，把耳朵塞住』。『要這樣，以後看書時，莫怪我吵』。『這才怪，誰吵你來？』難道吃過飯後彈彈琵琶都不行。連房東都沒有干涉過我哩！『好，你儘管彈罷！』語氣充滿了威嚇。徐知並不怕，仍舊彈他的。氣得他無法，第二天便搬了家。

家是搬了，再也不聽到琵琶的聲調，而頭疼仍然不好。校醫教休息，休息了一星期，並沒有輕減一點。又去找校醫，校醫勸他搬進了醫院。在院裏便住了兩個月。

以後一年多過了，生活在羅書不會發生一點異外的變動。有的，那便是他那黑玳瑁邊的眼鏡厚了幾分，他的背脊骨曲了幾米，腦後的頭髮灰白了許多根；晚間作夢時，除中英文

外，往往也嚷出幾句文詞不通的法德文來。

冀大的中國學生公認他有神經病，沒有誰理

他。滑稽一點的，在路上遇着他便叫道：『喂，羅博士！』當初他還回答一聲：『什麼事？』後來知道這是在嘲笑他，勿論是誰叫，只是低着頭，沒有聽着一般的走過。

頭考的時候到了，羅書帶了三枝自來水筆，紅的，綠的，黑的，兩塊長方的吸墨紙，進場。同場的有六個美國人。題目發下了，他覺得很寒忸。一共有八十個問子，雖然帶着三枝筆，那能寫得過他們洋鬼子！管它，埋着頭直寫罷！愈博愈好。兩點鐘過了，纔回第四十二問，中間還漏了幾問沒有答。到最後幾分鐘，教授來收卷子了，直急得他手發抖，橫身出汗，眼發花，腦子發昏。交卷時，不過回了六十問。當晚一夜不曾睡着。倘若這次考掉了，還得等半年。第二天，問子照樣的多，他也照樣的急，也照樣的只回了六十來問。然而一件事不照樣。出場時，他忽然支撐不住了，頭一昏眩，雙眼一黑，暈倒在地上了。

抬到附近的醫院，把他灌甦後，他掀開被嚷道：『我要考去，什麼時候了？』看護婦按住他，不許他動。『怎麼，你是我的什麼人？……我知道，你們都商量好了，不給我博士』。他瞪眼看了她幾下，又說：『啊，我知道了，你是教授的夫人。好，拿卷子來我寫罷，任你出多少問子……』。

不久他們把羅書送進了另外一個醫院。在這裏除醫生及助手外，人人都有他的好夢。

是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八月，清晨的陽光透過格字的玻璃窗，射進史半仙的臥房。他還在作夢，夢見了他的朋友岳天臨。陽光移到了枕邊，射在他的眼上。他醒了，揉了揉眼睛，翻了一個身，看見一帳子的陽光，便披了衣服跳下牀，不自覺的唱出一節英文歌：晨安，愉快的太陽，你怎麼起得這樣早？你趕走了繁星和月亮……。洗了手臉，他下樓去，輕輕的推開了母親和小妹妹的房門，看帳子還是掩着的，縮回了頭，轉進左面自己的書房，從架上拿下十九世紀英國的詩選，走到外面院子裏豫備讀。

黎明時曾下過一陣雨。草地堆出盈盈的綠色。院角幾顆桑樹，枝葉上駝着雨珠。

幾隻麻雀偶爾在枝間跳動，滴滴的紅光便隨着雨珠落到草上。草地中間有一方花園，開着粉紅的玫瑰，橘黃的鬱金，及多色的蝴蝶花。半仙看了周圍幾眼，樂了，挺着胸深深的呼吸了幾下，便打開詩選朗誦雪勒的西風曲了。正讀到這一句：『我落在生命刺上，我流血了』，小妹妹跳出門來，叫道：『阿哥』！他關上了書：『好，你今天比我起得晚，該打手心』。她跑過去，拉了他，一雙小手在他身上亂打。『媽起來沒有』？『起來，在洗臉』。『你來聞聞這花可開得香』？妹妹伸手去摸玫瑰的花瓣，半仙止住她：『手別

動』！她低下頭去聞了聞，沒有說什麼，鼻子裏噴噴。

他們牽了手，回到屋裏。半仙問母親的安：『媽昨晚睡得好罷？』『很好。你哩？』『五更覺得有點涼。夜裏下了雨，今天或者不會怎樣熱』。說過，靠到母親身邊。他上身只穿着一件洋布的汗衫，她伸手摸着他的臂膀，說：『這樣早，外面大概涼，也該多穿一點』。停了一嚮，她接下去：『在家裏些微一點小病不要緊。到美國後要特別小心。——天臨怎麼樣，也和你一樣麼？』『沒有我隨便。媽提起！好像是今早我又夢見他。照說也該來了，信上說的是這幾天。又不寫什麼船，什麼時候，叫我怎麼接去？不會找不着路，住了旅館罷？』『今天暫且在家等他。不來，明天到同學處打聽打聽看。不必這般急』。

半仙儘管急，天臨卻在長江的輪船上，靠着檻杆，很幽閒的看岸上的風景。直到午後三點多鐘，船纜抵招商局的碼頭。讓脚夫把行李搬上了岸，他叫了一輛馬車，到半仙的家。自己坐在車裏，一味的幻想，半仙的母親是怎樣的一個臉，他的小妹妹怎樣？兩個多月不見了，他自己不知也有些變了沒有？

少年的朋友別了許久，重新見面，自有一番樂趣。半仙一手拉了天臨，一手抱着他的臂，說：『怎樣？一路玩得好罷？』『不錯』。『爲什麼不告訴我到岸的時候？也讓我去接』！『讓你去接？這不是一樣麼？』『連牀都早替你豫備好了。你不知道我

和媽等得多心急！『媽在家罷？』『在客廳裏看書。我們輕輕的走進去，驚她一下』。

史太太是不讓驚動的。聽着院子裏有人談話，猜想是兒子的朋友來了，忙放下了書，走出門。就在門口，半仙給他們介紹了。小妹妹纔八歲，還有些怕生，不好出來，躲在門後，偷偷的看看哥哥，又看看客人。在她的眼裏，阿哥與客人確乎很有些不同。阿哥的臉是圓的，皮色嫩白，雙頰鮮紅，身體生得單細。客人呢？一副長方的臉，曬紅的雙頰，濃黑的眉毛下一雙閃爍的，刺人的眼；身體比阿哥壯。便是史太太，頭一眼也就看出，在天臨的臉上沒有兒子的那股溫柔；而兒子的臉上也沒有天臨的那派英氣。她心裏樂了：兒子正要這樣一個朋友。

看看兒子的朋友也想到了他的母親。史太太問天臨：『出門時你母親哭了罷？』不是

她老人家哭，我早就來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可哭的。兒子出洋究竟是件可喜的事。你看半仙走時，我決不哭，橫直不是要回的』。『伯母是受過教育，在外面辦事的人。

我母親是鄉間出身，沒有讀過書。——或者您當他的面不哭，私下也常流淚呢！』『我

纔不流哪！』半仙走到媽身邊，坐在她的椅靠上，一手撫着她的臂說：『算了，媽別逞強！

怕我不知道。阿琴告訴過我。妹妹似乎沒有告訴他什麼，反對了：『阿哥別賴我，你

自己哭了，偏說媽』。媽覺得話扯遠了，問天臨：『你母親多大年紀了？』『明年五

十』。『比我小兩歲。還健康罷？』『託您的福，很健康。不過沒有您這般精強』。

『我可以猜想你母親一定很疼你。你在家時沒有他這樣淘氣罷？』『說淘氣我和半仙差不多』。天臨微微的笑了。『媽或者不知道上課時他和教員們開的笑話哩！』『我知道你們兩個都不學好，到處一塊胡鬧』。史太太口裏雖然這樣說，臉上卻堆出一臉舒暢的笑容。在她眼前那兩個少年的臉上，她覺得，充滿了青春的天真，生動，及歡樂。當時他看着天臨，禁不住想：倘若他也是我的兒子？

侍女叫用晚飯。他們走到飯廳裏，挨着方桌坐下。史太太說：『今天沒有豫備什麼菜，你別客氣』。『伯母不要把我當客待，簡直當我是你老人家的大兒子好了』。這樣說過，以後也不叫伯母，簡直叫媽。『好，談到客氣，我們鄉間有一個笑話，媽樂意聽罷？』她很樂意。『有一個客人在朋友家裏吃飯。他盤的飯吃完了，主人是個近視眼，不叫添。他急了，生出一個計來。裝着很傷心的對主人說，『你知道你的干爺近來得了一個怪病麼？』『什麼病？』主人問了。『他的嘴腫得比這盤口還大』。主人見盤是空的，便叫人給他添飯。飯添來了，客人只吃，不說話。主人問了，『我的干爺的嘴怎樣了？』客人說，『你好不聰明，他現在有飯吃，嘴當然不腫了？』史太太笑了。天臨接下去說：『媽儘管笑，可別裝近視眼，不叫人給我添飯』。

一天的煖氣還沒有散。晚飯後，半仙提議在院子裏乘一會涼。史太太笑得很熱，阿琴也想阿哥的朋友在星光下給她談一兩個神仙的故事。她很失望，到院子裏坐下後，媽可

不這樣想。中年人一快樂往往愛和少年人取笑。史太太問天臨：『家裏給你訂親沒有？』

『您猜罷！』

『你這樣體面的人，又要出洋，大概已經被人訂了。』

『照您這樣說，半仙也該被人訂了。』

『他比不上你，年紀還小，不懂事。』

『年紀我到比他大兩歲，我今年二十一；說不懂事，我們差不多。』

『如果你沒有訂，我替你做一個媒好罷。』

『您不要打趣我。有好的女子，先替他訂下。您不想早抱孫子？』

『媽問你，爲什麼要扯我？』

『替他訂，他可要：我知道，現在你們青年人都是一鼻孔出氣。開口便是自由戀愛，有意與父母爲難。』

『媽可不要冤枉我！我幾時和媽爲過難？』

『去年舅父來替我做媒，是您推却了的，也是說我不懂事。』

『好，你反來怪我了。不是你說現在要讀書，管不了什麼婚姻不婚姻麼？』

她側過臉對天臨說：『你不知道，我到想早點替他訂下呢。』

『您不要急，橫直現在給他訂了也不能結。我們到美國後，好好替他找一個留學的小姐，您說怎樣？』

天臨不過說得玩，半仙也知道，史太太卻有些認真了。她把臉略微沉下了，說：『你這個孩子，切莫領着他，和女留學生纏不清。我辦了這幾年的學校，也遇着些留過美的女子。在我看，沒有一個性情好的。學問沒有，卻要穿好的，吃好的，什麼人也看不起。』

天臨看史太太的話說得有些嚴重了，忙說：『您放心，我不過是說說玩的。我們到美國後要做的事多哩，那有閒功夫去找女子？』

想安慰母親，半仙拿過她的手來撫弄着：『媽何必這樣怕。他找他的好，我是不找的。如果替我找的話，也得我要啊！』

『不是我』

多心。你們年青人這些事最靠不住。總之到美國後不去找女子最好，不論是中國的外國的。將來回國後，有的是好女子，任你們挑選。『好，我記得媽的話就是』。

睡覺時，兩個朋友並了牀深談。年青人有的是心事，除好友外，便是在親愛的媽前都不樂多談的。半仙問天臨：『你看我們到美國後五年究竟怎麼樣用法？』『頭兩年住耶士大學是已經定了。橫直去插三年級，兩年內準可畢業的。還有三年，情形不熟，改什麼學校，現在實在難說。不過無論改與不改，我的意思旁的學位是不要的了。』『那麼這三年打算怎樣幹法？』『愛讀什麼就讀什麼。暇時便創作。活了這許多年，多少也有些值得一寫的經驗。說起創作，你母親沒有反對你學文學。』『一點沒有，而且巴不得我能作一個詩人。看她的意思，只要我將來回國後當一個小小的教員，能糊口就行了。要緊的是創作。她說，到那時情願辭掉光華女中的校長，一心替我謄寫稿子。』『難怪前次信裏你說，如果你有多少詩的天才，那完全是她的賜與。暑假裏有作品罷？』『有些，讀了不滿意，都被我暫時收起了。明天尋出來給你看。你怎麼樣？』『一齣五幕的悲劇作了兩幕，再也作不下去。』『就是你信裏說的新時代的夢，是不是？』『夢不夢！我看在留學期內得要下點死功夫纔行。我們的藝術還幼稚得不堪。』『我也是這樣想。不過死功夫怎樣下法？』『我想，不外多看，多讀，多寫。普通的書我們看的太少，好的文學也讀得不多。至於寫，我們所有的稿紙一塊堆起來，總還不到半尺高。』

『半尺！我的恐怕連半寸都沒有』。『還有一件：最近我才覺得我的經驗太缺乏。你更不用提了。當一個作家對於生活非有深刻的了解不可』。『依你的要了解生活該怎麼辦？怎樣纔算了解』？『這可叫我難說了。我想要了解生活，不外自己到生活裏去過去』。天臨想了一下：『譬如說，要了解愛情是什麼，就得自己愛去。像我們連一個女子都不認識的人，就不會了解愛情是什麼。然而愛情在人生確實占很重要的位置』。『難怪我想作一首長的情詩，左右不如意』！『沒有經驗去強勉作，往往只是干叫』。『你這次來路上得了許多經驗罷』！『經驗到不多。長江兩岸的風景真美。從前那裏夢想到！說起，我們將來回國後還得大遊歷一番。你想，該有多少名山大川，多少古蹟，歌謠，傳說，民間的故事等』。『是真的。我們就扮了算命的，看相的，或者就是討米的，一塊遊歷』。幻想遊歷的種種浪漫，半仙樂得哈哈的笑了。

果然好笑：還沒有出洋，已經談到回國以後的事了。是史太太聽着了，或者要對他們說：『你們這兩個傻孩子』！青年人大半都有這一股傻勁。所謂生活，在他們，不只沒有昨天，而且沒有今天，一切都在將來。那將來愈遼遠，愈燦爛。

他們忙了幾天：會同學，治衣裝，收拾書籍，一切辦妥了，豫備出洋。臨別的那天上，史太太僱了一輛馬車送他們上船。天臨坐在中間，半仙坐在左，她自己抱着阿琴坐在右。車動了，車子裏只聽着馬蹄踢踏的聲音。史太太的臉色很沉悶，一雙眼直瞪着，忘

了形似的，再也不改它們的視線。那不可思議的遠方永遠在她前面開展。半仙低着頭，不時無精采的向過去的車子瞥一眼。天臨想找幾句不相干的話說，左右覺得不適宜。阿琴看沒有誰作聲，以為坐馬車大約是該如此的，也縮縮的不敢動。就在那一路的靜默裏，三顆帶傷的心只是顫慄的躲在各人那小小的房裏隱訴他們的痛苦，誰也不敢呻吟。看去似乎誰要稍一發洩，那便會因為過於緊張，過於奔放而暴裂了。

畢竟是女人心柔。車近碼頭時，史太太再也忍不住了，聲音低微的顫動，說：『在國外要親熱，要和兄弟一樣，切不可使氣』。她說不下去了，忙側過去遮飾那兩眼漫漫的淚珠。難道是怕天臨看見麼？還是怕獨子見了難堪呢？天臨很受感動。他說：『伯母放心。您看我們可像使氣的朋友！您在家裏保重。敢說我們回國時也是一塊』。半仙不知道說什麼好。青年的熱血也止不住幾滴酸淚湧到他的眼角。

海船不比江河的船。約克遜號在江面上就像一座山，很高傲的俯視周圍的一切。那黑圓圓的煙囪，大小的桅子，白油的欄杆，艙格，寬敞的甲板，以及鐵包的，尖窄的船頭，遠看去，叫人覺得有種不可侮的壯麗。他們上船時，船上已經聚了許多人。多數是送行的，少數是出洋的學生。大家來來往往的像螞蟻一般的蠕動。史太太在船上各處走了幾轉，心中暢快了許多。自己只有半仙一個兒子，他居然有機會坐這樣壯麗的海船出洋，確實是件可喜的事。阿琴拉着阿哥的手，以為走進了一所海上的宮殿。說是船，她勿論

如何不相信。

留美外史

九十二

擾攘了幾點鐘，船上搖鈴了，這是快開船的豫告。送行的人漸漸下了船，擠在碼頭上。船上的青年靠着欄杆，俯視他們的親人。不知從那裏來了許多紙圈。青年拿了它們，一手帶着圈頭，一手扔去，扔給送行的人。紙圈很長。不一會，各色細溜溜的紙條從甲板上牽到碼頭，替人們編成了一個大的情網。

我們人類有時總算會騙自己。在當時那惜別裏，大家以為拉着這紙條，幾分鐘也好，幾秒鐘也好，多少可以得些安慰。他們全沒有想：不多時船開了，紙條一斷，這自己騙自己的幻想陡然被現實揭破，在他們傷別的心裏，更會添上一層失望的悲哀。

煙囪忽然響了幾聲，水手們拔了吊橋，船身便遲遲的向外移動。看看短的紙條扯直了，長的在那裏不樂意的伸展，看看短的斷了，長的也直了，還在作最後的抵抗。有什麼能抵抗時間！不霎時，所謂人們的情絲便全斷了，所留下的只是些片斷的紙條而已。

船上的青年想是捨不得祖國，捨不得親人，聚在船尾歡呼了，祝祖國萬歲，呼聲送到碼頭上，呼聲裏浪出無限的志願，無限的熱血。是的，誰能捨得他的祖國，誰能捨得他的親人哩！為祖國的將來，他們要努力，慰親人的渴望，他們要努力。在那一刻裏，會有誰只想到他將來一己的榮華富貴麼？如果有，他只配中途跳在大平洋裏淹死，不配上新大陸的岸。就在這樣的感想裏半仙和天臨出洋了。

海上的風景很能曠達人的胸襟。即使不留學，出一趟洋也是一種教訓。除開自己坐的那眇小的船外，四周不見半點塵埃。那瀾漫無邊際的水，單是看它不息的波動，就够洗盡你胸中的惡濁。天很低垂，船身向着無盡處航行。有時濃霧罩住周圍，什麼也看不見。就在這寂靜，不可思議的神秘裏使你不曾想到人間的喧嚷和自私自利。

半仙和天臨時常靠着欄杆看海。他們很愛海上的一切。幾朝清晨，特別早起，看浴日從水裏上升，一派曙光照得東方一遍紅，天上與水底共色。暮間又望着它落，通紅的圓球，漸漸縮小，慢慢沉下海去。落日的反照映出各種色彩雲霞，近的熾紅，遠的金黃，不一會變成紫色，銀灰，在天際比美。月明的夜裏，海面反射月球，他們愛看那一道銀光，被浪折亂了，永遠跟着船閃。興致來時，拿上帶來的洞簫，月琴，上最高的甲板，伴着月色星光，細吹細彈。那清攸的音調似悲壯，又似淒傷。海天低，月球和星斗彷彿就在頭上，玩得入神時，抬頭望着天，他們覺得正坐在天堂裏替嫦娥奏安睡的樂一般。

船在橫濱停了一天。在離岸以前，半仙給母親寄了一封長信：——
『親愛的媽，我們的船已經到日本了，這信是在日本發的。一路風浪小，很平安。

』離開上海的時候，媽很悲傷，那是不用說的。我也很悲傷。當時靠着欄杆，望着媽的淚臉，說哭麼，怕左右的人笑；不哭麼，胸中悶得難堪。迴想這七八年來，在學校的日子長，在家的日子短。爲我的教育媽總算辛苦够了。照說在清華畢業後，已經是時候

我該守在家裏侍奉媽的晚年，照料阿琴的教育。然而我知道這是媽不許的。您所盼望的，兒子該替祖國作一番事，在歷史留一個名。兒子之所以忍着淚出洋，也就爲此了。

『媽總還記得罷，那是我七歲時的事。有一晚，媽和我讀到宗慤乘長風，破萬里浪的故事，媽說：是男兒都得學宗慤。就從那時起，跟着媽的教訓，我的小小的心便逐漸奔放。是的，我知道我並不是個在疆場上一刀一槍的英雄，然而我也對媽說過，世間真正的英雄到是拿筆的多，執槍的少。讀他們西方的歷史，社會的改造往往發端於一二詩人及作家。這便是我的志願，而媽時常鼓舞的。這一次留學努力的求達到這個志願，不辜負媽的培植而已。』

『我們離開上海不久，船上開飯。這是我和天臨第一次吃外國飯。媽或者想不到我們怎樣笨呢！首先八九件刀子，叉子，匙子，就不知道怎樣用法。同是刀子，有切肉的，有片牛油的；同是叉子，有叉菜的，有叉點心的；同是匙子，有喝湯的，有調茄菲及茶的，有吃冰結凌的。吃了十幾年的飯，每餐只用一雙筷子，一個匙子，到這時簡直是雙手不知所措了。明知道切肉時，左手該拿叉子，右手該拿刀，而往往是拿錯。明知道吃點心該用叉子，而往往使上了匙子。我要了一盤炸牛肉，媽猜我吃了多少？切兩片吃過便放開了。不是難吃！實在是不好切。而且用刀子切肉，看去有些可怕。尤其是我不會使刀，切得瓷盤子裏吱吱的響，從這以後，我再也沒有要牛肉。同棹有幾位吃慣了洋飯的同

學，這時候真吃得如意了。從湯，以及各種肉魚，到點心，冰結凌等，一共要吃十來樣。一面吃，一面還冷笑我們。點心的種類很多，名色也好聽。有什麼『嬰孩的接吻』，『每一個人的甜心』，『小姐的手指』，『母親的愛』等。同棹有一位，想是吃忘了形，高聲叫侍役道，給我來一碟『小姐的手指』。湊巧隣棹坐着幾位出洋的女學生，她們抿着嘴笑了。我和天臨也每人吃了一塊點心。媽猜我們吃的什麼罷。我們暫時用不着甜心，也不樂與嬰孩接吻，而小姐的手指骨節未免太多。究竟吃的什麼，媽可以知道了。

『我們的艙位在二層甲板。同艙還有旁的兩位同學。艙內很悶。白天我們總在頭層甲板上玩。媽雖然看過海，大約是在岸上看的，沒有在海裏看過罷。在岸上看海，人與海中間，終有一個岸在。在海裏看海，人與海溶而爲一了，人就是海的一部分。我們在家時，拿家裏的小貓，狗子，鷄子等當作家人。在海上偶爾見幾隻海鳥，幾尾大魚，也有同樣的感想。因爲沒有了切大地上的阻礙，一切自然界的現象和我們接近了許多。天似乎只覆着我們，夫陽只照着我們，月光只向我們溶瀉，星斗只向我們閃爍，我們也隨着那一片汪洋的海水波動，也覺得乘了長風，在破萬里浪。

『同船的人也如兄弟姊妹一般。有的聚在甲板上推木圈，扔沙帶，籬竹環；有的聚在遊藝室裏下棋，打紙牌，摩麻雀；有的圍在社交室的鋼琴邊唱歌，留聲機旁聽音樂。我和天臨推過好幾次木圈，總是他輸。他太野心，總想一推就推到那二十五分的圈裏，那知道

多半是推過了，一分不得。也扔過幾次沙帶，卻是他比我準。遊藝室便是煙室，裏面煙氣很濃，所以我們很少去。只在裏面下過一次圍棋。天臨雖然讓了我兩子，仍舊是我輸了。我們也到社交室裏聽過好幾次歌。差不多每次都是女生唱的。談到女留學生，我看媽未免有些陳見。就我們這次同船的女生看，固然也有如媽所說的，然而看去大多數都很溫良。也許是纔出洋，還沒有染着多少奢華，自大的習氣。媽放心，我並沒有什麼意思去結識他們，不過談談罷了。

我們在東京玩了大半天。日本不只國小，似乎人也小，東西也小。不過人小得和氣，東西小得玲瓏。從前在國內時，心想日本人一定是可惡的，可恨的。現在玩過一趟，到覺得不然。據我們看，東京一般商家招待客人，比上海的商家好得多。我們走進任何一個店，店主總是笑臉的歡迎；出店時，便是沒有買什麼，也是幾個多謝的歡送。有時本來不想買什麼的，經店主殷勤的招待，到不好意思空手出來。我們曾走進一家店裏去看繡花的扇子。初意不過是看看而已。不想在裏面招待的是位青年的女子。她走過來先用日本話招呼我們，看我們搖頭，居然說出一口流暢的英文。她有一副很豐潤的長圓臉，每一笑時，十分的娥媚可愛。據她說，她曾在大學讀過書。因為要謀生，沒有住畢業就出來了。說得極其懇切。扇子都很貴。不買，心裏實在過不去。我和天臨每人買了一把。付了錢，她送我們出店。天臨忍不住回過頭去看了她一眼。我問他，怎樣？

他說，我們簡直中了人家的美人計。媽看好笑罷。

『日本人似乎不大尊敬婦女。我們由東京坐電車回到橫濱時，車中很擠。半路上來許多婦女，男子坐着不讓。有一個老年的婦人和少女到我們眼前拿着吊帶站住了。我們給讓了座，左右的人很驚訝望着我們。』

『回到橫濱，我們鬧了一個笑話。有些餓了，我們走進一家料理店——日本稱飯店爲料理店——去小吃。看菜單上有餛飩，天臨說，他們日本的文化全是鈔襲我們的，這餛飩大約也一樣。於是左手指着餛飩，右手伸出兩個指頭，向侍女要了兩盃，她會意的去了。不多時，送來兩盃油黃色的麵條。天臨和我擠了一眼，說，管它，麵也是吃。那知道這麵條不知是什麼作料和的，我們纔吃下一口，有股味簡直叫我們要吐。無法，慌忙付了錢，走出店。看侍女很難爲情的。天臨說：「是我的錯，原來日本也有他們獨創的文化」。說得我笑了。』

『還有兩點多鐘船就離開日本。大約在海上還有十天就可以抵美了。望媽保重。』
(我們寄了幾件小玩物給阿琴)。
仙兒問安八月二十一號

天臨也給史太太寫了一封信：——

『伯母尊前，海上的一切，半仙寫得很詳細，不用我再寫了。您的慈愛我是永不能忘記的：在上海幾天，您待我真是如待兒子一般。』

『我知道，您這幾天心裏怪難過的。然而您可想到，天地間更有比您難過的慈母，比半仙更難過的兒子麼？如果有，那便是我的母親和我了。您或者想不到我怎樣的羨慕半仙，給您一寫就是十來頁。您或者更想不到我的母親怎樣羨慕您，能讀兒子這樣長的信。您想想，暑假我在家時，母親曾對我說：「臨子，如果來生我還是這樣一個字不認識，你最好也別讀書」。然而生命並沒有什麼來生，而我終於讀了書，並且出洋了。洋在那裏，美國在那裏，您是十分明白的。我的母親呢，在我們這大地球上，她實在不知道她的兒子在那一方。您看我有什麼法，每寫家信，不過報報平安罷了。人生不怕有苦，怕的有苦說不出。母親愛我，我也愛母親。然而一離開了，那說不出的苦，除我和母親外，是沒有誰知道的。我還可以自慰：有半仙這樣一個好友。至於母親除私自流淚，是再無旁處可訴的了。這幾天內我常想，如果您能夠和我母親住在一塊，那真是她的慰藉了。然而這卻不能。

『離開上海時，您曾告訴我們，在外面曾和兄弟一樣，切不可使氣。您或者想不到當時我聽了，心裏受多大的感動。我離家時，母親也曾這樣的囑咐我。所謂慈母的心腸原來都是一樣的。

『寫了這許多，說不定更增加您的悲傷。然而我所以終於寫的，不過讓您知道我和半仙單是想到您和我的母親，即使有氣也就消了，何況無氣。時光過得快的，將來我們回

國後，您和我的母親或者有見面的機會。到那時，我和半仙在您倆面前使使氣，逕您倆笑笑，或者是有的。現在呢，您儘管寬心。祝您健康，阿琴壯好。

姪天臨問安八月二十一號

離間日本後，幾個愛文藝的青年在船上發起了一頁日刊，叫海嘯。他們作的有短詩，小說，雜感，以及船上的新聞；謄寫好了，每早貼在艙板上，給同船的人看。船上的生活因此添了不少的生氣。

半仙心癢，作了幾首小詩，預備給編輯員去謄寫。天臨反對了：『我不贊成你拿這些詩去登。儘可多作，留到將來。我們現在一切都沒有成熟；便是身體也還待發達，何況藝術。現在亂發表只是養成苟且，好名的習慣。我們是拿藝術當生命的，不比他們拿藝術當遊戲。我們要尊敬我們的藝術，就得尊起我們的作品。好好把他們收起罷！』半仙收起了，他說：『你是個活怪物。平常一個字不提，今天忽然發出這樣一番議論。如果我偷偷的拿去登了，怎麼辦？』『那也沒有什麼，下次告訴你罷了。況且我知道，你有什么事也不會瞞着我。』『那可說不一定。別讓我騙了。暑假裏我曾送了幾首新詩給時報副刊登過，署名春心的就是我。』『原來還有這樣一段。爲什麼不在信裏告訴我？』『沒有想到。那是初回家時的事。』『別叫人笑壞了，署這樣一個好筆名！又不是女的，叫什麼春心？』記得西廂上說的罷，夫人怕女孩兒春心蕩，怪黃鶯兒作對，怨粉蝶兒成

雙』。『說起，你或者還要笑。取這個筆名時，並沒想到什麼男的女的。很奇怪，每逢見了這兩個字，便覺得他們放射出一切青春時期的理想和熱誠，歡樂及工作。你試幻想春天的景象，再幻想充斥着這樣景象的心，該有多少的生動和美麗』。『你這一說，簡直是妙了，果然美。你也是個活怪物，往往想得出奇』。兩個朋友素來不直接的彼此譽揚。每逢不得不譽揚時，便張大了臉叫一聲活怪物。半仙樂了，說：『以後我出詩集時，便用這個筆名，你看怎樣』？『好，現在是版權你有。不然，我也用它了。怪令人尋味的。我想女子見了，單是這個名字就會愛。如果你的詩好，他們要發狂了』。『啦，說不到幾句，你又扯到了女子。我看你這幾天在船上中了女子的毒』。『說我，你自己怎麼樣』？兩個女學生挽着手，慢慢的由他們面前走過，便暫時打斷了他們的談話。他們的眼不自禁的送了她們一節。

同船有二十幾個女生，也有生得美的。多少青年不只是衣服穿得漂亮，頭髮梳得光，分得齊，便是走一步路，說一句話，都用盡心思，想在她們面前生些好的印象，得她們歡心。少數的經人介紹過，便直接的獻殷勤。男的多，女的少。男的那裏爭風，她們便在那裏撒嬌了。

在過去，半仙和天臨不會和女生交際過。長年住在學校裏，連青年女子的影兒都不多見。於今船上這些女生眼前去，眼前來，不覺使他們對於異性隱隱的起了傾慕。並不是

傾慕那一個，只是對於女子的形態，聲音，動作，服飾，以及一種說不出的性誘，普通的懷慕罷了。

懷慕女子的不只他們。只要是青年，誰都有一點。這一晚回艙去睡時，聽着同艙的兩位同學正在談船上女生的故事。姓金的說：『還有一位綽號一寸，你可知道是誰？』姓田的笑道：『我不知道。爲什麼叫一寸，我也不懂』。『意思是說，如果你和她接吻，她的嘴角要長出一寸來』。『那就是楊小姐了』。『哈哈，有這種妙事』。天臨聽得笑了，『還有什麼？』『多着哩。你們兩個傻子全不用眼睛看，不用耳朵聽』。姓金的一嗓子的自負，『還有一位綽號半寸，這是形容她的鼻子的，猜是誰？』『那還要猜，劉小姐』。『這都容易。前天飯廳前貼了一張告白，是船上的廣東侍役們寫的，說什麼留學生要自愛，要自重，不要在國外丟中國人的臉。你們知道爲什麼？』『不過是表示表示他們的愛國心罷了』。這是半仙的解釋。『沒有這樣簡單的事，告訴你們罷，橫直後天抵岸。左小姐要學跳舞，沒有人教，找着船上的理髮匠教她，不知是美國人還是意大利人。他們摟着腰就在理髮室跳開了。正跳時，被一個廣東侍役碰見了。他出來一傳，便寫了這張條告』。『什麼話？要學跳舞，到美國後時候還多哩，何必這樣急，簡直是丟中國人的臉，找一個理髮匠跳』。半仙和天臨沒有下什麼評語，這件事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前天海嘯上登了一篇滑稽的散文，叫喬治，你罷了；還有一篇小

說，也是寫喬治的。你們知道這事的背景罷？姓田的問：『是的，讀了有些怪，究竟說誰？』『首先你們知道誰是釘子罷？』半仙和天臨不知道。『有一天他坐在甲板上的木椅子裏，伸長了脚看海。薛小姐遠遠的走來。看她的臉色，像是來陪他談話的，他忙把身邊的毯子墊到左邊的椅子上去，表示恭迎。她也見了，走攏時，卻車了臉，裝沒有看見的走過去了。左右有的是同學。故事傳到編輯室，寥才子給他取了一個綽號，這釘子便上了身，說他碰了釘子的意思。然而釘子並不灰心。每逢吃飯便找着薛小姐同棹。飯後便跟着她上甲板，她要彈琴，便死守在旁邊聽。宛然當薛小姐是他的什麼人一般。你們想，薛小姐還不聰明，逗了他幾天，看他沒有什麼志氣，便逐漸不理他了。而他偏不知趣，還要跟着。跟得她不耐煩，親自走去給編輯先生們說，最好給他一點教訓。有了小姐的命令，編輯先生們當然湊熱鬧了。說出去橫直不丟薛小姐的臉。』『這位小姐未免作得太過，不理人就够了，何必鬧到海嘯上去。況且釘子好像也是光明正大的跟她，並沒有什麼鬼鬼崇崇的行爲。』『我告訴你們，女子大半是這樣的。如果你愛她，她不愛你，她便樂得拿你作宣傳品，拍賣她的身價，她的美麗。倘若她愛你，你不愛她，性情柔的便私自流淚，剛的便使心思報復你了。普通一般的女子是最自私自利的，她們的生活不出她們的身體以外。兩位文學家我說的可對？』這一問，可難爲半仙和天臨了。他們實在不知道怎樣回答。說對麼，他們不樂意小看女子，說不對麼，姓金的話似乎是從觀

察得來的。『你問我們，算是問着了瞎子』。天臨回答了。『認真的說，你們兩個人太自好了。學文學的人應該結識幾個女朋友。你們想，那一個文學家離得了愛情？』史半仙，你看船上這些小姐們怎樣？可有中意的？『說出來你們要笑了，我個個都喜歡似的。不過個個都可以作我的姐姐』。『總有一個你特別喜歡的』。『也許有』。『是誰呀？看你的眼光怎樣』。半仙不肯說。『史半仙，我告訴你，到美國後機會不多的。最好打定主意罷！我明天給你介紹一位，怎樣？我知道你喜歡誰』。『算了，別和我開玩笑，來日方長呢』！『好，我們把你放開，岳天臨，你嘞』？『你問我！先告訴我船上這些小姐們可真有一個生得美的』。『薛小姐怎樣？眼睛多大。』『她哪，可以說是大人的腦袋擺在小孩的頸上了，頭和身體太不稱』。『范小姐怎樣？一臉的娥媚』。『太黑，好像非洲來的』。『王小姐怎樣？身體多排長，臉色也還白』。『白？你不知道她擦了多少厚的粉。看他的眼皮多黃』。『那麼雷小姐哩，人生得白不說，再活潑沒有了』。『活潑？見她在煙室裏打麻雀罷！椅子角上坐着一個，右坐一個，擠着肩膀幫她』。『好，不喜歡活潑的。曾小姐怎樣？人再溫靜不過。牌不打，煙室裏從來不去』。『她果然不錯，似乎小姐氣太重』。『這真難了。你的眼界未免太高。明天給你介紹曾小姐，如何』？『謝謝你，用不着你替我拉繯』。『我看像你們這樣的文學家，沒有人替你們拉繯，自己再也不敢上前去，尤其是史半仙』。『少

替我耽心。我不找人去，自有人來找我』。『哈哈』！姓金的笑了，『會作夢，會作夢』。不多時，不只半仙，連他自己也在夢裏了。

九月一號船抵西亞圖，大家上岸。這便是他們所盼望的新大陸了。果然和我們祖國不同，街上沒有人力車，而有的是汽車和洋人；樓房特別高，街道特別寬整。在西亞圖逗留了三天，曾經共過十幾天風波的青年都分途散去，到各人所選定的學校裏，去開始他們留學的新生活。分別時，人人惆悵。誰也覺得，在他們生命的短期旅行裏，要想再有這許多活潑進取的青年同伴，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本章完）

Mineral Wealth, Tea Industry, and Foreign Trade of China

MINERAL WEALTH OF CHINA

By Wm. A. Wong, E. M., Met. E., M.A.

Cloth covers, pp. 129. Price, \$1.60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mineral wealth of China. With a large map.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rich is China in minerals? This he accomplishes by stating in plain language the mineral deposits of the eighteen provinces, Manchuria, Mongolia, Sinkiang, and Tibet. His statements are made from personal investigations and from authoritative works in the same field.

CHINA AS A TEA PRODUCER

By B. P. Torgasheff

Cloth covers, pp. 252+ix. Price, \$2.50

The first authoritative exposition of China's tea industry and trade. It deals with in detail the area of the tea cultivation, the method of planting and manufacture, export trade,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It is appended with fifty-nine valuable statistical tables and a short bibliography.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By C. F. Remer, Ph.D.

Cloth covers, pp. 269+xii. Price, \$4

Dr. Remer's book gives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and its developments since 1871. There is a chapter on Trade Balances and Specie Movements giving the author's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congruous phenomen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which will interest all stud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tables of China's total foreign trade from 1871 to 1923 and a six-pages selected bibliography are other helpful features of the book.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shers

英文西樂津梁
MUSIC APPRECIATION

BY ELAM J. ANDERSON, F.H.D.
Principal,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Book One, price \$1.50
Book Two under preparation

Out of his experience at Shanghai College and the Shanghai American School for several years, Dr. Anderson has produced this textbook for teaching music appreciation in senior middle schools or junior colleges.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thirty-six sections or lessons, eighteen of which give the theory. The eighteen listening lessons, which alternate with the study lessons, provide practice in listening intelligently to selections of Western music. A liberal use of problems, questions, and exercises offers a variety of devices for stimulating the activity and interest of students.

In the appendix, sample testing devices suggest a further means of stimulating study. Specific suggestions on "How to Listen at Concerts" make it possible to apply the teaching of the book to real listening situations.

中外學校唱歌集
THE CHINA COLLEGE SONG BOOK

Collected and Arranged by Dr. ELAM J. ANDERSON
Price: cloth 75 cts.; paper 50 cts.

The object of this collection is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Chinese students in singing and to develop in them a love for their Alma Mater and their country by means of song. While the collection is primarily designed to stimulate interest in singing in general, it, however, meets still another requirement for those schools or colleges that still lack a song, for most of the pieces can easily be adapted both as to their melody and their words. The book also represents an interesting species of modern Western music, a growing interest in which is now evident in many Chinese colleges; and as such it will no doubt satisfy another timely need.

Part I consists of "College Songs," under which are found songs of most of the well-know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also college songs of some of 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Part II is made up of "Patriotic and National Songs," including those for China and the great nations of the world. Part III contains "Popular Songs," being old favorites that always appeal to the human heart whenever sung.

Only the melody is given, and the words are printed immediately below the music. These features render the learning of the songs easier for Chinese stud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shers

美洲見聞錄

陳兆銘

近年來國內士女，派遣留學歐美者日衆。而一般遊歷商旅並觀光者，亦絡繹於途。中西文書典之翻譯，報章雜誌涉及歐美風化者，亦汗牛充棟。鄙人欲就管見所及，標其題曰：美洲見聞錄。恐未免拾人糟粕，道所已道。然同一事也，而傳述者互有歧異。同一境也，而身處者別有感觸。是以不揣冒昧，略就見聞聞，而泚筆書之。雖不敢謂爲確論，而酒後茶餘，或亦可資爲談助也。中國自道咸以來，門戶已開。我即不去，而他人已蜂擁而來。昔所謂閉關自守者，勢固不能。海內開通之埠，如廣州，香港，京，滬諸名城，與洋人接觸較密，藉而窺見其風尚習慣者亦自有路。但洋人既到內地，就我範圍，其行動舉止，自然與昔大異。入鄉問禁，入國問俗，中外古今同一例也。是以我大衆又不得窺其奧筌，所見所聞者僅足以代表少數之傳教士。卽以銘而論，自壬子至己未計八年，在福州華南女校充當教員，與洋人盤桓最密，自以爲知洋事，洞洋情。詎於己未夏間抵美後，便恍然覺悟昔之所見所聞，與今之日擊者，大有霄壤之判。孔聖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良以世間無論何處何地，智愚賢不肖均混雜其中。萬不能以一己偏見，而遽下斷語也。

美國屬西半球，其人種爲世界之最雜者，其語言文化風俗能陶冶一爐而鑄成如此之統

一者，端賴科學發達，交通便利也。新來者苦於種種酬酢交際，衣冠禮節，全然不同。

非練習一時，大有不便之處。如入飯店，則飲食肴饌，憑單中挑選。食時出以鎮靜態

度，緩緩咀嚼，儼然有文人雅士之風。過遠則未免涉粗莽之氣。膳畢隨餐資之價值，另

給伺候者百分之十之小彩，為最普通之例。闊綽者因有女子侍役，往往多給酒力。如坐

街車，則各地車資，稍有分別。如紐約車資，無論地上地下，均以五仙為準。費立斐

亞城則以八仙為準。會坐街車者，每有便宜之點。蓋由一車而換乘他車，有些城市則不

另索資，而費城則索也。美京華盛頓車資亦以八仙為計。如購六票則僅取美金四毫，便

宜了八仙也。蓋美國取聯邦制度，各地方政府均有立法，行法，司法獨立之精神。凡大

綱不與中央憲法相舐觸者，地方議會及政府，得以自由批行。美國人往往笑我幣制之龐

雜。我以為彼等車資之龐雜，實不亞於我幣制也。找覓房子，亦大費事。大城如紐

約，芝加哥，費城，華盛頓等處，隨在均有旅店，找之甚易。如欲找一久住房子，頗需斟酌，

蓋有人家不招徠華人，有時明明有房子，云已於十分鐘以前為人租去。此等人家蓋

不識中國情形，固無怪也。惟大小旅館，隨處華人均喜接納。衣冠一節，外觀似無特種

區別。細究之則曲節多端。白晝所穿鞋襪，無論何色均可。晚間則多穿黑履，配以黑

襪。如遇大宴會，燕尾服為最正當。近來禮節，稍從簡便。脫絲杜(Tuxedo)禮服，

配以白衫黑領帶，為最時式。大都晚上伴女客觀劇者，多服此裝也。

婦女在名義上稍遜於男，而實際上則高男一着也。行坐必以女子爲先。筵中宴客，先行伺候女子。世界女權之發達，首推美國。如伴女子同行，則女子居道之內畔，男子則外之。若兩男一女同行，則女子居中。若兩女一男同行，則男子居中。此通例也。過偏僻及街市處，男子每扶掖女子，取保衛之意也。凡往人家見婦女，未經介紹，不得與女子接談。既經介紹，則男子此時須格外留意。以視女子有意與之握手否。凡講究人家之女子，與男子握手，亦少有分別。每見大家女子雖經人介紹，其握手時但輕輕握過，表示其文雅雍容之丰度也。男與男握手，則無分別，隨便行之可也。美國人好談諧。如東方朔復生此時，在社交上身價便增十倍。蓋彼大小宴會或聚會，多用笑談以增樂趣。是以我華人雖甚沉靜者，到此不談諧亦談諧也。與美國人談風月，若未帶有些少笑話。則便討沒趣也。

行財方面，彼取嚴辣主義。凡契據文牘以及極小之貿易憑單，必須本人或代表簽字。蓋無簽據，在法律上便不生效力。我古諺云：上等人以口爲憑者，此邦則不能用。雖極好之朋友，凡向借銀錢，必索一簽單爲據。普通習慣，視金錢爲重。父子兄弟姐妹，錢財必須分明。各有銀賬，所謂經濟獨立也。但視財如此之重，而地方公益善事，舉眼皆是。銘初不解其故。嗣細心考察，知其立國根本之善處，爲我國所不及也。彼各城鎮慈善之富翁，當晚年暮景時，多預立遺囑，將家產於應分子女戚屬僕役外，應提若干成爲辦

地方某項公益之事，或學校之建築費，學生之津貼費等類。此舉爲社會所最崇拜。故多財者雖平生吝嗇，而對於地方公益，實未嘗忘也。且稅率極重。人民不責怨者何？蓋涓滴歸公，爲地方辦善事，孰不樂從？且人民生於國土之上，受國土之栽培撫養，理當有以報國土之厚施也。

彼政府官吏實係公僕。人民視官吏不十分高貴。蓋官吏均由民選，限以任期。不稱職者難膺重選。此皆就其優美之方面言之。近來政府賄賂之案亦屢有發見。然其輿論之攻擊，報紙之批評，諧畫之譏刺，甚爲嚴厲。從未聞有封閉報館，鎗殺主筆之慘舉。人雖犯罪，審判廳之檢舉，或原被告之對簿，必待證據確鑿，始能執行。若遇有一殺案出現，全國報紙紛馳，纏綿數閱月，必待水落石出而後已。彼視科一罪，刑一人，非同小可。必係罪惡滔天之殺人犯，方能執行死刑。如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何等鄭重也。我國自王子以來，軍閥專橫，殺人如草芥，不特不予以公平之裁判，而嫌疑犯受冤殺者，亦不知凡幾。殺人之罪，萬世難贖。彼武夫以爲一權在手，非殺不可，摧殘善類，磨滅菁華，誠歷史上所未見未聞也。夫政見之不同，立論之互異，納之囹圄，剝其公權，固已足矣。其罪何至於格殺？中國當先秦時代，人民思想發達，言論自由，是以種種科學，多發軔於此時。迨秦政專制，焚書坑儒，而學術遂衰。歷代君主，專以愚民爲術，錫以虛榮，畀以重祿，以爲可以世守帝祚而勿替。例如

前清曾，左諸名流，當太平天國之革命，不知殺了多少頭顱，以染得一副之紅頂花翎，輝煌赫奕。在清室固視曾，左爲忠臣，而吾民今日視之，又將若何！雖然，專制之毒，甚於蛇蠍，犯罪者猶經數審，而始定讞。民國以來，英雄豪傑死於非命者，多未經審鞠。丁此新舊交替之秋，吾民正有冤莫訴，而白遭顯戮。如政府果有愛民之心，則當首視民命爲重，不可謂中國地大人衆，卽殺數兆生靈，亦不爲過也。

銘本數年來之苦心調查美洲狀況，及其城鎮鄉市之風尙人情，與吾國素常普通之習慣爲對比例。酌用俠義情愛四字爲總包括。中國父兄最希望者，莫如女子能出類拔萃。男則高官顯爵，女則貞潔純良。無論何等艱辛，均當樂受。其最終之目的，則養成英雄俠義之氣概而已。是以情愛二字，不許露諸言表。夫婦雖極密切，而尋常酬酢，不明明示人如夫婦者。彼此不呼名字，平常之家，對人以伊稱之，生有兒女則隨兒女之呼爹娘而呼之。儒宦之家多以少奶少爺相稱謂。蓋英雄心裏，色戒爲先。色之一字，在社會上不明明道出。凡言乎色，便失儒雅丰度。一若明言某女郎有豔色，便表示其十分貪鄙之態。此節徵諸古訓，顯然背馳。蓋王道不外乎人情，君子造端乎夫婦。關雎一叶，文王之求淑女，何等深切，蓋好色人之所同也。惟好色有一定之限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是也。男女成年，好色之心自動。鳳求其凰，女尋其匹，固天性也。婚姻不由自擇，但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失天性也。美洲風俗，昌言愛情。雖家人父子兄弟前，愛之

一字，高談暢論。蓋婚姻本由愛而生。寡愛鮮能成夫婦者。彼夫婦如膠如漆，似不能片刻離者，誠以情之所鍾，愛之所縛，極團結也。我國舊俗，夫妻諱言愛情，此太矯飾，非天賦之本性也。夫婦既認爲一體，則其相親相愛，自不待言。銘對於此點，特別討論。蓋其關係於社會人心者最深，不得不就中西之原原委委，而剴切陳之。中國戲臺上之裝演，民間衢巷之歌頌，不外一齣英雄歷史，俠義鐵血之心腸。以爲非此不足以補救人心，挽回劫運。且古來女禍，敗國亡家，甚於洪水猛獸。不知人人均抱鐵血主義，其結果必流於殘酷不仁。此我國社會心理之偏也。美國劇場，以及電影小說，無一非以愛情爲主體。故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均有愛之一字之聲調。一若舍愛而別無所屬者。爭妍鬪豔，胭脂虎，河東獅，遂得咆哮一世。此美洲社會心理之偏也。大凡物至於偏，其到底必有極端之反響。我國殺人若認爲不要緊事，一有仇怨，便曰非殺不可。此等惡念，均由俠義二字所醞釀而成。蓋俠義者視殺人或被殺人，無關緊要。惟睚眦之差必報，大丈夫恩怨必須分明，是以仇怨之念生，而殘殺之風日熾。此等大病，非灌以博愛良劑，誠難奏效。美國殺人視爲驚天動地之事，如數年前保利磨 (Palimari) 城有一十二齡之女子爲人暗殺，報紙紛傳，輿論鼎沸。經數閱月，未嘗或已。又如近日羅斯鶯沽路 (Hesperia) 之殺案，有一同齡之女子爲人拐殺，去臂剝腸，死得最慘。全國譁動，立出賞格十萬元美金，以爲購緝兇手。茲兇犯已被逮，且直供不諱，惟法庭上仍准其照律辯訴，以期

得一真正之口供。其處理囚犯，何等慎重。

若夫以黨治國，固精且妙。然近世之所謂黨義黨綱者，絕對與從前所倡者不同。西人視黨字之義，不外乎團結精神，使政策有所着落也。舍此別無所謂黨也。美國有兩大政黨：共和黨及民主黨是也。當選舉總統或各邦邦長及市長時，該兩黨爭論甚烈。彼所爭者不過筆舌之爭而已。從未聞有用武力或別種利器以從事也。及投票甌已開，無論何黨得勝，其論調遂趨於平靖。即有不平，不過三兩日報紙之批評而已。中國既採取歐美制度，宜擷其精華，學其底蘊，不可徒標聲榜，誤解黨字之義。不然失之釐毫，便差之千里耳。

美國機器發達異常，物物均由機器而製。彼視機製物品，極端平常。一見我國手工製品，珍若異寶。我國機器未備，一若機製物品，遠勝以手工所製者。曾見廣告標曰：『機器製造，校對無訛。我華人視美國舶來物品，異常鄭重何也？蓋少所見多所怪也。近來美國婦女，好服華裝。我中國婦女，時尚剪髮。』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信然。但恐中國婦女剪髮之風方盛，而美洲之趨向於長髮矣。昔者曾應一友人邀請夜宴。宴畢示我一雙古裝纏腳女鞋，刺繡甚佳，但服用已久，殊欠雅觀。在我以為廢物，在彼以為寶貝。不惟此也，近年國內搜羅昔時婦女裙帶，改做桌巾，銷路甚廣何也？蓋美國婦女素不從事於精美刺繡，一視華人絕妙手工，贊賞不置。常問中國顧繡家曾否傷

其眼力。銘聞下感觸多端。蓋我國政府與人民素不相聯合，人民祇患無事可爲，而一切勞苦忍耐，均不暇計。彼政府與人民實有痛癢關係。人民不得安樂業，咎在政府。故地方政府宜統籌人民之生計如何，社會衛生與公眾健康是否完善。一有缺點，便從事改良。見人口增加，國會遂嚴重取締移民之律，見外貨充溢，則增重稅率，以爲保存國貨之運命。種種設施，難以縷述。此關心民瘼者，所當細心而查察也。

（未完）

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

民本論 趙演著 一册 八角

趙演著「本能」究為何物。從無一
致的解釋。自「非本能運動」發生後。
這個問題更是紛歧莫決了。著者專
治心理學。三年來即從事於本能問
題之研究。是書為其精心之作。係根
據其「新行為主義」的立足點。來作
批評的綜合的研究。主張自成系統。
為近來國內心理學界少觀之作。

西洋文化史大綱 高維昌編 一册 八角

高維昌編 西洋文化之突進。為近
一二百年來事。故研究西洋文化史。
於近代文化史尤應特別注意。此書
始自法國大革命。於西洋近代民治
主義之發展。實業革新潮流。科學發
達情形。教育狀況及近代思想與各
種主義。皆為之提要鉤玄。分篇敘述。

鄉村教育 喻謨烈編 一册 六角

喻謨烈編 本書詳論鄉村社會之
調查。鄉村經濟之組織。鄉村生活之
改良以及鄉村教育之目的與意義。
而對於鄉村師資之培養。鄉村學校
教育與社會教育之設施。言之尤晰。

定性分析化學教科書 周毓幸編 一册 七角

周毓幸編 本書篇幅不多。而關於
定性分析上種種方法及反應。已列
舉無遺。統用教案式作疑問體。以養
成生徒自動能力為目的。而於分離
及檢驗之點。尤為注意。

國家經濟學 王開化譯 一册 二元

王開化譯 書為德國大經濟學家
李士特 (L. L. L. L.) 之主要著作。內容
分四卷。一、經濟歷史。二、經濟理論。三、
經濟學派。四、經濟政策。其主旨在闡
述保護關稅之必要。謂亞當斯密實
易自由說。在當時僅適用於工商業
發達之英國。而不適於工業幼稚之
德美等國。對於亞氏之價值說。不干
涉。說馬爾塞斯氏人口論。均力加攻
擊。李氏重工業。但亦不輕視農商。李
氏贊成大同主義。第謂各國經濟平
等。為時尚早。在此期間。仍須以國家
為不可少。其學說為德意志九十年
前政治經濟情形之產物。吾國今日
政治經濟情形。與當時德意志相似。
故凡研究吾國今日經濟問題者。不
可不讀李氏書也。

行政法總論 白鵬飛編 一册 一元二

白鵬飛編 此書內容分兩章。第
一章行政法之基礎觀念及基礎規
律。包含行政權。行政法。行政行為通
論。及公法關係等項。第二章行政組
織。包含一般行政組織法。及行政訴
訟法等項。書中博採諸家學說。及當
代諸國之法制。以與我國成法比
較。實為專治斯學者之佳本。

世界現狀 英國蒲徠斯 (J. Bryce) 著 第一册 二册各七角

英國蒲徠斯 (J. Bryce) 著 第一
編概論各種民治制度之狀況與成
效。已早出版。本編上冊。趙冠青譯。前
部論民治政體的運用。後部敘述法
國民治政體。中冊趙冠青譯。則分述
瑞士坎拿大兩國之民治政體。原書
為世界政治名著。研究斯學者在所
必讀。

陶淵明詩 傅東華選註 一册 三角

傅東華選註 陶詩自然率真。古今
無儔。傅君此選。依據其新撰陶淵明
年譜排次先後。俾讀者一覽而知作
品氣性之變遷。更博采舊註。增補新
義。期便觀覽。

商務印書館新書

說郭

四十册 二十四元

明陶宗儀纂 此為我國說部之淵海。所收各書多至六百餘種。希世秘籍。賴此以傳者亦復不少。南村原書久佚。茲經海寧張閩聲先生搜集。明抄本六種。校勘輯理。始復百卷舊觀。愛好國學者當以一讀為快。

歷代閩秀詞選集評

一册 一角半

徐珂選輯 選錄宋詞九闕。明詞一闕。清詞五十六闕。皆閩秀詞之有名。人評語者。初學讀之。易於領悟。句讀明晰。尤便誦吟。

名人書畫集

第二十一册 一元四角

是集為粵東羅氏珍藏。凡山水、人物、花卉、無不具備。又金雲門女史擬趙陽臺迴文詩一幀。尤極秀麗之致。

四王吳惲畫冊

一册 一元八角

此冊專集六大家生平精構之作。其間如吳墨井傲黃鶴山樵兩巨幅。有阮文達題記。石谷一幀。有南田重題。疊識。及南田與石谷合作者。皆海內流傳有緒之物。至煙客廉州麓臺數幀。亦世所罕觀之品。

松江派山水十幀

一册 一元四角

明名畫家沈士充等十二家。各擅所長。萃成松江一派。此冊集其精品而成。凡初學山水。欲窺宋元之室者。必循此途徑而行。庶無歧趨之弊。

兒童世界手工

第一册 一角半

徐應昶編 內含手工二十四個。曾在兒童世界內刊登。中如七巧板、活動畫片、小照框的做法、紙球、活動小戲箱、變形鏡、擺動人等。均為別出心裁的作品。極饒興趣。

市民千字課

第二册 七角

黃狗與金子

一册 五分

小銀元

一册 五分

牛與馬

一册 五分

英文現代之勝利者

第二册 七角

中國國是實況

一册 三元半

西人論斷中國時事。往往任意譏評。不顧實情。致使中外感情。日趨惡化。此書之作。即所以平衡事理。推解紛紜。處處指陳中國實在情形。並證以各國同等現象。以糾正種種無根據

之言論。與自私自利之宣傳。實足以促進國際間之諒解。

英文鬼沼緣

一册 五角

此為法國著名女文豪 George Sand 之言情傑作。已譯為英文者。結構自然。文筆樸實。經周越然君加以英文註釋。更覺明瞭易讀。

最新種樹法

一册 二角半

鄒盛文編 本書用淺近白話文。說明種樹的各種方法。如掘起、包裝、搬運、種植、保護諸法。插圖豐富而明晰。極便參考。

最新養羊法

一册 三角

許心芸編 詳述羊之品種、性狀、效用、飼養管理、蕃殖、疾病諸端。旁及剪毛、搾乳之法。

最新圖案法

一册 八角

本書是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圖案教授俞劍華君所編。敘述圖案畫之史略、種類、原則、研究法、便化法、描繪法、色彩法等。圖說詳明。極便自修。

兒童世界兒童小說

第七、八、九册各五分

書報介紹

書名 New Governments of Eastern Europe. 東歐政府。

作者 Malbone W. Graham, Jr.

出版處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U. S. A.

價目 美金五元 (\$5.00, Students Edition \$4.00)

作者係加省大學的教授，前幾年作過一本中歐政府，也是很有名的著作。自從歐戰以後，德奧兩帝國成了分崩離析的局面，由是中歐政府，較前複雜多了。但中歐政府複雜的程度，究不如東歐政府呵。東歐政府，自歐戰前，已經是個很複雜的問題；自從歐戰以後，俄羅斯帝國消滅了，蘇維埃聯邦共和產生了，組織的成份既然不同，政府的形式亦與前大異，因此這個問題，更加複雜了。研究政府的人們，覺得最煩難，最討厭的就是東歐政府，所以關於講東歐政府的書籍，很少滿意的。很少滿意的原因，不僅因這問題過於複雜，更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研究這問題的人們，多半對於蘇俄存一種偏見，不能平心靜氣，用公平的態度去研究。大凡研究一個問題，若帶了偏見——無論這種偏見是有形的或無形的——則研究的結果，很難得這問題的真相；而作出來的東西，都不免帶了幾分宣傳的色彩，而不是「為學問而學問」的產物。這種作品，對於某種人，或有牠相當的用處；對

於爲學問而學問的人們，那就沒有十分的價值了。我們明白這兩點，或者可以知到這書在學問界的地位。

作者在自序裏說，這書是應時代之要求而作的；他又聲明他對於蘇俄的問題，完全用科學的精神，及公平的態度去研究。他能否做到他的期望，那是另一問題，但我們卻不能否認他有這種期望。我個人覺得他自序中所說的話，很可以代表他的全部著作。他對於蘇俄，確沒有感情用事的地方，很能以大公無私的態度去觀察，去批評。例如他對於蘇俄設各民族代表機關一事，他以爲是國際聯盟之所不及，他的原文說 “In this respect, it seems that Moscow is a step ahead of Geneva in fulfilling its ‘Sacred Trust of Civilization.’” (P.163)。

他對於蘇俄所下的結論，很可以令我們注意。他以爲清一色的共產，在蘇俄已成過去，以後決不會再回來的了。 “One thing appears certain: the régime of undiluted communism is over and it is almost inconceivable that it could return.” (P. 167) 他看見蘇俄自從採納新經濟政策以後，當權的共產黨所用的政策都是保守的，他又看見共產黨左派之被放逐或摺伏而不敢有別的舉動，因此相信蘇俄乃往非共產的路上走，而非往共產的路上走。蘇俄既不往共產路上走，然則回到帝制的路上嗎？不是，自從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民衆的神經受很大的刺激，帝制一道，是決走不通的。然則往民主的路上走嗎？也不是，因爲民主政體的初步，最要緊的是中等階級的擁護，蘇俄對於中等階級摧殘太過了。蘇俄將來所走的

路，他以為是“Pseudo-Proletarian Fascism”。現在蘇俄所行的政策，他以為是一種調和的政策——用資本主義之形式 *Forms of Capitalism*，同時保存農人革命之精神 *Spirit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他的見解對不對，我們只可問自己了。

這本書共分兩部份：前一部份分十八章——五章言蘇俄，四章言波蘭，其餘如芬蘭，伊士多尼亞，李蘇安尼亞，……等或一章，或二章不等，最好的算是講蘇俄憲法之進化一章（第五章）；後一部份是登載關於東歐政府最有價值的條文。

介紹幾本關於蘇俄的書籍

(一) 書名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作者 *Scott Nearing and Jack Hardy.*

出版處 *Vanguard Press, New York.*

出版時 *November, 1927.*

價目 *50 cents. 美金半元*

(二) 書名 *Soviet Russia and Her Neighbors.*

作者 *R. Page Arnot.*

出版處 *Vanguard Press, New York.*

書報介紹

出版時 November, 1927.

價值 50 cents. 美金半元。

(三) 書名 Village Life Under the Soviets.

作者 Karl Borders.

出版處 Vanguard Press, New York.

出版時 November, 1927.

價目 50 cents. 美金半元。

(四) 書名 How the Soviets Work.

作者 H. N. Brailsford.

出版處 Vanguard Press, New York.

出版時 November, 1927.

價目 50 cents. 美金半元。

(五) 書名 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s.

作者 Julius F. Hecker.

出版處 Vanguard Press, New York.

出版時 November, 1927.

以上這五本談蘇俄問題的書籍，是耶魯大學教授 Professor Jerome Davis of Yale University 爲 Vanguard Press 所編的「蘇俄問題研究」之一部份。蘇俄問題研究全套書共十三本，這是頭五本，在蘇俄革命十週紀念日出版的。其餘的八部，尙未出世。

美國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國家，普通人聽見共產兩個字，就嚇得要死。爲甚麼有這些紅皮的書籍出版，而主編這些書籍的人又是鼎鼎大名耶魯大學的教授呢？當然是民主的法治的國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很少禁止的。但我們卻要知道，這些「紅皮的赤化書籍」，並不帶宣傳的色彩，卻是爲學問而學問的著作。主編者在他的導言裏說，美國犧牲了許多性命財產去發現世界上從未發現過的地方，然而我們今日對於占全地球面積六分之一的一個龐然大國的實備，就不知道。這都是宣傳，誤會和偏見的結果。他接着說，如果我們要判定共產主義是社會的仇敵，抑人類的救星，我們必先要知道事實。我們的信仰無論是怎樣，我們不能不承認蘇俄已爲政治管理學另創一新器具。他的新經驗，很值得我們科學的研究，和理智的批評。最後，他不僅說這十幾本書包含了許多今日最有價值的材料；他並且相信這些書有永遠的價值，爲將來真正的歷史學者研究俄國政治史時所不能忽略者。

Stanley High 氏曾說過，宣傳共產不是危險的東西，最危險的是智識階級不肯研究共

產。人說共產好，你也說好，人說共產不好，你也說不好，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他雖然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人，但他所說的話，卻有很深的道理。我們爲避免這「最危險不過的」起見，所以介紹這幾本書給閱者。至於這些書的內容，等到十三本都出版了，然後再去批評。

書名 The Revolt of Asia.

作者 Upton Close (J. W. Hall.)

出版處 G. P. Putnam's Sons 2 West 45th St., New York City.

出版時 1927.

價目 \$2.50 美金二元半。

作者的中文名字是侯雅軼，美國人，當過吳佩孚的顧問。歐戰時最初偵悉日本在山東的秘密，而佈之於世者，就是這位先生。當時日本政府恨極了，然而不知道洩漏秘密的人就是他，反而懸賞託他去偵緝這位奸細。過了幾年他自己宣佈了實情，日人始恍然大悟，一方面既無如他何，一方面又驚服他的本領，所以請他去日本遊歷，一文不化。西自埃及，東至日本，都常常有他的足跡。他也曾作過好幾部書，講中國和東方的事情。

他說這部書，是他的經驗和研究所得的結果；他相信亞洲受壓迫的民族，已經覺悟，互

相聯絡起來，反抗白種人的高壓手段了；白種人在亞洲所享的優特權，和所行的高壓手段，快要到末日了。他聲明這並不是倡爲黃禍之說，故爲危言，以聳人聽。他以爲白種人在亞洲，的確是大驕橫，亞洲民族之共謀反抗，乃必然之勢。所以西自土耳其，東至日本，幾無處不表現反抗的運動，雖然反抗的方法不同，但反抗的精神是一貫的。說到反抗運動的領袖，他以爲以日本的資望，很可以當，但日本對待亞洲各民族太過於不忠實，亞洲民族對日本也就發生懷疑，而日本因此就失掉領袖的資格。日本既失掉領袖的資格，那麼可以當領袖的，自然是中國。他並且相信如果中國加入這反抗運動，這反抗運動，一定可以成功。所以他勸歐美的國家及早回頭——尤其是希望美國從速決定方針，以免後悔。白種人有這種見解，真是難能而可貴了。

書名 The Chinese Puzzle.

作者 Arthur Ransome.

出版處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 Park St., Boston Mass.

出版時 1927.

價目 \$2.00 美金兩元。

近年來我們國裏頭，自己鬧個不休，外國的野心家，借這機會，從中煽動，說中國是

「排外人」，「鬧共產」，由是乎極力宣傳，鼓吹干涉。在這種黑白不分，是非難辨的時候，不謂竟有一位英國帝國主義者的人，能平心靜氣，細心研究中國的問題！這本書的價值，在於能將中英問題之癥結，明白指出。

他說中英諒解之最大阻力，在於上海之英人。這些人一方面操縱英國在遠東的輿論，一方面操縱中國人對英國的態度。因為中英相隔太遠，消息很難直接的傳達，中國人看了

上海英人所刊行的日報，以為英國的政府和人民，都是主張干涉中國的，由是增加對英國之仇視；英國人看了這些報，也無形中相信中國真如是之糟；其實都是那些旅居上海的英國人所作的怪。作者在他那 *The Shanghai Mind* 一章裏，很嚴厲地責備上海的英人，說破他們的陰謀。

他說他們當初想以「拳匪復活」的口號，來誣陷中國國民革命的運動，以為這樣就可以達到他們挑撥中英戰爭的目的；後來發覺這個口號不行了，他們想迎合英國人反對蘇俄的心理，所以又改用一個口號，叫作甚麼「打倒蘇俄在中國的勢力」 (*Fight Russia in China*)。

英國的政策，和上海英人的政策，是不相同的；但上海英報宣傳的力量，的確很大，有左右英國政策的危險。所以作者極力提醒上海的英人，令他們知道中國並不是印度，是與英國同樣的有主權的國家，上海並不是英國的殖民地，也不是什麼公共租界，是中國主權所應有之領土；上海的發達，所用的大半都是中國人的金錢。但他一方面卻又說英國人在上海的投資亦不少，上海能有今日之價值，當然英人有一部份之工勞；無條件的退還

中國，一時也難辦到。

說到蘇俄和共產的問題。他說共產共產，都是外人所造的謠言，中國的新舊軍閥，爲自私自利起見，也樂得將共產的頭銜，加給自己的政敵，以掩飾其爭權奪利的行動，而內戰因以延長，華宇遂無寧晷。外國報紙，宣傳蘇俄供給中國金錢和軍械。他說不是真的，因爲俄國就窮的自顧不暇。俄國所能幫助中國的，（一）黨軍的組織和教練，使黨軍屬於黨而不是某私人的軍隊（這種精神，今日已破壞無餘了）；（二）以黨治國，黨權高於一切，使封建思想無存在之餘地（這種精神，今日亦破壞無餘了）；（三）利用農工爲國民革命之利器（這種政策，今日也放棄了）。這些幫助，都是無價之寶，勝過供給金錢和軍械萬萬了。

其餘如「國民黨的政策」，「漢口之人物」，「中國之新舊軍閥」，「陳友仁」，「國民黨之分裂」，各章都很可注意。末後，他覺得近來干涉中國的呼聲甚高，所以他說說中國的謎，讓中國的人民自己猜吧。

書名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two volumes.)

作者 Westel W. Willoughby.

出版處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 U. S. A.

出版時 1927.

價目 \$12.00 美金十二元。

作者是鼎鼎大名的韋羅貝博士，約翰哈金大學政治部的主任，從前做過中國憲法顧問，和華府會議，鴉片會議的顧問；他的生平，他的學問，在本期梁君朝威所作的「韋羅貝博士之政治哲學」一文裏頭，已經講得很詳細，不必詞費了。

作者在他的自序裏說，他作這書的目的是：一方面令那些與中國發生關係的國家對於他們由條約或由其他正式與半正式的條文所得來的權利，有較詳的記載；一方面將中國歷年所受的種種壓制，種種桎梏——這種制裁，不僅強迫中國政府擔負許多國際間的義務，並且干涉中國的內政——表白之於世人。他作這書的目的既然如此，所以他不從倫理上討論這些權利應否存在的問題，他希望將來能另著一部書專談這個問題。但是他對於中國人的意見，和對外心理，皆非常注意，記述的亦很詳細。這種作法，雖然說是使歐美人之研究此問題者，容易知道將來如何應付的方法，然而間接的為中國宣傳不少。

作者在華府會議以後，作了一部書，叫作 *China at the Conference*，在鴉片會議之後，又作了一部書，叫作 *Opium as An International Problem*；這兩部書的材料，大半都包括作這本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裏頭。這本書的取材，很精細，然而他所談的問題，卻是很瞻詳；總算是談中國國際間問題的頭一部書了。所以近年來美國開什麼遠東

會議，中國會議……都拿他作參考書。

我們平時大吹特吹取消不平等條約。倘若有人來問我們那些是不平等條約，不平等條約有多少呢？我們就許啞然無以對了。若是說凡是中國現存的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凡是不平等條約，都應該立刻取消，既然這樣，我們就可以不必研究；未免言之太過。我們對於不平等條約的性質，總要大概知道。如果連這些都不知道，還吹什麼？至於研究政治，外交，及歷史的人們，更不用說了——所以我極力介紹這部書。

我現時將這本書的目錄，寫在後面，俾閱者知道這書的內容：

(1) Volume I.

China's Commitments;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s in Chinese Treaties;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tegrity; The Open Door in China; The Open Door i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Spheres of Interests, The Japanese in Manchuria Prior to 1922; The Twenty-one Demands: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of May 25, 1915, i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Japan's Interests in Shantung Prior to 1922; Shantung and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The Return of Shantung to China; Spheres of Interest i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Japan's Claim to "Special Interests" in China;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Mongolia, Tibet and Chinese Turkestan; Leased Areas; Leased Areas in

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 Concessions and Settlements; The Shanghai Foreign Settlements; Shanghai Mixed Courts.

(2) Volume II.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Extraterritorial Courts in China; The Law Applied in Extraterritorial Courts; Chinese Courts and Mixed Cases; Landholding by Foreigners in China; Missionary Rights in China; Foreign Commerce and the Rights of Foreign Merchants in China;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Administration; The Movement for Tariff Autonomy; Inland Navigation; Foreign troops in China; Foreign Post-Office in China; Foreign Mining Interests in China; Foreign Patents, Trademarks and Copyrights in China; Foreign Corporations in China; Wireless, Cables and Telegraphs; China's Foreign Debts and Financial Commitments; Remission of the Boxer Indemnities; The Four Power Consortium; Railway Loans and Foreign Control; Opium.

書名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作者 Lyford P. Edwards.

出版處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出版時

1927.

價目 3.00 美金二元。

作者是 *St. Stephen's College* 社會學教授。

他用科學的方法，研究革命自然進展的步驟，而定出關於革命的種種常律。近數百年來，最著名的革命有四：曰英國的清真教徒革命；曰法蘭西革命；曰阿美利堅革命；曰俄羅斯革命。他就以這四大革命為研究的根據，順着革命的自然程序來研究——由初級象徵，而高級象徵，而革命開始，而急進派得勢，而恐怖時代，而復歸平靜。（這種程序，我們很該注意）。這本書最有趣味，最能引人入勝。牠裏頭所說的，雖然許多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未經他道出，我們也許就想不到，一經他指破，我們即不禁喝彩稱妙。

最能引人入勝的緣故，因為牠一方面可以給我們觀察事物的方法，一方面可以給我們研究歷史的模範。例如在初級象徵一章裏頭說，遊學人多，是一種革命的象徵。我們知道先秦時代，有好幾位學者主張「禁遊學」的，他們是不是有見於此？中國今日遊學人數日多，革命的潮流，是否可以遏制得住？又例如民衆自行移殖，亦是革命象徵之一，因為人類的天性，是重土難遷，一旦自行移殖，必因受壓迫太過所致；壓迫太過，鮮有不起革命者；若當時政府，見人民之移殖，而厲行禁止，則革命更快，因能移殖的都是少壯的民衆，讓他們去了，則衰老者無能為，若不讓他們去，則他們就革起命來了。革林威邁本欲移殖

美洲，而查理第一止之於舟，後遂革命，而斷查理第一之頭，倘若查理第一讓他走了，則查理第一的頭，也許直到他的老死，亦安然無恙緊緊的長生他的脖子上。因此，我們就聯想到秦始皇聚天下豪傑於咸陽，是不是一種失策，同時又聯想到那輟耕太息，揭竿而起的陳涉，也許就因為無地可避。

這研究的結果，若是可靠，則很可以指示我們中國民衆所應走的路徑。例如照他所定的革命程序看，則我們知道革命的時代，急進派必然得勢；恐怖時代是革命所不能免的；革命不過是社會的變態，不久即歸於平靜。這部書講了很多如何革命，然後能成功，如何革命即失敗，民衆如何可以利用，如何不可以利用的問題。革命的人們和反革命的人們得了這本書，都有無限的幫助。

本期作文的人

黃哲公 廣西人，在本報編輯員，一九二二年北京師範大學學士，一九二六年美國 Minnesota 大學政治科碩士，一九二六至現在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國際公法與政治。

謝文炳 湖北人，本報編輯員，一九二五年士丹佛大學學士，一九二七年康奈爾大學文學碩士，現在士丹佛大學研究院專攻文學。

張忠絨

湖北人，一九二五年密斯根大學學士，一九二七年哈佛大學政治科碩士，現在

約翰哈金大學研究院專攻政治。

陳兆銘

福建人，一九二二年約翰哈金大學學士，一九二四年經濟科碩士，現在約翰哈

金大學研究院專攻政治。

梁朝威

廣東人，本報總編輯，一九二六年士丹佛大學學士，現在約翰哈金大學政治學
研究院專攻政治。

小 說 月 報 第 十 九 卷 第 一 號

「歌曲之王」修佩爾德……………豐子愷

盧勃克和伊里納的後來……………魯迅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郭紹虞

茸芷繚衡室讀詩雜說——邶風谷風……………俞平伯

王魯彥論……………方璧

俄羅斯文學漫評……………錢杏邨

現代文壇雜話……………趙景深

動搖……………茅盾

煩躁……………羅黑芷

絹子……………施蟄存

在私塾……………沈從文

桃園……………廢名

奔喪……………彭家煌

羅亭……………屠格涅夫著……………趙景深譯

愛犬故事……………加藤武雄著……………謝六逸譯

古爾達……………普魯士著……………魯彥譯

騎衛兵曲韋里……………杜哈美爾著……………濟之譯

歸後(戲劇)……………景廉

雨前(隨筆)……………羅黑芷

貓的墓(隨筆)……………夏日漱石著……………謝六逸譯

火鉢(隨筆)……………夏日漱石著……………謝六逸譯

落紅(水彩畫)……………陶元慶
塞外(攝影)……………陳萬里
新年(屏畫)……………豐子愷
封面畫……………陳之佛
裝飾畫……………錢君匋

翻 譯

創 作

本期係特刊號
零售每册三角
預定概不加價
全年一元八角
郵費無須另加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 藝 雜 誌

第八卷第八號要目

蘇俄之教育序言(譯) 許崇清

格羅丘斯與其學說(續) 范揚

教育行政上關於幼稚園

教育的問題研究

字表(遺著)

放射化學淺說

鑛山評價

美國博物館考古隊調查

戈壁沙漠的方法與結

果 譚亞達

新入社員名錄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册二角	郵費	每册二分
	半年五册一元		
	全年十册二元		

藝(八)

美 育 雜 誌

第一號要目

「創刊號」

烈火

同性戀歌

十九世紀法國三大雕刻

家

中國寶貝

神話及藝術

女性美

給少年音樂家的教訓

圖畫 李金鑾的中山先生像模塊

及希臘及卡坡、羅丹諸人的雕刻作

品廿餘幅 拉斐爾、德曼克洛亞、匹

卡索及任伯年、王一亭諸人的繪畫

作品廿餘幅 世界大音樂家及音樂

家的手式圖四幅 定情舞、任情舞

及史璜生的化妝等十餘幅

定價	全年三册	郵費	每册二分
	每册八角		
	不預定		

藝(一)

留 英 學 報

第一期要目

海外讀書雜記

英國三政黨目前對華態

度之分析

近代英國名學

資本主義的經濟學

軒飛爾特參觀記

地方政府之研究

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武化

的態度

簡述英美大學商學院的

組織

英美銀行制之簡略比較劉朋業

留英中國學生總會現狀鄭鳴球

愛丁堡大學中國學生生

活概況

定價	不定期刊	郵費	每册二分
	每册大洋五角		

英(一)

民 鐸 雜 誌

第九卷第二號要目

五的哲學與中國文化

秦以前之政治思想

天演論對於心理學的影響

近時對於情緒變遷之實

驗的研究

格式心理學(完)

意謂的意謂(羅素原著)

教育與人生(羅素原著)

王充教育學說舉隅

全世界慶祝的今年

說四度以上的事

裝裝與盛遠

買木柴之一日

插圖 名畫「羣丐」

莊繫詩女士手蹟

定價	每册二角	郵費	每册二分
	半年五册一元五分		
	全年十册二元		

民(一)

新土耳其

柳克迷編

四開本 四百六十六頁 硬布面

定價三元

郵費七分半

西人眼光中有兩個「病夫國」——一個是近東的土耳其，一個是遠東的中國。土耳其已經復興了，中國怎樣呢？我們要知道土耳其是怎樣自救的，不可不讀這本「新土耳其」。

本書共分土耳其發達史、土耳其衰落史、及土耳其復興史三編，於土耳其之政治史，為源源本本之敘述，尤詳於數十年來的復興事業。閱此則於其在歐洲處境之艱，受凌之亟，以及新土耳其志士努力奮鬥以脫離帝國主義羈絆之勇，皆可得其大概；而近代歐洲列強對於近東問題之縱橫捭闔，於此亦可一目了然。惟著者最大之目的，在土耳其之復興途徑，資我國人奮鬥之借鑑，所有注意俱集中於此；則關心我國近今民族運動者，尤當以先觀為快。至其文筆之犀利，敘事之明暢，尤屬餘事。

商務印書館出版

The Chinese Students' Quarter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 年 季 報 職 員 表

編 輯 部	總 編 輯	梁 朝 威
編 輯 員	曾 友 豪	黃 哲 公
	李 迪 俊	黃 劍 農
	麥 健 曾	衛 士 生
	謝 文 炳	胡 敦 元
	梅 汝 璈	陳 華 柏
經 理 部	總 經 理	李 効 民

版 權 所 有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初版
(留美學生季報)
第十三卷第一號

編 輯 者 留美中國學生會
發 行 者 留美中國學生會
印 刷 者 留美中國學生會
分 售 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廣 告 價 目 表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底封面 四十元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 正文首尾對面 三十二元	正文前 二十四元	正文後 十六元
		正文 十四元	元 六元五角
		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 價 表

每季一册	全年四册
零售每册大洋伍角	郵費國內二分半 國外壹角
預定期册數	書價連郵費
全年 四 二	國內 一元二角三分
	國外 一元三角

新加坡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定在何處定何原寄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新土耳其

柳克迷編

四開本 四百六十六頁 硬布面

定價三元

郵費七分半

西人眼光中有兩個「病夫國」——一個是近東的土耳其，一個是遠東的中國。土耳其已經復興了，中國怎樣呢？我們要知道土耳其是怎樣自救的，不可不讀這本「新土耳其」。

本書共分土耳其發達史、土耳其衰落史、及土耳其復興史三編，於土耳其之政治史，為源源本本之敘述，尤詳於數十年來的復興事業。閱此則於其在歐洲處境之艱，受凌之亟，以及新土耳其志士努力奮鬥以脫離帝國主義羈絆之勇，皆可得其大概；而近代歐洲列強對於近東問題之縱橫捭闔，於此亦可一目瞭然。惟著者最大之目的，在以土耳其之復興途徑，資我國人奮鬥之借鑒，所有注意俱集中於此；則關心我國近今民族運動者，尤當以先覩為快。至其文筆之犀利，敘事之明暢，尤屬餘事。

商務印書館出版

The Chinese Students' Quarter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 年 季 報 職 員 表				版 樓 所 有			
總 經 理	經 理 部	編 輯 員	編 輯 部	分 售 處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編 輯 者
李 効 民		曾 友 豪	梁 朝 威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留 美 中 國 學 生 會	留 美 中 國 學 生 會	留 美 中 國 學 生 會
		李 迪 俊	黃 哲 公	及 大 書 坊	留 美 中 國 學 生 會	留 美 中 國 學 生 會	留 美 中 國 學 生 會
		麥 健 會	黃 劍 農				
		謝 文 炳	黃 劍 農				
		梅 汝 璈	黃 劍 農				
		陳 華 柏	黃 劍 農				
		胡 敦 元	黃 劍 農				
		衛 士 生	黃 劍 農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初版

(留美學生季報)

第十三卷第一號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 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 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等第	零售	預
	正文	正文	封面及底面	封面及底面	地位	每册	時期
	後	前	內面及對面	內面及對面	全	大洋	册數
	十六元	二十四元	三十二元	四十元	面	伍角	數
十元	十四元	二十元		半	郵費	國內	書價
六元五角	八元			面	國內	連郵費	連郵費
				四分之二	國外	國外	國外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每季一册

全年四册

零售每册大洋伍角

郵費國內二分半 國外壹角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定在何處定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印書館
發行

教育專家
六十餘人
的合作品

本書旨趣

- 節述各種教育學說，俾閱者易得簡明之觀念。
- 整理教育上所用各種術語，使有統一之解釋，及正確之意義。
- 提示本國各種教育法令之要點，以便國內教育界之查閱。
- 採取中外教育名著中主要之點，編入辭書，以便學者之瀏覽。
- 記述中外教育制度之概要及重要教育機關之組織，以便學者稽考。
- 摘錄中外教育學者生平之經歷及其主張。
- 搜集其他教育參考資料，以供學者之參證。
- 注重「專門條目」俾閱者易得系統的概念。

樣本承索即寄

發售
預約

全書三百萬言……布面一巨冊……一千五百頁
定價十元 預約六元 (郵費詳載樣本內)
陽曆六月底截止預約……十月出書

教育大辭書